



# 第二連

維任諾夫著



# 連 二 第

(保加利亞) 維任諾夫著

北 索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 北 京

新 華 出 版 社  
PDG

Павел Вежинов

ВТОРА РОТА

---

据保加利亚作家出版社 1953 年出版的“維  
任諾夫中篇小說集”(П. Вежинов. Повести,  
Български Писател, 1953) 譯出。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4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號 618 字數 88,000 開本 787×1092 耗  $\frac{1}{32}$  印張 5 插頁 2

195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5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15000 冊

定價(6) 0.44 元

在綠桌子上寬大的托盤里擺着早点：匈牙利的黃干酪、黃油、烤麵包和橄欖。菩提樹茶<sup>①</sup>的撲鼻香味充滿了窄小的房間。團長在一片薄麵包上仔細地塗着黃油，同時把自己那雙短腿舒服地伸到桌子底下。熱茶的蒸氣燻熱了他的眼鏡，使他那紅潤的臉變得更紅了。屋角里的土耳其式的火爐的火光也照紅了他的兩頰，擦得亮亮的鋁制茶壺正在火爐上冒蒸氣，蓋子在跳動。

有人輕輕敲門。沒有等回答就走進來一個副官，立正后恭恭敬敬地報告：

“有一位軍官在外面等着，上校先生！”

“什麼軍官？”上校不滿意地問。

“一位什麼上尉……剛從保加利亞來……派到我們團里來的。”

團長氣呼呼地從眼鏡上面看着他。

“他就不能等一會兒嗎？”他不滿意地嘮叨說。

“你的這位軍官可真性急透了，在人家吃早点的時候也要來。”

---

<sup>①</sup> 保加利亞人習慣用菩提樹葉沖茶。



“他早已等了半点鐘了，上校先生。”

“你看！”团长驚訝地說，“剛一到就跑來求見，  
这样勤快性急的人应当馬上送到第二連去。”

“什么第二連？”副官恭敬地但并不感兴趣地問。

“我們有一个……这样的連……”

“怎么样？上校先生，讓他再在外边等一会兒嗎？”

上校不胜惋惜地看了看沒有吃完的早点。

“好，讓他进来吧！”他把手一揮說，“可是不要忙……至少也得讓我穿上皮靴……”

上校吃力地哼着、喘着气，終于穿上了自己的柔軟而舒适的皮靴，他的臉由于弯腰和肌肉緊張而变得更紅了。他吃力地在椅子上直起腰來，摘下了眼鏡，塞到抽屜里。去掉眼鏡，他的臉看起來更加嚴肅、更加有軍人氣概了。

一会兒以后，响起了敲門声，跟着走进來了一位陌生的軍官。瘦瘦的、矮个子，約莫三十五歲光景，長着一副黑黑的、堅毅的、嚴肅的面孔。他的表情不活潑也不开朗，他那一双被睫毛遮住的黑眼睛投出安詳而稍帶冷淡的目光，使上校立刻覺得不好意思了，他是因为屋子里的暖气、丰盛的早点，甚至是因为他自己松弛的、脂肪过多的身軀而不好意思的。軍官向前走兩步，敬了礼，并自我介紹說：“上校先生，迪莫·格奧尔基耶



夫·曼奈夫上尉来見您，我被任命担任您所领导的团里某連連長的职务。”

“請坐，上尉，”团长說，一边稍微眯細了眼睛看着他，接着又加上了一句，“您和曼奈夫上校没有什么关系嗎？”

在上尉的目光中頓時掠过不滿的神色。

“完全沒有关系，上校先生。”

团长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皺了皺眉。曼奈夫上校虽然是旧軍隊里的軍官，但現在正在指揮着一个师。

“請坐，請坐，”他有点干巴巴地說，“請把任命狀給我吧……”

团长很快地審閱了一下証件，接着抬起眼睛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这位軍官。他穿着一件全新的、还顯得不大貼身的軍大衣，肩上略微聳起；脚上是一双粗糙的、坚硬的、不合脚的靴子。团长从他的外表什么也看不出来，于是朝他的手望了望：看起来是最普通的——可能是教員的或者是職員的手，事实上他一点也不像这种人。至少——从他的举止看来，他像一种在他上面沒有很多上級的人。

“請听着，上尉，”上校說，“我將要把斯拉夫切夫少校那个营里的第二連交給您。不瞞您說，它并不是一个好連队。我把它交給您，是因为知道您是个勤奮的軍官，相信您会把它搞好的。”



“謝謝您的信任，上校先生。”

團長從他的聲音或臉上都看不出他到底是樂意這種奉承呢，還是感到不滿。

“祝您工作順利。”上校一面說着，一面把手伸過去。

“謝謝，上校先生。”

曼奈夫上尉情緒低落、沮喪地走到院子里。他剛從那悶熱的香噴噴的房間走出來，清新寒冷的空氣立刻撲到他的臉上。天空高朗而明淨，太陽光閃爍在鄉村屋頂的白雪上。上尉在院子中間停了下來，隨便地看着哥特式教堂的高大的、像鉛筆似的鐘樓。不知道為什麼——他感到心里很亂、很不安。第二連！這個第二連是什麼樣子？不，一定得去找副團長商量一下。曼奈夫上尉向四周看了一下，叫住一個拿了一碗茶在大街上走的戰士。

“喂，小伙子，副團長住在哪裡？”

戰士站住了，把茶碗放在雪上，然後他望着街的盡頭，用手指着說：

“看，就是那座房子，上尉先生，在街角上——黃色的……就是在房簷下掛着辣椒的那座房子，看見了嗎？”

“看見了，看見了。”上尉笑笑說。

“在那兒……你一到那兒，上尉先生，就會看見院



子里停着一輛他的小摩托車，一輛綠色的……很漂亮的摩托車！”

“好，好，”上尉打斷他的話說，“謝謝……”

戰士滿意地微笑着，拿起了冒着熱氣的軍用碗。碗下邊已經留下一圈融化了的雪。上尉猛然想起了一件事。

“等一下！”上尉又問，“他叫什麼名字？”

“誰？副團長嗎？”

戰士又一次放下軍用碗，很高興地說：

“副團長叫阿塔納索夫……派特科·阿塔納索夫少校，上尉先生。他是普羅夫迪夫州拉赫曼利人。我也是那邊的人，是土里亞人。上尉先生，副團長曾在那些地方打過游擊。聽說他在代爾曼卡曾經擊斃了雄獅連連長阿波斯托洛夫上尉。我們的副團長很行，不是過去時代的人……”

曼奈夫上尉這次注意地傾听了戰士的解釋。“他很行，他很行，”他想：“可是第二連不行。”

听过这样詳細的解釋以後，他很容易就找到了那所房子。在房簷下掛着的一串紅辣椒下邊，一位穿綠色軍用汗衫和馬褲的年青人正在那里嘩啦嘩啦地洗臉。上尉躊躇地站住了。肥皂沫使他看不到對方的臉，但是，那滿是肌肉和健壯的軀干，不知為什麼使他聯想起一位俯身工作的木匠。只有漂亮的軍官皮靴暗示着這人可能是



副團長。他嘩啦嘩啦地洗着臉、噴着水，最後又掬了幾捧水，才伸手去拿毛巾。

“少校同志！”上尉沒有把握地叫道。

年青人抬起了頭，幾滴水從他濕漉漉的臉流到鬍子上。他笑了笑，高興地說：

“什麼事？同志。”

“我是曼奈夫上尉，因公來找您。”

“請到里边來，同志，”副團長說，“來吧！外邊很冷……”

屋子裡很暖和，有煙，有一點燒焦木頭的氣味。桌子上亂堆着小冊子、書和一大堆紙煙盒。書架上、窗台上甚至在地板上都有書。床上隨便扔着軍上衣和黑白方格的土布襯衫。

“請坐，”副團長說，一邊用力擦臉，“請拿開那把椅子上的書，坐下吧。”

他很快地穿上揉皺的襯衫和上衣，然後在床上坐下。他那含有笑意的、深黑色的眼睛友好地看着軍官。這時曼奈夫上尉才注意到副團長是個十分年青的人，他的開朗和友善的臉使得上尉立刻感覺到愉快和放心了。

“唔？”他問，“什麼事？”

“說實在的，沒有很多事情，少校同志。我剛從保加利亞來，被任命到您的團里來工作。我剛才已經見過了團長，他把我派到斯拉夫切夫少校的營里……”



上尉沉默了一会兒，又侷促地接着說：

“團長派我到第二連……就为了这个想和您談談……”

笑容並沒有从副團長的臉上消失。

“是的，”他說，“我們應該談談這件事。讓我們先吃早点吧！看起来您還沒有吃过早点吧……”

“還沒有。”上尉表示同意說。

少校站起来，把黃牛皮紙包着的一塊黃干酪、橄欖和面包放到桌上，最后还拿来了一個圓鐵罐。

“这是哈尔瓦糖<sup>①</sup>，”他笑着說，“我們不能埋怨了，保加利亞並沒有把我們忘記。一个礼拜以前，我們收到了一个点心合作社工人寄給我們的一大包礼物，在我的小包里还有一封信和一双毛袜。我已經收到过好几双毛袜了……”

过了一会兒，副團長嚥了几口干面包以后問：

“您參軍以前做什么工作？”

“我是化学工程师，”上尉回答說，“在一个榨油厂工作……”

“哦，这很好！”少校点点头說，“我在中学时就喜欢化学。”

“化学是很好的一門科学，”上尉同意說，“特別

---

① 哈尔瓦糖是一种用花生或向日葵子制成的酥糖。

是像我所学的实用化学。我們工厂有設備很好的實驗室，工人們又都是挺好的小伙子。我和他們相处得也不錯。是个很好的工厂，但是过去一直是用最殘酷的剝削方式来經營……”

副團長不声不响地仔細看着他。

“您加入什么党了嗎？”他問。

“是的，加入了工人党……”

“很久了嗎？”

“最近才入党，”上尉安詳地回答說，“但是我很早就跟工人們有了联系……”

“啊，这样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副團長如釋重負地回答說，“老实跟您說吧，我对第二連曾有过另外一种想法，現在既然您是黨員，我們可以一起商量一下了……”

“这个連队不大好，是不是？”

“十分不好……当我們离开斯来姆到匈牙利来，經过多瑙河的时候，这个連差一点暴动起来。那时我就想把它解散，但后来决定等一等，看过一段时候是不是能够整頓好。一直到現在还是那样。哪兒丢失了什么东西——第二連！哪兒有喝醉酒的——又是第二連！我經常听到关于它的各种各样事情。簡直伤透腦筋了。”

“可是您怎样解釋这种情况呢？”上尉問。

“啊！我不知道該怎么說好，……从副营長的报告



里什么问题也看不出来。据说军官们不大好，这是可能的！您知道，我们这里的军官大部分是旧人。当然囉，有正直的，但是也有另一种暗藏的犯罪分子。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甚至有意識地搞破坏活动。也许在我们这里也有这种人，但是我不能完全肯定。”

“难道不能調換一下军官嗎？”曼奈夫上尉小心地問。

副团长沉默了一会兒，然后不大高兴地說：

“我試过……但是您知道我只是副团长而不是团长。我的权力有限。我跟团长談到过这件事，他竭力反对。后来我才知道这里面也有师長的意見……他坚持不許調动军官，所有的军官都要維持在原来的职位上……”

“但是到現在为止誰在指揮第二連呢！”

“利切夫，”他說，“利切夫中尉……可惜得很，我沒有任何更多关于他的材料。我只知道他是个后备役军官，而不是現役军官。誰知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也許是一个不学無术的人。总之，我必須承認我对这个連队的情况了解得太少。一方面这是我的缺点，另一方面是最近我在团部的工作非常忙，沒有時間跑到营里去，更不用說到連队去了……除了利切夫，那里还有一个军官……等我想想……，中尉……中尉，唉，沒关系——他好像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我們这几个人凑在一起一定很有意思！”

“情况就是这样！”少校耸耸肩說，“您怎么想呢？是不是一定得解散？……”

“解散这个連队嗎？”上尉嚴肅地問，“不，無論如何决不……讓我再試試看。甚至于在化学上，您自己也知道——沒有不能还原的东西。在工厂工作时，我曾經从最坏的原料中榨出很好的油来。当然囉，一个人首先需要关心和热爱自己的工作。”

副团长往后一靠，松了口气說：

“但愿这一次我們把事办好，但是仍然要小心！油和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跟人打交道更复杂一些——需要健全的神經和更多的策略。当您遇到較大的阻碍时，請到我这里来，上尉同志，一定要来呀，兩個人在一起考慮問題，事情就会成另外一个样子了……”

“副营長是怎样的人呢？”

少校几乎看不出地皺了皺眉。

“請直接来吧……关于副营長，我該怎么說呢——他不是一个小坏伙子。我們在一起打过游击，我記得他在游击队里就是一个沉默、不开朗和不好交际的人。說到勇敢——他是少有的，是个令人佩服的、坚强的共产党员。但是看起来好像不适于做干部工作，不适于做軍人……我回想起：我們一團聚在爐火旁，就聊天，說笑，可是他却躲在一边，能一連站好几个鐘头不說一句話。”



副团长低下了头，他那年青的脸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憔悴和黯淡了。后来他把手一挥说：

“唉，但愿会好起来……可是您……来吧，为什么您不吃早点呢……请吃点哈尔瓦糖……”

副团长掏出小刀来，慷慨地把糖切成许多相当大的块儿，在吃过烤干酪以后，哈尔瓦糖也就很容易嚥下去了。<sup>①</sup>两人谈到祖国、谈到苏军前线的消息、谈到人民法庭、最后甚至于找到了共同的熟人。少校高兴起来了，屋子里又响起了他那年青的、嘹亮的笑声。曼奈夫上尉听到这笑声，使得他的最后的一些疑虑也消失了。害怕已经过去，摆在面前的困难在激动着他，吸引着他，忽然他感到坐不住了——快一点去吧！快一点看看吧！

“恐怕我该走了吧！”他不安地说，“我怎样才能找到连队呢？”

“这不难……从这儿走过一条街就是供给站——经常有马车到各营去。请您问一下战士们，他们就会告诉您……”

曼奈夫上尉站起来，扣上军大衣的扣子。副团长把他从头到脚仔细地端详了一下。

“您的靴子不行，”他说，一边在考虑什么，“您

---

<sup>①</sup> 哈尔瓦糖非常甜腻，不易下嚥，但是烤干酪更干涩难嚥。

穿着这样的靴子，很难在战士面前有威信……”

上尉难为情地看着他。

“这双是庫房里最好的了。”他回答說。

“等一等，讓我想想办法……我有一双很好的皮靴，我猜想您穿上也会合适……”

副团長从床底下找出一双漂亮的上等皮靴。他看了一下，擰了擰土，快活地說：

“这双靴子是我穿过的，可是还不坏……正相反，剛好穿軟些，正合脚。您不要客气，試一試……假如您能穿，我們就交換一下……”

上尉穿上新靴子就改样了，現在他已經不像剛穿上軍裝的新兵，而像部队里的軍官了。副团長把他一直送到大門口，緊緊地跟他握了握手。

“好，祝您順利！”他热情地說，“您有需要的时候，就到这兒来吧，不要忘記到这兒来……”

曼奈夫上尉匆匆往供給站走去。在一座黃色房子門前杂乱地停着十多輛馬車，等待裝貨。馬輕輕地喘着气，不时地搖晃着套在牠們頸上的帆布粮秣袋。战士們在馬匹中間走来走去，把馬被盖在牠們那热烘烘的潮濕的背上，亲暱地拍拍牠們。在馬車行列中散發着馬糞和發酵的干草的气味。

曼奈夫上尉朝着一羣正在高声吵嚷、爭論着問題的战士們走去。



“有沒有斯拉夫切夫少校營部的人？”他問。

“您要那一連的？上尉先生。”

“第二連的……”

一個豎起了領子、放下耳套、幾乎看不見臉的戰士，嚴肅地說：

“有，有，上尉先生！”

接着他轉向馬車，高聲喊道：

“喂，第二連，有人找你們！”

在一排車的另一頭有人不高興地答道：

“請等一會兒，我現在有事。”

“讓他在那里吧，我去找他。”上尉說着就朝着那輛馬車走去了。

軍官開始在馬車中間鑽來鑽去。馬把頭轉向他，那又黑又大的眼睛溫馴地望着他。雖然他從來沒有在鄉下住過，但是馬和干草的溫暖的香味奇異地激動着他。他小心地伸出手去撫摸牠們那像絲絨般的溫暖的鼻孔。馬對着他的手掌喘氣，不滿地搖晃着頭。在第二連的馬車旁邊，一個戰士正在勒緊馬的皮帶，同時低聲吹着一支模糊不清的曲子。他那彎着的后背，軍官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吹着的曲子也是軍官所熟悉的。

“戰士，你是第二連的嗎？”他問。

戰士冷冷地看了看他，後來又盯住他望了一會兒，忽然臉上顯出了光彩。

“啊，工程师先生！”他喊道。

曼奈夫上尉立刻就想起他所熟悉的是什么人了。

“你是迪米特尔吗？”

他非常激动；在离开祖国的地方遇见熟悉和亲近的人真是件愉快的事情。虽然他几年以来每天在工厂机械部看见他，但是今天他才感觉到迪米特尔是个真正亲近的朋友。他想要热情地跟他握握手、拍拍他的肩膀，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只有他那双甚至于在副团长面前也没失去窘态的、稍带冷漠的眼睛，现在变得热情而友善了。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工程师先生。”战士很快活，他兴奋地急忙问。

“像大家所干的一样——战斗！”军官笑着说，接着又驚訝地问：“你真的是第二连的吗？你看多巧！”

“那你呢？工程师先生，你干吗到第二连来？”他立刻拍拍自己的前额。“哎哟，你别是被派到我们这儿来的吧？”

“就是派到你们这儿来！好吧，你拉我走吗？”

“你看，你看。他们可给你安排得不错。”他说着，笑得嘴几乎咧到耳边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走吧！再等一下，我把袋子收起来……”

当战士在车旁收拾的时候，曼奈夫上尉很感兴趣地



觀察着他。到底是軍服把他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不像那个过去在工厂里的机械員——高高的、健壯的軀干，臉晒得黑黑的、袖口挽起来的小伙子了。現在軍服使他顯得很不自然，不灵活，甚至稍微令人感到有点可憐。他的軍大衣太短了，靴子又矮又寬，靴头像一只船似地向上翹着。他的一双机工的、粗硬的手可笑地伸在袖口外面。只有他的臉仍是老样子——依旧是黑黝黝的、瘦瘦的、嚴肅的。战士轉过身来。

“工程師先生，好了！”他笑着說，“上車吧……”

迪米特尔熟練地把車从一排馬車中間駕出来，走上了公路。車輛在踩得很結实的雪上滾动。太陽高高地懸掛在屋頂上方，雪慢慢在溶化。剛拐过弯对面就来了一輛卡車，战士急速地把車駕到一边。

“你什么时候学会赶馬車，赶得这么好？”等卡車过去以后曼奈夫上尉問。

“战争使我們学会許多东西，”战士回答說，“开始的时候挺难，一会兒把馬籠头放歪了，一会兒又把皮帶搞錯了，可是最难的还是套繩。你知道我不会把該死的鉄环套到馬齿中去，总觉得牠会咬我的手指头。”

兩个人都笑起来了。迪米特尔拿出一盒弄皺了的烟，請上尉抽煙。

“你什么时候从保加利亞到这儿来的？”他問。

“昨晚才到……”

“啊，原来是最近……那么有什么新聞？”

“一切都很好……这两天等着判决从前的部長和攝政呢……”

“不会把这批猪仔輕輕放过的！”迪米特尔咬牙切齿地說，“咱們的工厂怎么样了？約尔达基耶夫还躲着不見人嗎？”

曼奈夫上尉微笑了。約尔达基耶夫是工厂厂主。

“他已經开始露面了，”他說，“只是变得非常和藹，非常客气。他已經不像从前那样整天呆在办公室里了，有时也下来跟工人們在一起。有一天我居然在机械車間里碰見他——拍拍工人們的肩膀——同志長，同志短的！当然，工人們并不喜欢这一套，他們皺皺眉头就想法溜走了。”

“混蛋总归还是混蛋！”迪米特尔唏噓地說，“真是才几天不見他也掛上紅条了①。”

“你怎么知道的呢？他簡直一点都不害臊。現在他还坚持要增加工人的工資，甚至正式向工厂委员会建議……”

迪米特尔生气地把紙烟扔了。

“他可想得好啊！这样他什么都不損失了，对不对……”

---

① 意即裝成進步的樣子。

“工厂委员会当然拒绝了。我们不会让工人的工资也跟着物价上涨，因为这样对我们不利。但是这件事产生了令人不愉快的影响，大多数人都生我们的气，几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厂主比工厂委员会还心疼工人。塔乔夫利用了这个机会到处说反对我们的话……”

“你们还留着这个厂主的走狗干什么？”

“征集他入伍了……还有在仓库工作的两个小伙子  
和尼科拉·曼多夫……”

“嘿，把他也征集了？那么现在谁是党书记？”

“斯托扬·代科夫……”

迪米特尔想了一会儿，然后犹豫地说：

“他不坏……不过我看他就是有点粗暴。”

“没关系，会改正的。人担任了负责工作就变成另一个样子了……”

迪米特尔又沉默了。

“工程师同志，你看见我的老婆到工厂去了吗？”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问。

“你看我怎么会给忘了！我入伍前两天看见她带着小孩到工厂来领你的工资，她跟我打了招呼并且告诉我家里很好……”

迪米特尔的脸有点发红，为了掩盖自己的害羞，他用力地打了马一鞭。车立刻跑快了，在不平的公路上颠簸着。马车已经走出了村子。在他们面前伸展着平原，



雪盖满了整个大地，一層薄薄的冰被太陽光照得光彩夺目。只有稀稀落落地几叢新的細小的樹林像一色雪白中的黑花边。冷風从空曠的田野上刮来，曼奈夫上尉牢牢地裹紧了大衣。他的紙烟被風吹熄了，只好把它丢掉。已經跑累了的馬又慢慢地走着，冒出一团团白色的哈气，很快就在嚴冬的冷空气中消失了。

“这里离前綫远嗎？”軍官問。

“有十五公里……可是連队离这兒要近一些，只有兩三公里。他們一定告訴你了，我們团是后备团……”

“对，我已經知道了。”上尉点了点头，然后嚴肅地說，“迪米特尔，現在你跟我說說这个第二連的情况吧！”

战士的臉馬上变得很焦慮，还好像有一点不好意思。

“工程师同志，說真的，連队不怎么好。”他說，“我曾經三次入伍当后备兵，但是这样散漫的战士，我还从来没有看見过。在整个前綫也沒有像我們連这样的战士。我看这些战士……他們并不是很坏的小伙子，但是好像从保加利亞出發的时候就变坏了。我們連队是最后領到制服的，但是些別人挑剩下的破衣服，給各个連队都發了水壺、羹匙、飯盒，可是我們却三个人用一个飯盒吃飯。皮大衣不够半个連队穿的，战士们用的軍用碗是沒有鍍过錫的破碗，用起来是会中毒的。起程时，

只隨便發給我們一點干糧，但是沒有人管我們——我們兩天就吃完了。後來，到了行軍的末了，大家都餓極了，簡直只想到哪兒去偷……”

“怎麼沒有人管你們？”上尉急躁地打斷他的話說，“你們不是有連長嗎？”

“別提連長了！”迪米特爾憂鬱地說，“別的連長整天跑來跑去忙着領發下來的東西，可是我們的連長總是造名單、造名單，直到過期了，什麼也沒給我們剩下。就是在这里，在前綫——也是那樣。有慰勞品從保加利亞運來時，我們雖然最窮，可是什麼也得不到，而別的連隊都有份。簡直令人感到奇怪！而且我們也不像別人那樣能收到家里寄來的包裹。唉，你看，我很久沒有接到我老婆的信了，所以心里很惦記着她……”

曼奈夫上尉深思地看了看戰士。

“你沒有想到過這種事情會不會是故意搞的？”

“我不信，”迪米特爾不滿地咕嚕說，“連長對戰士們還不錯，護着他們……過多瑙河的時候戰士們差一點暴動，他們要往回走。戰士們說：‘您領我們到哪里去呢？我們還要把德國鬼子趕到哪里去呢！我們不是已經把他們趕出保加利亞了嗎？’假如不是連長照顧，我們全會完蛋了，但是他到上邊——一直跑到他所認識的師長那里，事情才平息下來……”

“那麼，照你說他是不稱職了？”

“恐怕是这样……他不懂得怎么工作。”

“可是他在政治上怎样？他难道没有跟你们谈谈保加利亚的情况……谈谈战事的情况吗？”

“没有，”迪米特尔摇摇头说，“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想怎样更容易把差事混过去，跟所有的人都处得很好。所以他一点也不注意纪律……稀松平常地……”

“另外那个军官呢？”

“他也像副连长一样……工程师同志，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一开始就没有遇到有良心的好军官。这次但愿你帮我们搞好……”

曼奈夫上尉没有回答，若有所思地注视着汗淋淋的马背。仅仅在一小时以前，他还迫不及待地想赶快看看连队、开始工作，可是现在他的心已经扭成一团了。战士讲的那番简单而又有些扫兴的话，使他知道了那么许多令人不愉快的、出乎预料的琐事，他的心情变得十分沉重。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习惯于井井有条的实验室和固定的用具——每个试管都有它自己固定的位置，每一种化学药剂都有贴着标签的瓶子。这些生活琐事往往使他厌烦，使他不愉快。在副团长那里，他把新的工作想像成同他自己的性格是冲突的，在这项工作中需要机智和顽强的精神，可是现在他立刻发现他必须跟没有镀锡的军用碗、丢失了的饭盒和破皮靴打交道。谁知道迪米特尔的议论是不是扯谎呢。也许他也受了坏的影响，也



許這些事情對他的頭腦說來是過分複雜和混亂的，所以才說了上面的一番話。

他們很快就進了村子。陽光已經照得很強烈了，在背風的小巷里，雪開始溶化了。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這兒不久以前有過戰鬥。房子的牆上留下了槍彈和小口徑砲彈的新鮮痕跡——到處有倒塌的牆，拆空了的門洞，被剝了皮的樹，木頭心還沒有變黑。在村子中間，一門被擊毀了的高射砲在一邊聳立着。爆炸使這門高射砲扭曲得很利害，它的零件也都扭彎了，好像有個巨人用沉重的拳頭突然打了它一下似的。迪米特爾拉住了繩，馬車就在沒有圍牆的寬大的院子前停住了。

“工程師同志，我要在這兒卸車了。”他說，“連部就在對面。”他用皮鞭的尖頭指着一座矮小的、搖搖欲倒的房子說，“不過我想中尉不一定在那兒……”

“你想法去把他找着，叫他立刻到我這兒來。”曼奈夫上尉說，他的聲音里第一次帶有堅決的首長口吻。

“是，工程師同志。”

曼奈夫上尉從車上跳下來，微微一笑。

“我已經不是‘工程師同志’了”，他說，“我是你的連長。”

“是，上尉先生。”迪米特爾鄭重其事地回答。

連部的門沒有鎖上，可是里面卻沒有人。窄小的房間冷冷清清，滿是塵土而且很亂。地上到處丟滿了香煙

头兒、紙煙盒和一塊塊沾了油的包東西的碎紙。从桌子上一層薄薄的塵土可以看出這張桌子已很久沒有用過了。在一張黃色紙板上有一个大墨水点，不知什么人用手指又把這塊墨水点抹成一个女人头的形狀。同样，女人的側像、各种姿势的裸体女芭蕾舞演員的像也以不太高明的描繪神像的技巧塗了滿紙。曼奈夫上尉皺了眉头看着这些画：誰能画这些画呢？他用眼睛到处找，發現在一个角上有簡短的草写簽名：利切夫。这就是他的趣味嗎？上尉仍然站着，拉开沒有上鎖的抽屜。里面很零乱地堆着揉皺的連队名單。曼奈夫把名單拿出来攤平了。造名單、造名單——他想起迪米特尔的話。看起来，就連这些名單也沒有真正搞好。战士們的名字都写得很潦草，認不出来。其中有些名字被划去以后又修改了，紙上到处都是墨水点。

曼奈夫上尉走到窗前，若有所思地注視着骯髒的玻璃。在这一瞬間，他对自己的前任产生了一种說不出的憎視。他在这屋里所看到的一切，几乎使他感到是对他个人的侮辱。零乱的办公室、塵土、名單——这只可以用兩個理由來說明：这个人或者是个恬不知恥的人，或者是个根本不称职的軍官。假如他是个恬不知恥的人，这些画还說明他是个下流的傢伙；假如他是个不称职的軍官，这些乱塗乱抹的名單就說明他的不嚴肅。不管怎么样，这一点是清楚的：对付这两种情况都必須用厉害

的办法，不能有半点讓步。他想：可是不讓步——并不是件容易事，一点也不容易呀！最可怕的就是長期所受的市民习惯的影响。在人們生活中常常由于礼节而讓步，有的时候又只是由于因循和爱面子的緣故。但現在这样的讓步只能帶來新的危害。

曼奈夫上尉忽然吃了一惊。对面街上走来一个身材匀称、装束整齐的軍官。他只穿着軍上衣，手插在軍褲的袋子里，冷得使他耸起了肩，沒有戴着軍隊中所規定的便帽，而戴着一頂綑得很緊的軍官硬帽。他的臉上有些纖細的皺紋，很漂亮，看起来有点憂郁。他走得很急。他的迅速的动作、匆促的步伐和整齐的外表一点也沒有使上尉惊異，虽然这些并不符合像他根据迪米特尔的描述而想像出的、那样一个不称职的軍官的形象。等到走近了，他才注意到这位軍官的漂亮的臉原来是傲慢的、令人看了不起好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肯定这人就是利切夫中尉。

听到門口的脚步声，曼奈夫上尉轉过身来。那軍官走进来以后，完全变了另外一个样兒。現在他既不憂郁、也不傲慢了。他的臉使曼奈夫吃了一惊，流露出开朗而親热的笑容。

“您好，同事。”

“您好！”曼奈夫很敏捷地但不耐煩地回答。

“瞧，”他一下子就这样想，“开头就讓步了！他



是我的什么同事呢。必須立刻把他放在一个合适的地位。”上尉皺了皺眉。

“我是您这个連的新連長，”他干巴巴地說，“我叫曼奈夫。”

“是，是，我从战士們那兒听說您已經到了。”軍官还是那样开朗地笑着說，“噢，請坐，为什么您不坐下……”

“謝謝，”曼奈夫上尉抑制住自己的怒气低声地說。

但是上尉並沒有坐下。“怎么能坐在这个滿是塵土的椅子上呢，”他生气地想，“这里簡直不是办公室，而是猪圈！”

他忽然出声重复了一句：“这兒簡直不是办公室，而是猪圈！”

中尉惊讶地看着他，后来又很快克制了自己，帶着大方而友善的微笑說：

“我的通訊員……是个不中用的人……”

“可是你也并不是什么中用的人！”上尉怀着憤怒的心情想道，然后高声說：

“連部办公室必須保持整潔。今天我来了，明天也可能团長会來，那他会怎样想我們呢！”

“唉，同事，您也太操心了。”中尉用半天真半劝告的口吻回答。裝作还不懂自己上級的激怒是为了什

么。

“什么同事？”上尉忽然憤怒地說，“在軍隊里沒有這種稱呼！您應該知道，我是講究紀律的。您還沒有向我介紹自己呢！”

中尉的臉刷地沈了下來。他過分使勁地并上兩腿，敬禮，并報告說：

“上尉先生，在您面前的是第二連副連長瓦西爾·利切夫中尉。”

上尉皺皺眉看了看他，說：

“請您不要再戴這頂不合規定的硬邊軍帽。這兒所有的軍官都必須戴軍用便帽。”

利切夫中尉委屈地不作聲了。

“明白了嗎？”連長尖銳地嚴厲地問。

“是，上尉先生……”

“請放下手吧……我要您立刻集合連隊……”

“是，上尉先生……”

“還有一位軍官在哪里？”

“上尉先生，我完全不知道。”

“您有責任隨時知道您的下級在什麼地方。等他來了，立刻請他來見我。”

“是，上尉先生……”

一直過了半小時連隊才集合好。曼奈夫上尉走到連隊面前，一眼就注意到戰士們穿的多么破爛、滿身皺摺，

站得十分散漫。軍大衣很薄而且是穿旧了的，軍便帽皺得更厉害，其中許多人沒有皮帶，最重要的是——他們的靴子处于非常可憐的狀況：寬大、一只太短，另一只太長，不同的尺寸，破爛的鞋底和各种各样的靴面——有补过的、也有滿是皺摺的，還有很髒的。有些要靠他們自己作的事，也沒有做，沒有一個戰士穿着擦得亮亮的皮靴。軍大衣很髒，全是皺摺、沒有鈕扣，幾乎所有的人很久都沒有理髮和刮鬍子了。上尉看到戰士們這副情景非常痛心。他想：事情很明顯，他們已對這種環境妥協了。對這位衣着整齊的軍官的新的憤怒立刻湧上曼奈夫的心頭，利切夫正在傲慢地從旁指揮着隊伍。

“連隊，立——正！歡迎連長，向右看——齊！”

曼奈夫上尉注意到隊伍排得不齊。他很生氣，走到一端用眼睛打量着隊伍，冷冷地說：

“中尉，請把隊伍排齊！”

利切夫中尉的臉變蒼白了，這是在戰士們面前第一次打擊他的威信。他什麼都沒說就轉過身去，厲聲厲色地命令隊伍排齊。連長重新走到連隊前面，靜靜地端詳了相當時間——一個一個看過去，好像在研究他們。他所遇到的眼光——多半是冷漠無情的、無精打彩的、有一些人甚至故意採取敵視的眼光，只有偶而他發現純潔而天真的好奇眼光和蘊藏着希望的眼光。

“你們好，戰士們！”他高聲而清晰地問。



回答他的是不乐意的和沒有精神的声音。連長沉默了一会兒，后來高声重复喊道：

“你們好，战士們！”

“祝您健康，上尉先生。”

这一次有个別的声音很响亮，但总的印象仍然是令人十分不愉快的。

“你們好，战士們！”他第三次問好，这时他已經生气了，不耐煩了。

他的声音好像打在連队的敌意和無情的黑暗的牆壁上，然而这次回答仍和从前一样。

“很坏！”不由自主地从他嘴里冒出这句话。

連队沒有回答，有一兩人講了些什么，但是这声音害羞地消失在全體战士的沉默中。最初連長很不安，但是后来很快就設法弥补了自己的失言。

“是，很坏，你們回答的很坏！”他开始說，“祖国白白为你們驕傲了。在保加利亞，不論是群众大会上、报纸上和演講中，到处都在談論着新的保加利亞战士的英雄主义、他們的艰苦精神和紀律性。全国都想着你們，为你們工作，他們向你們献出全部热爱和关怀，甚至于孩子們也整天在收集和准备慰劳品。这些全都是我几天以前親眼看到的。”

他忽然感到他自己的話对这些衣着褴褛和落后的战士們是多么缺乏說服力，于是他停止不講了。他們每个

人都可能对他說：“誰也沒有想着我們，誰也沒有关心我們，什么慰勞品我們也沒有。”他的心已經碎了。

“同志們，”他激動地繼續說，“假如工作中存在着錯誤和缺點，你們不應該就此松勁，也不該絕望。我們將共同努力設法克服這些缺點。你們將得到你們應得的一切。”

他停了一會兒，然後開始用安詳的語調說：

“我是你們的新連長。我將要照顧你們，我要努力使你們得到你們應得的一切；但是我同時也要求你們每一個人都成為真正的戰士、稱職的戰士。明白了嗎？”

“是，上尉先生。”連隊仍是這樣不樂意地、毫無希望地回答。

“利切夫中尉，請解散連隊。”連長一面說，一面轉過身去。

雖然他還沒有因為在戰士們面前的失敗而絕望和發怒，但是他的心情很沉重。他懂得戰士們的艱苦處境，但是仍不能明白為什麼不好的物質條件竟能這樣嚴重地打擊了他們的情緒。他聽到背後有腳步聲，利切夫中尉走到他跟前。

“您真是太浪費自己的神經了，上尉先生。”他憂慮地說。

“什麼神經？”

“據我看，您要求戰士太過分了。現在是戰爭時

期，待人接物應該溫和些。明天連隊也許就要進入戰鬥，誰知道子彈會從哪兒飛來？”

“一個軍官沒有權利來這樣考慮問題！”連長斬釘截鐵地打斷他的話，“現在請您帶我到庫房去吧！”

庫房里沒有一個人。戰士們到處亂跑了一陣，過了一會兒把連軍需官找來了——他是一位年輕、黃頭髮、黃鬍子的中士，有一副紅紅的麻臉。他敏捷地打開了庫房門，讓路給兩位軍官。庫房是一間把窗戶釘死了的普通房子，在半暗中，上尉幾乎分辨不出堆在屋角里的衣服和靴子，在靠近房門的地方，看見兩只微微發亮的、新的鍍錫軍用碗。房間里散發着新皮子和全新的毛織品的味道。連長向四周看了看，便在小桌旁坐下了。

“給我清單看看！”他說。

軍需官很快地走到小桌旁，從抽屜里拿出一個新的綠色紙夾，必恭必敬地遞給連長。

“您看吧，上尉先生。”

連長仔細地看了看清單，隨後抬起頭來。

“就是說，”他慢慢地說，“庫房里現有二十套軍服，二十件大衣，二十五雙靴子……還有什麼……兩個軍用碗、軍便帽和六件皮襖……”

“是的，上尉先生。”中士說。

“……可是戰士們穿得像乞丐！”連長把話說完。

“這些物資，”利切夫中尉滿有信心地側着身子向

他說，“未經營長批准是不許分發的。”

“可是您是不是向營長請示過批准呢！”上尉冷冷地問。

“物資是準備實在萬不得已的時候用的，上尉先生。”

“難道現在還不是萬不得已的時候了嗎？戰士們幾乎光着腳在走路，穿着薄薄的大衣，都快凍僵了。”

中士恭恭敬敬地一語不發。利切夫中尉聳了聳肩。

“我們的國家很窮，上尉先生，我們應該節省……”

曼奈夫上尉覺得一股血湧上了自己的頭，但是他克制住了，慢慢地說：

“我看到您是怎樣熱誠地關心國家的利益了！利切夫中尉。”

房間忽然變暗了——有人擋住了門口。連長抬起頭來，看見一個金黃色頭髮、胖胖的中尉，洋洋自得的臉上在淌着汗。他那對明亮的眼睛友善地發着光輝。

“上尉先生，第一排排長涅伊科夫中尉來見您，”他喘着氣報告說，然後跨着可笑的大步子走近上尉，熱情地握着他的手，又說，“歡迎您來，上尉先生……”

“謝謝！”連長溫和而有分寸地回答，接着便不自然地沉默了。

涅伊科夫中尉環視了一下，看到他們三個人的臉很緊張、很激動，於是便不安地問：



“出了什么事情？”

沒有人回答他。連長轉向利切夫中尉說：

“就是这样，中尉先生。請您想一想我對您說的話……”

然後他合上了紙夾，站起身來轉向涅伊科夫。

“請您跟我來！”

連長首先走了出去，年輕的軍官也跟着出去了，在門口停下來，回頭朝着屋子裡的兩個人，用眼睛問：發生了什麼事？利切夫中尉激怒地作了個手勢叫他走。從黑暗的屋子裡一出來，白雪映得他們兩眼欲眩，連長站住了。

“您整個上午到哪兒去了？”他嚴厲地問。

年輕的軍官慌張了。

“我洗澡去了，上尉先生。”他結結巴巴地說，  
“房東燒熱了鍋爐，我趁便……”

連長皺着眉望望他那乾燥的頭髮。中尉明白了，臉紅了。

“您是哪兒的人？”過了一會兒，曼奈夫上尉問。

“我是普列文人，但是幾年來一直在索非亞工作。”

“做什麼工作？”

“我是銀行職員。”軍官帶有一點自我欣賞的味道回答。

“利切夫中尉过去是做什么的？”

“我不知道，上尉先生……”

“您怎么会不知道呢？您沒有問过他嗎？”

“我問过他，可是他不回答。并不是每个人都滿意自己的職業。”

在村子附近什么地方响起了軍号。中尉看了看自己的手錶喊道：

“咳，瞧瞧，都該吃午飯了！”

他的丰滿的臉上現出了兴奋的表情。

“上尉先生，讓我領您上食堂去吧！”他又說，  
“剛才我走过廚房，看到今天有好东西吃。我們應該快去。在前綫不像在后方，你要去晚了，就会馬上看到別人把好菜吃掉了！”

\* \* \*

曼奈夫上尉很晚才回到自己的新住所，村子里漆黑一片，他在村子的街上耽誤了很長時間，在黑暗中摸着柵欄和大門，好久才找到自己的住所。他回到家，爐子已經熄滅了。窗上沒有防空用的遮光紙，他不敢開燈。慢慢地他摸到桌子旁邊，疲倦地坐在桌子前的椅子上。用手蒙住眼睛，孤伶伶地坐了一會兒，零亂的思想涌上了心頭，後來他抬起頭來，注視着窗外。外面罩着黑黑的夜幕，只隱約看見那斑斑點點的積雪像無形的白影一樣。軍官激動地站了起來，椅子在安靜的房間里發出刺耳的

嘎吱声。他划了一根火柴，向四周看了一下：黄色的火光照亮了他周围的一圈——光秃秃的桌子、火爐、下午才运到的箱子，在黑暗的角落里隱約地看見一只床。他走过去，把火柴举高了——战士已給他舖好床了，火苗燒到他的手指，他抖动了一下手。屋子里更加黑暗了，該睡了，明天再想吧！

可是白天留下的深刻印象驅走了疲劳，模糊的形象、事件，当时沒有引起注意的、記不清的事，現在都一股腦地涌进他的腦子。一会儿想起今晚在軍官食堂里看見的令人討厭的利切夫那一幫人，一会儿又想起涅伊科夫中尉的抹滿肥油的下巴，一会儿又看見中士的諂諛的慫慂勁兒，可是其中最令人心痛的还是战士們的那种敌視冷淡的和無精打彩的面孔。他緊張地想：究竟是什么东西使連队处于这种不尋常的境地呢？这一切难道可以用战士們都光着脚、穿着破爛和吃不飽飯来解釋嗎？还在軍营中就已經訓練和教育他們：要經受得起軍隊生活的艰苦和物資貧乏。几乎每天都告訴他們：在戰爭中可能遭遇到各种情况，他們應該为了履行軍职而英勇地接受任何考驗。

他忽然覺得已經接近事情的實質了。噢，这个——就是这个，一定是这样的——也許这些战士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是在作战。也許他們还不明白現在他們是在哪兒，他們該做什么事？……一个人穿上軍裝、被送到

前綫来，并不等于他是一个战士。只有在他深刻了解到战争的意义时，他才成为一个战士。那时像艰苦的环境和物资贫乏这一类的东西就不能摧毁他的意志了。是的，第二連的战士一定还没有觉悟到他们是在作战。难道这不是造成他们的冷漠无情和無精打采以至于敌意的深刻原因嗎？

上尉倒在枕头上，輕輕地松了一口气。是这样，这一定就是真实情况。屋子里好像亮了。屋子里的东西像許多模糊的黑点一样在黑暗中游动着——好像屋里不是漆黑一片，而是黑暗的河底，光亮几乎穿过深深的河水，达到底端。他觉得，如果把視線从某件东西上一移，这件东西就会馬上沉入在黑暗中，以后就很难再找到了。他抬眼看了看窗戶，又想：第二連的战士还不是战士，但是这是誰的罪过呢？首先是連長的罪过。利切夫那幅不愉快的面孔又出现在他眼前。他不称职嗎？什么都可能，就不是不称职。很难想像一个不称职的人的思想会这样嚴謹、細緻和敏捷。他忽然想起了利切夫在未进連部办公室时的惊慌神色，后来立刻变为开朗而親暱的样子。这就是說他有兩面派的手法啊！但是什么使他驚慌，他要隱瞞什么？一个誠实的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呢？最糟糕的是对他什么都不了解——無論是他的过去，还是他現在的思想。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上尉感到自己有力量跟他搏斗。不管怎么說，他总是一个



人——那就可以了解他，处罰他，也可以用强力制止他。另一个問題就是連队，它是个被腐蝕和破坏了的連队。在連队中进行工作会遇到很多困难。至于为什么使这个連变成这样情况，一百个不同的人也許会認為有一百个不同的原因。可是怎样才能从側面了解他們呢？不，这样是不行的……这样是不行的……

疲倦忽然攔住了他，他感到要入睡了。他的腦中掠过最后几个想法：这样不行……从側面……一个人不行……一个人是沒有力量的……明天跟迪米特尔共同安排一下……

\* \* \*

迪米特尔是第一个来开会的。虽然外面雪正在融化，連長的屋子却燒得很暖和。玻璃窗外掛着的冰柱被太陽照亮了，一大滴一大滴地淌着水，滴落在下面的水潭里。在鄰家的屋瓦上是一片明淨的藍天。曼奈夫上尉正在看报纸，后来抬起头，用詢問的眼光看着迪米特尔。

“他們馬上就来，上尉先生，”迪米特尔說，“我又提醒了他們一遍。”

曼奈夫上尉把报纸攔到一边。

“坐下吧，迪米特尔，”他漫不經心地对战士說，想了一会兒才問，“还有多少人要来？”

“还有四个人，上尉先生……”

“太少了！”連長想，“全連只有四个黨員和盟員……不是太少了嗎？”他大聲地說。

“我就知道這麼多，上尉先生，可是我想沒有別人了……”

“他們該都是共產黨員吧？”

“只有一個黨員，上尉先生，就是阿列克西”，迪米特爾有點不好意思地喃喃低語，好像他對這事有罪過似的。“其餘三個人是青年聯盟盟員……”

“唉，總還算是組織起來了……可是這個黨員怎麼樣，還行嗎？”

“他行！”迪米特爾瞧着旁邊回答說。

曼奈夫上尉微笑了。

“恐怕你不怎麼喜歡他，是不是？”

“怎麼，他不壞啊，”迪米特爾不大樂意地說，“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好生氣、性情暴躁，好像戰士們不大歡喜他……”

“你說說關於他的事……”

迪米特爾猶豫了一下。

“他是索非亞人，上尉先生……大概比你年青一兩歲……是個技工，裝水管的工人，我看他是有知識的人，他一個人宣傳、一個人反對不合理的現象，好幾次跟利切夫中尉吵得臉紅脖子粗……依我看可以信任他……就是有點暴躁……”

曼奈夫上尉不耐煩地擦擦前額。“有点暴躁……”他想，“这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只要他是个認真的人而別人又能跟他一起工作就够了。”

“別人呢？”

“我老实跟你說吧，他們之中我最喜欢蔡諾……虽然他是从鄉下来的……可是我認為他是有朝气的小伙子……他不大喜欢介紹自己的事蹟，可是我从別的地方了解到他是个志願兵。曾隨着第一軍在馬其頓作过战，在那兒还得了勳章。”

“他是什么时候入盟的？”

“你瞧……这我可不知道……連里有跟他同村的战士告訴过我关于他的历史。蔡諾的哥哥是个游击隊員，在九月九日<sup>①</sup>前不久被殺死了。就是最近的报上还写到这件事，好像叫約茨科……他在游击队里的名字是鮑伊科……你也許在报上讀到过关于他的文章……”

“沒有，我不記得了。”上尉搖了搖頭。

“那么說你沒讀到过……战士们說蔡諾很早就幫他哥哥工作了……一定从那时起就是盟員了。你看到他后，你就会喜欢他的。就是有一件事——他有点……孤僻……不大常跟战士们来往……不常找他們……我看他

---

①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是保加利亞人民从法西斯奴役下獲得解放的日子。

还不是孤僻，只不过是憂郁，看起来他哥哥的死給他的打击太大了。”

曼奈夫上尉沉思地看着战士，然后掏出小筆記本，写了很久。

“你再談談其余的兩個人！”

“我不知道跟你怎么說才好，上尉先生，”迪米特尔不滿地咕嚕着說，“我們不常碰在一起，我們的住处也相距很远，就是有空的时候，也不能見面。还有更坏的呢——我們五个党盟員分散地住在村子的五个角落里……”

上尉迅速地抬起了头。

“是你們自己找的住处嗎？”

“不是自己找的……是利切夫中尉分配的……”

曼奈夫上尉用怀疑的眼光長久地看着战士。迪米特尔开始时驚訝地瞪着他，然后一下子明白了連長在想什么，忽然脫口說：

“誰知道！”他咽了一口气說，“可能是故意这样做的。”

曼奈夫上尉往后靠了一下，但是他的視線並沒有离开战士。

“你是个工人！”他慢慢地說，“你應該更有警惕性。有些事簡直就擺在你眼前，可是你却沒有看見。看起来你已經习惯于对你的上級不加怀疑了。这是不好



的，我們的軍隊還不是真正的人民軍隊。你應該用批判的眼光對所有的人，而不只是對自己的同級……”

有一個戰士走進了院子，上尉不說了。

“那是誰？”他問。

“蔡諾，”迪米特爾情緒低落地說，“我原來想他會頭一個來……”

“你說誰會最後來？”軍官好奇地問。

“誰？……准是班代拉。”

蔡諾進來了。是個个子不高的小伙子，寬寬的肩膀、大腦袋，跟他的身材不太相稱的腦袋，穿著一身結實而干淨的軍裝，靴子也擦得很亮。

連長滿意地看了一眼他那由于前綫生活而爆皮的、健康而嚴肅的面孔。蔡諾默默地坐到桌子旁邊，拿起一本什麼小冊子，開始慢慢翻閱。

“班代拉也來了，”迪米特爾說，“跟阿列克西一起……”

蔡諾仍舊看書，沒有抬起頭來。

“你們看阿列克西的臉上黏了什麼……”

曼奈夫上尉向窗外望着。兩個人个子一樣高，一樣黑瘦，正在穿過街道，都穿著磨破了的軍大衣。兩人中較年長的一個臉上用橡皮膏貼著一塊不小的紗布。上尉立刻認出他是阿列克西，並不是因為他臉上貼著紗布，而是因為看到他那憔悴的、泛著不健康的表情和易怒的

面孔。甚至現在他仍激動地擺着手，着急而生气地在講什么。另一个战士走在他后面一点，小心地繞过水坑，很明顯地可以看出来，他并没有听他講話。他甚至輕輕地吹着口哨，不介意地張望着一座座房屋。他瘦瘦的、有一点駝背，在他那骯髒的軍帽下边，在前額上俏皮地垂着一束像是故意拉出来的紅头髮。

“你的綽号怎么来的？班代拉，”上尉等他們都坐下以后微笑着問他。

战士水汪汪的明亮眼睛閃着快乐的光芒。

“班代拉罗撒<sup>①</sup>！”他驕傲地說。

“噢，”上尉叫起来，“是从歌里来的……”

“正是从那首歌詞里来的，上尉先生，几年以前，我們粉刷了联邦大廈……”

“你是油漆工人嗎？”

“是油漆工人，上尉先生，是半个艺术家……一天早晨我空着肚子喝下几杯茴香燒酒，你知道喝醉酒的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順着梯子爬到四楼，扯开嗓子对着皇宮喊：‘班代拉罗撒，班代拉罗撒！’”

“好样的，”上尉当真地感到很驚訝，又問，“后来呢？”

“后来——怎么？警察立刻跑过来，一个穿便衣的

---

① “班代拉罗撒”是意大利語，是一首歌的名字，意思是紅旗。

人在下面大声喊：‘馬上下來！’可是我對他喊道：

‘要是你有膽量，你就上來！’可是他們開始搖梯子  
了，我自己也不記得什麼時候被他們拖到人行道上。后  
來在警察局他們就因為這個班代拉羅撒……而罰了我  
很大一筆款。”

大家都笑了，只有蔡諾用懷疑的眼光看着別人，好  
像要說：“這有什麼可笑的？”

“過去是艱苦的年代！”阿列克西搖搖頭，忽然露  
出煙薰黃了的牙齒。“你是為了‘班代拉羅撒’，我是  
為了‘共同勞動的歌’<sup>①</sup>……可是這已經是很久以前  
的事了……你那時還在泥土里打滾呢……”

門外有人膽小地在敲門，接着斯托揚窘惑地走了  
進來，這就是他們所等的最後一個人。他的小臉紅得發  
熱，甚至于連他那兩只少有的大耳朵也發紅了。

“對不起，”他喘着氣結結巴巴地說，“我沒能立  
刻找到這所房子。”

“沒關係，沒關係！”上尉一邊安慰他，一邊好奇  
地望着他說，“我們還沒有開始呢……”

“坐在這兒吧！”阿列克西關懷地說，然後向上尉  
轉過身來抱歉地補充說，“他是斯托揚，上尉先生……

---

① “共同勞動的歌”是保加利亞工人們所喜愛的一首歌，它歌頌  
工人的勞動，一直到今天仍很流行。這裡意思是說阿列克西  
很早就參加工人運動了。

斯托揚·托泰夫，我們很早就認識了，他過去是巴札爾吉克城的圖書館管理員。”

“我們很需要圖書館管理員。”連長大大方方地說。

斯托揚在自己的位子上安頓下來了，一綫陽光照在他身上，把他的耳朵也照得好像兩支透明的紅燈罩。曼奈夫上尉低頭看着桌子。

“同志們，”他說，臉上現出一付嚴厲的和上級的表情，“已經到我們開始工作的时候了……”

直到現在，蔡諾才抬起頭來，聚精會神地、認真地看了連長一眼。其它的人也在自己的座位上動了一下。曼奈夫上尉看了一下小筆記本，安詳地、慢慢地開始說：

“同志們，我把你們召集了來，是為了要談幾個目前對於我們非常重要的問題。正像你們所看到的，我只把你們，黨員、盟員叫了來，這不是偶然的。我們所進行的戰爭，首先是我們的戰爭。希望你們不要誤解我的意思。事實上，它是人民的戰爭，正像我們所說的，是衛國戰爭。可是現在是我們領導人民，我們對人民負責。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們。假如在我們這個戰綫上發生了什麼事故，誰也不會說是那些將軍們無能，而會把整個罪過加到我們黨盟員的身上。我們是第一個提出‘向柏林前進’的口號的，因此我們對這次進軍的勝利結局

負着最大的責任。將來总有一天，誰也不會記起那些旧軍隊中的軍官和那些佩戴着繡金肩章和勳章的將軍，而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戰爭的灵魂和它的真正領導者是我們。我們的黨在戰爭中的榮譽越大，對人民就越有利。”

曼奈夫上尉停了一下，看看他們是不是在听，是不是能接受。那个身材矮小、有点駝背的圖書館管理員正用亮晶晶的眼睛凝視着他，臉上又泛起一層羞澀的紅暈。在班代拉的表情中，流露着一种庄嚴的神色，他自豪地昂起了頭，好像上尉對黨所說的一切好話都是專門誇獎他的話。迪米特尔和阿列克西正在認真地、擔憂地听着。只有蔡諾低着头，兩腿分开，上尉看不到他的臉。

“当我往这里来的时候，”連長又接着說，“大家都告訴我：你現在是到最坏的一个連隊去。我到这里才只有兩天，可是我已經相信：情况真是这样。對於我們來說，再繼續容忍这样的情况是可恥的！如果說黨負責整个戰爭，那麼我們至少一定要負責自己的連隊。黨盟員不只在自己的組織里是黨盟員，在任何地方都應該是黨盟員，特別是在这里。你們不要以為沒有人管我們。要是我們的連最坏，那我們也就是坏的黨盟員了，因為我們沒有設法改变这个連。”

上尉自己生了氣，說不出話了。他尽量使自己鎮靜



下来：拿起小筆記本翻閱着，並沒有在里面找什麼，接着又把它放在一邊。

“同志們！我們應該想想怎樣來改變這種情況。我就是為了這件事才把你們找來的——一同來尋找使連隊走到這個地步的原因，然後再看看怎樣互相幫助解決。你們是從這個連隊一成立就在這裡的。請你們談談你們看到了些什麼不合理的現象，你們遇到過些什麼障礙，怎麼會弄到這個地步。把你們想到的全都談出來吧……”

他不講了，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他們。戰士們也不作聲——都在思考。連長看見阿列克西稍微皺了皺眉。

“他會第一個發言的！”——曼奈夫上尉心裡想，而別人也好像在等他先開頭。

“唉，是戰士們不成。”班代拉出人意料地說。

“這樣的戰士哪里也沒有……”

上尉看了他一眼。

“不該把過錯推在戰士身上。”上尉打斷了他的話。“他們可以好也可以壞——全看條件……”

“是這樣，是這樣！”阿列克西插進來，生氣地打量着班代拉。“上尉同志說得對。怎麼能把我們跟別的連比呢，他們不像我們一樣喝刷鍋水。就算是天使也會開始抱怨的。伙食太壞了，上尉同志。說是定量分配，可是我們吃的一個樣，別的連隊吃的是另一個樣。在他

們那里，連茶也比我們的甜，肉也比我們这里煮得更經常——我不知道他們是臨時補買的呢，還是偷來的，還是……特別是最近，那種帶樟腦精味的鹽簡直更不像話了……”

“噫，多麼髒的東西呀！”班代拉把手一揮說。

“什麼？什麼鹽？”上尉沒有听清楚。

“帶樟腦精味的，上尉同志……軍需處的人弄錯了，把鹽倒在裝過樟腦精的蕮袋里了。把這種鹽發給了三個連，別的两个連都把鹽丟掉了——只有我們這個連還用它做飯，鹽已經有樟腦精的味道了，現在菜也有可怕的怪味——簡直就跟吃樟腦精一樣。我們向連軍需官提意見，要求把鹽丟掉，他說不成，沒有指示不敢報廢。可是做出來的菜誰也不吃，領到后就把它扔掉了。很多人抱怨說，我們的小伙子偷匈牙利人的東西。可是整天餓着肚子又怎麼能不偷呢。光吃麵包可活不了……”

“今天他們也是用這種鹽給你們做飯的嗎？”曼奈夫上尉皺着眉頭問。

“今天也是，已經整整一個星期了……”

“我要教訓教訓這個畜牲！”上尉想着，他的臉已經氣得發白了。

“利切夫中尉知道這事嗎？”

“當然知道！”迪米特爾冷漠地說。

“知道！怎麼能不知道！”別人也搭話了。

連長在小筆記本上記了一下，接着抬起頭來。

“雖然你們跟別的連領一樣的東西，可是你們吃的東西比別的連壞。這是什麼緣故？”

“他們偷去了！”蔡諾簡單地說。

“誰偷去了？炊事員？連軍需官？”

“連軍需官，我不知道，可是炊事員是百分之百地偷東西。”阿列克西接着說。“光偷還不算，他把連發給我們的東西也沒有煮好，這樣煮法我也會，甚至比他煮得更好……”

“他們不是炊事員。”迪米特爾对上尉說。“利切夫把自己的人安插在廚房里了。在連里有一個真正的炊事員，他在多瑙河輪船上做過好幾年飯。他願意在這裡做飯，可是中尉沒有用他。”

“除了伙食以外還有什麼？”

戰士們又一語不發了。斯托揚紅了臉，結結巴巴地用一種不肯定的聲音說：

“我也要說件事，上尉先生。是关于郵件的問題。從家里來的信和包裹到得很不正常。”

“你家里根本就沒有信給你！”班代拉意味深長地脫口說。阿列克西立刻發怒了。

“不要欺侮小伙子，聽見沒有！你一開口就講不三不四的話。”

連長用鉛筆敲了几下桌子，後來就對斯托揚說：

“接着說下去，同志……”

“关于信的問題，沒有別的可說了……情况就是这样，經常接不到信，战士們都不安心。我想，信件問題对战士們的情緒是很重要的……在我們这里，不單是信件到得很迟，甚至还会遺失……我覺得，要是能換一个邮遞員……”

“誰是邮遞員？”

“是迪紹。”阿列克西說。“是一个索非亞的流氓……我总是認為：他和連長串通在一起搗鬼……”

“整个一套！”曼奈夫上尉想。“利切夫占据了各个重要的职位——連軍需官、炊事員、邮遞員……”

“还有什么呢？”他高声問。

班代拉不再咬手指甲，把手指在馬褲上擦干淨，委屈地說：

“不发給我們薪金，上尉先生……从我們到这里以后，還沒有領过半个盤鳩<sup>①</sup>……我們連給家里寄一張明信片的錢都沒有……”

“別提你那明信片吧！”——迪米特尔打断了他的話，“我們連買一小塊胰子洗个澡的錢都沒有……我們从保加利亞出發以后，他們就沒有發过胰子給我們……”

“別的連發胰子嗎？”

---

① 盤鳩是匈牙利的旧幣。

“当然，别的連什么都發……胰子，皮鞋油，刮鬍子用的刀片……”

立刻，每个人都想起一些事情：沒有理髮师，不經常領到紙烟，从保加利亞送来的慰劳品也分不到手。曼奈夫上尉耐心地听他們講，不时在小筆記本上写些什么，可是感到自己漸漸被一种無限的激怒包圍了。他抬起头来。蔡諾坐在椅子上，腰挺得筆直，上尉从他那皺着眉头的臉上看出，他也激怒了。

“別再說些鷄毛蒜皮了！”蔡諾急促地說。“还有許多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呢！”他激动地向連長說：“上尉先生，最糟的是連里根本沒有紀律。利切夫中尉不关心战士，也不要求他們遵守紀律。問題是在战士偷了东西时，不該为他辯护，而应当处分他們。战士們不給他行礼，他就裝着沒有看見。这是軍官嗎？战士們整天無所事事，心已經完全散了。一旦叫他們操練起来，你看看他們会多么緊張！按日程表規定，我們該有操練和战斗練習時間，可是誰也不来教練我們。明天就可能要参加战斗，可是战士們已經把最普通的东西都忘記了……我看到他們这样在村子里游游蕩蕩，心中实在生气。我在第一軍里呆过，可是这样的怪事還沒有看見过……我在这里簡直难过死了。”

他厭惡地一語不發了。

“嗯，这就有些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曼奈夫上尉



說。“但是这也沒有說明問題。沒有紀律！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沒有皮靴嗎？还是因为你們沒有領到香煙？……这些都不能算是使連弄到这个地步的真正原因。苏联的战士曾遇到过更艰苦的环境……你們都听到过关于列宁格勒前綫的情况。已經被包圍兩年多了——你們覺得怎么样？战士在战壕里餓死累死，衣服都在他們身上腐爛了，可是仍然不放德国人进去……我們的情况远沒有这样坏……”

“是这样，上尉先生，”斯托揚在別人的身后面羞澀地說，“可是我們的战士不能跟苏联的战士相比。他們是在不同的条件下成長起来的……法西斯主义毒害了我們的人民，使人变坏了，变得自私了，不关心政治……你怎么能希望这样的人有战士的覺悟呢……”

阿列克西自豪地看了自己的朋友一眼，好像要說：“你們看見沒有，这小伙子也会說話。尽管他是这样畏畏縮縮的。”

“正是这样！”上尉高兴地說，滿有兴趣地看了小伙子一眼。“可是，請你告訴我，同志，我們連里的战士和其他保加利亞連里的战士难道不是在同样的条件下成長起来的嗎？……当然是在同样的条件下成長起来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呢？……当然，你們所說的原因也不是沒有道理……我們要努力為我們連創造跟別的連一样的条件，但是你們想过沒有：这样一来我們

的連就会变好了？我看不会……战士们恐怕只会从饿肚子的廢物变成飽肚子的廢物——不会好多少！这就是像你們所想的，条件一样了——我們的战士吃的和穿的都跟別的連的战士一样。而按这位同志所說的，——他指着斯托揚說，——他們所受的教育也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不会变得跟別的連的战士一样呢？”

他沉默了一会兒，一个一个地緊盯着他們。

“你們正是在这一点上錯了：他們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其它連的战士已經克服了九月九日以前所受的教育的殘余影响，而在这里，在前綫，受到了新的战士教育。第二連的战士就恰是沒有在这种新的精神下受到教育，而我从你們的發言中，也沒有看出你們懂得这点。只有蔡諾在表面上接近了这个真理，但是連他似乎也忘記了：我們的紀律是自覺的紀律，不是用强力維持的紀律。这里根本就沒有过建立紀律的条件。問題的本質是战士的覺悟。我們的战士沒有意識到他們是在进行战争，更沒有意識到他們所进行的战争是如何偉大。自从你們在一起以后，連里的战士根本沒有受到过一点战士的教育。你們的前連長利切夫中尉首先应对这件事負責。你們不要以为他是一个不冒犯別人的不学無术的人……”

“他純粹是一个破坏者，上尉同志！”阿列克西激动地說。“我早就想到过……”

連長几乎是用生气的目光看了他一眼。

“你想到过，可是沒有相信他是个这样的人！要是相信的話，你一开始就会把这事告訴我了。我看，这是非常明顯的事——利切夫中尉是一个有意識的破坏者……”

“这是真話，同志們！”迪米特尔鄭重其事地、担心地肯定說。

其余的人都出神地默不作声。現在，当提出“破坏者”这个字以后，大家都感到一切事情是这样明确而簡單，都奇怪自己为什么过去一直沒有能發現他。連長看到蔡諾的臉色陰暗得可怕——他立刻知道蔡諾因为連队不好、被腐蝕、沒有紀律而多么痛恨利切夫中尉了。

“中尉故意使你們与世隔絕。他知道，这是可以影响連的最大的坏事。你們自己身为党盟員是比較安心的，因为你們知道苏联軍隊是什么样的軍隊，知道我們的党在祖国是个什么样的党。可是你們設想一下，如果你們处在一个对新事物沒有思想准备，甚至于对新事物一無所知的普通的單純的战士的境地，那該怎样？他看不到報紙，收不到經常的来信，得不到連長的关怀和鼓励，生活在迷雾中，处在一种經常的恐慌中——不知道在其它战綫和保加利亞都發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当他离开祖国的时候，正是新事物在發生，一切都在沸騰和变化的时候。現在他这样跟世界隔絕着，不知道家里的人

和家产都成什么样了，最重要的是，不知道我們这些党盟員怎么安排他的將來，不知道我們是不是有足够的力量去保护那个我們讓他去爭取的东西。你們怎么能要求这样的人成为一个好战士呢？即使他吃的穿的比誰都好，……我国人民是很好的人民……只要看到美好的东西，它是善于了解这些东西的，并且能够保衛美好的东西，可是問題在于：有人正拚命把美好的东西藏起来不讓第二連看到……利切夫中尉是知道他自己所做的事情的。”

“多卑鄙的傢伙！”班代拉气愤地喊。

“現在，也許你們已經明白了，”上尉繼續說，“你們向我控訴的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他掏出小筆記本来，又說：“你們看！还在保加利亞时，他就沒有管發給你們衣服的事，虽然当时有这种可能。他也沒有注意領取其它生活必需品，像軍用碗、飯盒、羹匙和許多其它重要的用具。在此地的庫房里也有足够的衣服可以分发给衣服最破爛的战士，可是並沒有这样做。不用真正的炊事員，而把自己的人塞到廚房里去。樟腦精鹽的令人生气的事情也是故意做的，目的是引起大家的不滿，虽然他知道：一袋鹽比你們所丟掉的菜要便宜得多。尽管如此，一个人絞尽腦汁，仍能把这些事情解釋成無能，可是，难道这样巧妙地使你們五个党盟員分散安置在村子的五个角落里也是無能嗎？”

战士们感动地看着他——对于这件事，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

“你们看到了吗，同志们，他知道谁能把他的计划打乱。如果我们再把没有发的薪金、胰子、皮鞋油、刮鬃刀、纸烟跟所有上面说的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事情也不是偶然的。那么邮递员呢？信件总是迟迟才到，而有些信件，像斯托扬所说的，甚至于遗失了。我们难道不能设想这是他故意迟送和销毁这些信件的吗？为的是在连里制造惊慌不安，不让战士们知道这些——所以选了自己的人当邮递员……”

“既然如此，上尉先生，”蔡诺激动地说，“为什么不想办法把他换掉？……”

曼奈夫上尉摇了摇头。

“事情不是这样容易的……对我们所知道的这些有关他的事情，他也许能够用什么办法来进行辩驳。我们必须找到一些确凿的无可反驳的证据。在这方面，你们一定要帮助我……我从我自己这方面想办法，让利切夫将来即使不能对我们有用，也至少不能对我们有害。至于涅伊科夫，我想，他并不是有意识地参加这些事情……”

“啊，决不会！”班代拉说。

“他只管搞到点东西吃。”阿列克西生气地说。

“不管是什么样的军官，我们都有办法对付。”上尉继续说。“重要的是怎样把这个士气低落的连改变成



一个优秀的模范連。我們的第一个任务應該是贏得战士們的心，取得他們的信任。这是你們最能幫助我的地方。我們必須共同考慮目前應該做的工作……”

\* \* \*

还在当天晚上就取得了第一个小小的成績。全連从隣村回来，曼奈夫上尉領他們到那里看了电影。天色昏暗，空气潮湿、寒冷。他們在一条連接兩村的松軟的路上行走，这条路穿过兩村之間的一座寬闊而稀疏的樹林。战士們穿着薄大衣冷得唏噓作声，踏着半融化的雪，常常滑倒，他們在黑暗中互相碰撞着，高声咒罵着。班代拉走在路边上，在霧里分不清樹干和战士們暗黑的影子。在他看来好像人和樹都在走动，并且在黑暗中互相碰撞着。冰冷的泥雪很容易透过了他那已經破裂的鞋底，每走一步就在腳趾中間發出不愉快的吱吱声。小風鑽进了他的衣裳，在他沒有来得及用手把面前的樹枝撥到一旁时，那些低矮的樹枝立刻就打在他的臉上。战士們的怨言穿过濃霧傳到他的耳中，他心里也在低低地埋怨着。整个晚上都給弄糟了。班代拉知道：連長对电影原抱着很大的希望。他想用这种方法来丰富战士們的生活，提高他們的战斗情緒。但是，因为別人把开演的時間通知錯了，所以他們只看到影片的末尾，而在黑暗中的、在泥雪中的、在寒風刺骨的濃霧中的这段归途使他們感到極端惱火，現在他們正在咒罵着，說出一些双关的話，

这些話与其說是罵这倒霉的环境，还不如說是为了表示他們对連長的怨恨，不希望跟他接近，不願受他的領導。

班代拉忽然插到队伍中間。“唱歌！”他难过地决定了。

“我要开始唱歌！”可是他并不想唱。他感到惡心、沉重，那令人难过的冷战已經把他的嗓子塞住了，另外，战士們还在黑暗中撞他，罵他，踩他的皮鞋。他終于嗽了嗽沙啞的嗓子，鼓起力气，高声地，不愉快地开始唱了起来。

正當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飄着柔漫的輕紗……

这首愉快的歌忽然湧进了他的心窩，激动了他，于是他就开朗地、全心全意地唱了下去：

喀秋莎走在峻峭的岸上，

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他身旁的战士忽然安靜下来——与其說是听他的歌，还不如說是大吃了一驚。这种安靜鼓舞了班代拉，他認為这是大家欣賞他的歌，于是就唱得更高昂、更起勁。走在最后几排里的迪米特尔听到歌声，仔細听了一下，認出是班代拉的歌声以后，就急忙到前面去。过了一会兒，在昏暗的左右搖擺着的行列里响起了两个人的声音。

勇敢保衛祖國的土地，

喀秋莎愛情佑護着他……

斯托揚、阿列克西和蔡諾也一個跟着一個地走到這兩個戰士的身邊。身材短小的圖書館員首先和上去——他用細而不穩的聲音唱，但是却把這首蘇聯歌詞唱得很准。而阿列克西跟其餘的人一樣，根本就和唱歌無緣，可是這次他也丟掉了平時一貫的酸相，開始隨着他們唱出不太準確的歌詞，最後蔡諾也不熟練地假裝哼哼着。他從來還沒有唱過歌。只有在他感到特別幸福的時候，才偶爾在心中試着唱，可是即使在这种時候他也覺得自己唱得不對。

在他們周圍的戰士，一個跟着一個開始和進來了。最初他們唱得很勉強，甚至不樂意，可是歌聲漸漸把他們吸引住了，很快地就全體唱起來了——有的用保加利亞語唱，有的用極不準確的俄語唱。在黑暗中，從寂靜的樹林里，傳出了不整齊的，却是開朗而愉快的歌聲。戰士們忘掉了寒冷和濃霧，甚至于忘掉了他們還正在生着連長的气，現在都全神貫注地唱着歌。全連已經不是在泥濘的路上搖搖擺擺了，而是不顧雪和水窪，都按着歌的拍子前進着。

曼奈夫上尉在一旁興奮地大步走着。“開始了！”他想。“慢慢地……用歌聲、用好話，總会把戰士們的心贏過來！無論如何，也要完成今天大家想出來的一切

事情。”

\* \* \*

清晨，曼奈夫上尉突然来到連軍需官的房里。这位中士正在准备吃早点。桌子上除了最普通的战士吃的食物外，还擺着砂糖、黄油和香腸——这些都是在前线很少见的东西。上尉停在屋子中间，皱着眉头看着桌子上的东西。

“您从哪里弄来的这些东西？”他直率地问。

中士的腮帮子，刮得很仔细的臉脹紅了。

“家里人给我寄来的，上尉先生！”他敏捷地说，眨着金黄色的睫毛。

“連匈牙利香腸也是从家里寄来的吗？”

“香腸是我在这里买的。”中士回答说，他脸上的表情是那样地诚实和坦白，使人不由自主地怀疑这种坦白。

上尉用眼睛打量了他一番。

“从你们到这里以后就没有发过薪金，您哪儿会有钱呢？”

中士失措了。

“我把发的纸烟卖掉了，上尉先生……为什么您不坐下来啊？请吧……您请坐！”他敏捷地把椅子送过来。

“您知道不知道我现在是从厨房来的？您怎么竟会让他们用这种盐做菜？”

中士天真地看了他一眼。

“請您不要裝出那樣一副天真相！鹽的報廢要由您來決定。”

“利切夫中尉不許報廢，上尉先生……”

“您听着！”軍官說，在他的話聲里有一種令人戰慄的音調。“看起來你們是互相推託……炊事員叫我到您這裡來，您又把罪過推到利切夫中尉身上，他一定會讓我回到這裡來。我已經不想再跟你們開玩笑了。您立刻把鹽報廢吧！不用等任何許可……還有一件事……連里有一個真正的炊事員——格里果爾。您知道他，是嗎？”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炊事員，上尉先生。”中士用一種無限驚訝的語氣說。

為了使自己不再生氣，連長裝着沒有聽見。

“您要立刻讓格里果爾來替換原來的炊事員，要由格里果爾自己選一個戰士做他的助手……還有胰子呢？為什麼到現在您還沒有發胰子？……”

“我剛想今天發，上尉先生……”

“好，那就算我是來提醒您的好了。”連長諷刺地說。“也把你所有的軍用碗和羹匙發了吧，把廚房里的飯盒也換上新的……”

“是，上尉先生……”

“現在，請你把庫房里所有的衣服都預備好。”上尉說，然後朝着屋門走去。



屋外，雪已經連續三天不停地在融化着。街上的水窪閃爍着太陽的光芒，可是在街的兩旁，在圍牆的陰影下，那齷齪的半融化的雪堆，不顧早春的來臨仍舊殘存着。在农家院子里，母雞咕咕叫得令人耳朵都聾了，餓得飽飽的白鵝喧鬧地扑打着翅膀。在附近的圍牆里，有人在劈柴，斧頭的砍击声响遍了整條街。忽然傳出一聲刺耳的尖叫。上尉踮起腳尖，從圍牆上面看見一位老太太用力地在銅盆里給一頭小白豬洗澡。受驚的小動物拚命想掙脫，扭動着腦袋，從他那塗滿胰子的鼻子和嘴中不斷發出令人心碎的尖叫。上尉笑了。戰爭是戰爭，可是小豬還一定要洗澡。

在連部辦公室前面的長凳子上坐着一個沒有刮鬍子，穿得非常破爛的戰士。他背靠着牆，把兩只穿着破皮靴的腳伸到小路上，朝着太陽懶洋洋地眯着眼。他那純樸的、天真的、好心腸的面孔是泥褐色的，這是最辛苦的農民才有的顏色。他看見上尉以後，就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心虛地等着。

“上尉先生……”

“你為什麼不敬禮？”上尉打斷了他的話。盡量作出嚴厲的樣子。

戰士立刻把手舉到軍帽邊上。

“戰時還要敬禮嗎？”

“當然……怎麼能不敬禮呢？”

“可是，中尉并不讲究这些……有人给他敬礼，他连看都不看……”

上尉的眉头略微皱了一下。

“您是等我吗？”他问。

战士侷促不安地把军帽放正。

“哦——，我说上尉先生，我想向你控诉一件事，可是不知道你是不是会关心我……我对中尉也说过，可是他把我赶出去了……”

“说吧，什么事？”

“我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他们都叫我蛤蟆，上尉先生。”战士哭丧着脸说。“没有人叫我里斯托，而全都叫我蛤蟆……蛤蟆……里斯托蛤蟆……我已经听烦了……我在这里还有同乡，他们会在我们村子里传开的……你能不能告诉他们让我安静一下？不然，要是真有一天我忍受不了，我可就不知道会干出什么来……”

“唉，你呀，里斯托，这样不能解决问题！”上尉笑着说，可是当他看到战士的嘴唇在抖动，两眼充满泪水时，便把笑容收敛了，同情地拍着他的肩膀。“不要着慌，我们要想办法……你今年多少岁？”

“三十。”里斯托哼着说，从衣袋里掏出一块骯髒的小毛巾，不好意思地用它擦了擦眼睛。

“唉呀，三十岁的男子汉还哭……你将成一个什么样的战士呢？我说里斯托？”

“我……”

一个念头很快地掠过了上尉的脑际。

“听着！”他说，“你愿意当我的通讯员吗？”

“谁——我？”战士不相信地看了他一眼，接着他那生着密密麻麻的鬍子的脸满意地红起来了，他急忙地说：“啊，当你的——为什么不成？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了。我能干这些事。我从地里回家后，能和面，会做肉汤——什么都会……”

“你是光棍吗？”

“什么——光棍！我结过婚了，还有孩子呢……就是因为我的老婆托多拉有些懒，所以我还是个穷光蛋……就是这样，在一个家里，要是女人不好好干……”

“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我的大女孩很快就要满十三岁了……我们结婚的时候，我才十七岁，托多拉那时二十二岁……”

“好吧，你下午到我的房子里来见我……对于那件事，你不要着慌，我将努力帮你忙……”

曼奈夫上尉看见两个军官都在连部办公室里，感到很惊奇。曼奈夫进门的时候，涅伊科夫中尉热诚地向他敬礼，而利切夫只勉强地在自己的坐位上略微欠了一下身。屋子里已经打扫干净了，炉子生得暖暖的，桌子上那张涂脏了的纸也已经换上新的了。上尉在跟战士谈话以后的高涨情绪立刻就不见了。他不知道是什么使他

更生气——是利切夫的厚顏無恥的面孔呢，还是涅伊科夫的那种热心的样子，这付样子使他不能对涅伊科夫采取他已决定采取的严厉态度。在谈到一般的事情时，上尉还能隐藏住自己的怒气，可是当谈到薪金时，他又提高了声调。

“你们对我说什么，你们已经采取步骤了！”他发火了。“战士们根本没有领到任何薪金，这件事情充分说明……”

利切夫中尉想打断他的话。

“我不是已经向您解释过了吗，我没有过错……会计经常把发薪表退还给我……”

“那么看起来，是您没有把发薪表造好……反正您是什么过错都没有的……能一连三个月还没有准备出一份名册来，那怕只是个形式也好……”

“对不起，上尉先生，这不是我唯一的工作……”

“您所有的工作都是这样，中尉……您给战士们吃了整整一星期的樟脑精，这又怎么解释呢？”

“什么樟脑精啊，请问？”利切夫轻率地屈身问。

“您自己知道我是指什么说的……指盐……”

“噢，难道您也想关心战士们吃的盐吗？……这是连军需官的事……”

曼奈夫上尉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

“我早就知道您会这样回答我。”他开玩笑地说。

“但是請您自己想想，連軍需官明明說，是您下令不許報廢這些鹽的。”

利切夫中尉怒得面色發白。

“當然嘍！”他抿着嘴唇說，“我不會掏自己的腰包去付鹽款……”

“跟您就不能嚴肅地講話！”連長把手一揮說。

“剛說定了一件事，接着又換成另一件了……還是請您把全連召集來，在庫房前面站隊吧……”

“為什麼在庫房前面？”中尉懷疑地問。

“我要把您直到現在還沒有發的那些衣服發給戰士們……”

利切夫中尉剛走到門口，忽然又停了下來，向后退了几步。

“前天不是對您說過了嗎？這些衣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儲備！……這些衣服沒有團部的命令是不能往下發的。”

“我不能在戰士們沒有衣服穿的時候等待命令。”連長堅決地說。

“好吧，就讓他們站隊！”利切夫冷淡地嘟囔着，“我可不負任何責任……”

利切夫出去了，用力關上門。曼奈夫上尉直到這時才想起涅伊科夫中尉也在这里，他一直在屋角的爐子旁邊站着。

“上尉先生，为什么您不向团部请示批准？”涅伊科夫不安地問。

連長沒有立即回答他。

“因为，”他說，“在最好的情況下也要拖我一个月……可是事情，正像您所看見的，是不能再拖延了……”

“也許这会給您惹起些是非……”

“那可不知道。我已經不能再等了。”連長聳聳肩說。“可是請您听着，您也應該做一件事……現在我要把新衣服發給二十来个人……您首先要找一个洗澡的地方，不論什么样的地方都可以，好讓他們在穿新衣服以前洗个干淨。另外，您还要找一个比較寬敞的地方，把它改成一个浴室。清楚了嗎？”

“是的，上尉先生。”軍官点着头說。

“到中午一切都要准备好……”

曼奈夫上尉看見全連已在庫房前面排好队了。他命令中士把东西拿出来，接着就面对战士們，从排头到排尾看了他們一遍。直到現在他才了解到他的任务是多么艰难。他感到，他們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不照顧到，因为这样一排起队来，所有的人看起来都是同样地褴褛，全穿着同样破爛的皮靴。这件原来他以为十分容易的工作，一共用了將近两个小时。現在該發皮靴了。上尉慢慢地走过战士身边，注意看他們的脚。就这样，不看他們的臉，他把那些鞋穿得最破爛的人挑出来，輕輕



地做了个手势讓他們走出队伍。二十八，二十九……

“三十！”他大声地說出了最后一个数字。“不少了。皮靴只够二十五个人穿的……”

“現在从所挑出的三十个人中，一定要讓五个人回队。誰呢？”他焦急地想着。沒有一个人，那怕是一个人也好，能够不予照顧。上尉抬起头来面对着战士們，憂慮地用目光扫視着他們。当他在这些人之間望着斯托揚和班代拉的高兴的面孔时，他想：“这就是那些領不到皮靴的人。”

“你們那里——那兩個人出来！对！你和你……”

斯托揚的臉脹得通紅。班代拉起初不知是怎么回事，也不知怎么是好，后来很遺憾地看了斯托揚一眼；斯托揚也回看了他一眼。还多三个人！上尉在里斯托——蛤蟆的面前犹豫了一会兒，里斯托親暱地向他做了一个手势，后来上尉就走过去了。曼奈夫犹豫了許久之后，便在挑出来的人群中把最后三个战士叫出来，接着轻松地嘆了一口气。以下的事情就进行得快了，發軍大衣时，好像都沒有那么多人要了。暖和的太陽在天空發着光芒，殘雪在融化着——战士們也知道，新的，还没有穿軟的軍大衣很难疊起来，放在背包上怪难看地凸出来，而且不容易攜帶。發胰子在队伍里引起一陣快乐的騷乱。骯髒的，好久沒有洗澡的战士們，以那样一种預想不到的，簡直是女性的貪婪心情，一股勁向着那綠色

的胰子塊湧去，好像不是在發劣等的粗胰子，而是在發整盒整盒的糖果一樣。

“您看見沒有？”連長皺着眉頭說。“真是如飢似渴地需要胰子，請您看看！您怎么能容忍這樣的事情！”

中士看見利切夫站在一旁，便很謹慎地默不作聲。  
上尉又對他說：

“請您注意在戰士沒有洗澡和沒有換內衣以前，可不要讓他們穿新軍服。”

“明白了，上尉先生。”中尉趕忙立正說。

曼奈夫上尉故意路過戰士們的廚房，為的是檢查一下新炊事員是否已經工作了。一個身材十分短小的戰士正在冒着熱氣的菜鍋旁緊張地走來走去，他的臉看起來是累得那樣愉快，是那樣沉醉在飯菜的香氣中，使上尉一看就知道他真有兩手。炊事員看見自己的連長，便直起身來，手里拿着冒氣的鍋蓋。曼奈夫上尉過去曾經幾次看見過這個个子十分矮小的、干癟得像劈柴一樣的、在連內軍銜最低的戰士，他當時還奇怪怎麼會把這樣一個小个子征到軍隊里來。

“大家說你是一個好炊事員。”連長悄悄地說。

“你的同志們都這樣誇你……那麼就讓我們來看看你怎樣給全連做飯吧！……”

矮个子戰士的臉滿意地發着光彩。

“做飯的材料有点差勁，上尉先生。”

“技巧就在这里——用这样的材料做出可口的菜来……这样才看得出誰是真正的炊事員，誰現在还在学这門行業……”

“我是專門燒魚的，上尉先生……那是我最拿手的……你要什么样味的魚我都会給你做——你总能區別出味道来。即使是从养魚缸里撈出来的金魚——我也能做成菜……”

“那么战士們喝的肉湯会不会做？”

“决不会丢人，上尉先生……”

曼奈夫上尉親熱地拍着小个子战士的肩膀，接着就吃午飯去了。因为沒有其他更合适的地方，軍官食堂就占用了鄉村電影院的放映廳——那是一个狹窄的，有一股怪味为他認為多擦是不必要的。里斯托支起胳膊，接着又从椅子上站起来，用一副心中有愧的目光等待着。在他的右手里露出一塊掉渣的干麵包。

“早点吃得真早啊，里斯托！”上尉笑着說。

“別提了，上尉先生，我今天挨了餓了……”

連長驚訝地看了他一眼。

“什么？你不喜欢今天的肉湯嗎？”

“我跟你說什么好呢？上尉先生。”战士羞澀地搔着头髮說。“他們把肉湯給我盛到碗里后，我立刻就倒掉了。我里斯托还没有这么糊塗去喝樟腦精湯……”

“唉，你看！”

“可是問題在这里，上尉先生，今天的湯里並沒有樟腦精。后来战士們說——湯实在是太棒了，这样的湯甚至于別的連都沒有做过……可是我不是把湯倒掉了嗎……我也不能再把湯从地上拾起来了……以前战士們也是这样把湯倒掉了，而这次他們都先嚐了一小口。我連一口都沒有嚐……”

“那就是說大家喜欢今天的湯？”連長高兴地問。

“怎么能不喜欢呢，上尉先生，大家都說——湯实在太棒了。新炊事員第一次做飯就顯露出自己的本事来了。这兒的長廳，地板已經腐朽，窗戶全都釘死了。銀幕的黑框还掛在牆上，而那塊白布，当然早就不見了，因为炊事員們把它縫成做飯用的圍裙了。屋子里面發散着濃厚的霉味、酸味和那种在前綫吃的油膩的、辛辣的菜味，上尉很快就把午飯吃完了。最使他不愉快的是利切夫的那一伙人，他們都是些頭髮梳得亮光光的、不知在忙着什么的、十分囂張的年輕軍官，用着高傲的目光看着別桌的人。有时他感到，利切夫用目光把他指給他們看，然后，他們大家都笑了起来。过了很長的时候以后，他們才偶尔用冷漠的目光看着他，后来又重新在他們臉上慢慢顯出嘲弄人的微笑。他沒等到那索然無味的罐頭李子果汁送来，就气憤地出去了。

可是他出来以后心情很快就平靜下去了。太陽在明

淨無云的天空光輝地照耀着，在晒干了的紅屋頂上冒着白色的水汽。兩個膚色紅潤，臉龐寬闊的匈牙利婦女在牆外高声講着听不懂的話。她們高声談話的聲音使一隻公鷄惊惶地抬起牠那滿綴紅鷄冠的头，很快地咕咕叫起来。在他的住宅前面，他的新通訊員穿着新軍大衣正舒服地坐在那塊不干淨的擦鞋墊上等着他。在軍大衣的底边下面露着黃色的皮靴，顏色只塗到胛骨处，一定是因为鞋油不够，或者是因为这是窮人的运气，上尉先生，运气好容易臨到你头上，可是就因为你头脑簡單又把运气給扔得远远的。”

后来，里斯托在屋子里收拾东西时，忽然抬起头来，偷偷地看了連長一眼，悄悄地問：

“你真的是共產黨員嗎？上尉先生。……”

“干什么？”連長笑着說。“这不好嗎？”

“哼——，不，不……为什么不好呢？”战士不知所措地結巴地說。

他心不在焉地在屋子里干活，后来又走近連長的身旁，很信賴地对他小声說：

“我跟你說实話，上尉先生，我因为这个思想而吃过苦头……”

“你說吧！”連長笑着說。“你仔細講吧！”

“那是在一九三二年，我剛剛結过婚……正鬧什么选举，我就跟別人一起……我还記得我把什么选票帶到

布乔夫奇去，后来把我们扣在村政府地下室里。我们在那里呆了兩天，到第三天，誰也不知道为什么，把別的人送到城里去了，而把我拖上楼去見村長。这时，上尉先生，村長是一个强壯有力的漢子，他可以一拳打死一头小羊……最先他給了我兩個耳光，我的耳朵就鳴叫起来了，接着他喝道：‘你放棄共产主义不？’‘我放棄！’我喊。‘你要放棄，’他喊，‘不然就把你的骨头打成粉末。’送我出来时，又給了我兩個耳光，这就……后来我就不敢再搞政治了……”

过了一会兒，連邮遞員迪紹奉命来了。到現在为止，上尉在連里还没有遇見过他，于是好奇地望着他。这个战士身材矮小，穿着軍官的皮靴，戴着歪在一边的軍帽。他的嘴脣發紫，兩眼不停地轉动着，好像就不能片刻把目光固定在一个地方。他的右眼皮搭落在眼睛上，看起来有些滿不在乎和高傲的样子。

“你听着，”上尉一边仍旧看他，一边慢慢地說，“战士們埋怨說信件到得很不正常……这是眞事嗎？”

“不是……这是眞的，上尉先生，可是我們有什么过錯呢……邮件是用大卡車穿过整个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运来的，所以才耽誤了。而在渡口又常常發生堵塞現象，有时軍隊要一連几天地等着过河。”

“可是，有时信件根本就到不了战士們的手里，这你又怎么解釋呢？常常干脆就是遺失了……根本就沒有



了……”

“这我可不知道，上尉先生……有时，真的，是丢了……从保加利亚到这里路太远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一个星期以前，就有一辆邮政卡车翻到多瑙河里去了。连司机也没有捞上来，信件也没有……全完了……”

“好吧……就算卡车落到河里过一次，可是信件经常丢啊……”

“那我可不知道，上尉先生……我不相信会经常丢……”

“你在收到信件时，看不看信封——有谁的，没谁的。”

“根本不看，上尉先生……我干吗要看呢——我直接把信件放在皮包里……”

“说谎！”连长心想。“最无耻的说谎……”

“你把信件交给谁？”

“交给利切夫中尉……”

“是这样……他是立刻把信件发下去呢，还是在他那里积压着？”

“我不知道，上尉先生……我哪能看连长在做什么呢……”

“为什么从你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上尉最后发火地说。“你在这里跟在派出所里受审问不同，我是作为你的连长善意地问你

的。”

战士沒有回答。他的眼睛仍旧不安地望着連長的面孔乱轉。

“我估計，”曼奈夫上尉接着說，“信件是在連部辦公室的某个地方丢了或被偷去了。那里一定从来都不上鎖……”

“我根本不知道，上尉同志。”战士頑固地回答。

“哼，你又是不知道！別的連經常收到几种日报。为什么我們連到現在还从来沒有發过任何报纸？看起来，在所有的邮遞員中，你是唯一沒有收到过报纸的！”

邮遞員的那个搭落在眼睛上的眼皮更加垂下去了，他的臉也略微有些变色了。

“完全不是，上尉先生……有的时候我收到过……”

“有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一星期几次？”

“有几次……”

上尉生气地看了邮遞員一眼。

“你在搗什么鬼？說准了！”

“一星期兩三次，上尉先生……”

“好吧，我会查出来……就算这样，战士到現在还从来沒有一次在收到信件的时候一起收到过任何报纸，这你怎么解釋呢？”

“我不知道，上尉先生……”

“够了，你可以走了！”上尉冷淡地说。“从今天起你就不是邮递员了……你要把职务交给阿列克西……”

曼奈夫上尉没有预料到他的最后几句话竟会使邮递员这么大吃一惊。他惊讶地看了上尉一眼，无援无助地张开了嘴，又闭上了，最后，他手里紧握着满是皱纹的军帽，顽强地说：

“您为什么把我免职，上尉先生？我是凭良心工作的啊……”

曼奈夫上尉不再理睬他，低下头去开始在笔记本上写什么东西。战士犹豫不决地转过身去，迟疑了一会儿，好像在找能为自己辩护的话似的，后来带上军帽，便悄悄地出去了。可是就在当天晚上，在跟利切夫一起写好连的彙报后，曼奈夫上尉才深深相信刚才跟邮递员所进行的谈话是多么草率和根本没有考虑周到啊。利切夫中尉镇静地、毫不恼怒地迎接着曼奈夫的进攻，慢慢地、深思熟虑地回答曼奈夫的问题，曼奈夫忽然觉得在他的两眼的深处蕴藏着一种不可捉摸的、暗藏的嘲笑。他不否认第二连跟其他连一样也收到报纸。邮递员的确是凭良心地把他收到的一切都交给他了，连长撤掉他的职务的决定是根本不公平的。

“那么您为什么不把报纸发给战士们呢？”曼奈夫问，他预感到事情有些不太妙。

“我当然把报纸发给他們了！”利切夫吃驚地揚起眉毛說。我給自己和涅伊科夫上尉留下一份，其余兩三份就分發給战士們了……”

“發給哪些战士？”連長皺着眉头問。

“当然是發給連里的战士了……”

“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那一定是因为您沒有很好地檢查，上尉先生。”利切夫說，連長又重新感到在利切夫的眼睛深处閃爍着一种不可捉摸的嘲弄人的火焰……

“我怀疑您所說的話！”曼奈夫憤怒地說，接着他立刻明白了：这样憤怒不会有別的作用，只会使自己陷在孤立無援的境地。“您發給誰了！至少您可以告訴我几个名字啊！”

利切夫中尉靠向椅背，粗声粗气地嘆了口气。

“上尉先生，我要是不知道您的脾气，那我早就感到大大地受到污辱了。这些怀疑都是为了什么呀？我当然記不得把报纸發給誰了，可是您一問全連，您就会完全清楚……”

等到上尉很快地想到了从什么地方能找到对方的弱点时，利切夫躬身向前，如受暗伤地說：

“可是，上尉先生，請您問全連，請您原諒，不要只問那几个可能是……心怀怨恨和抱有惡意的人……”

曼奈夫上尉皺着眉頭看了自己的副手一眼，並沒有答話。他對這一切都立刻清楚了——郵遞員預先通知了自己的庇護人，而利切夫中尉從自己這方面又採取了迅速的措施。假如明天向全連問關於報紙的事，有幾個受到利切夫中尉囑咐的戰士就真的會回答說他們收到報紙了。還有比這個更容易更簡單的事嗎？儘管如此，整個這件事情還會有這樣一個唯一的好處，就是至少可以知道在連里誰是利切夫的親信。連長差一點露出了笑容，低下頭去看着彙報。無論如何這個好處也不算小——一點也不算小。

曼奈夫上尉走出連部辦公室，很疲倦，頭感到很沉重。已經是黑夜了，但是，那一輪明月還在屋頂上發着寒光，街道看起來非常明亮。有幾個戰士從他身邊走過，在黑暗中認出他來以後，立刻向他敬了禮。他幾乎驚奇地回過頭來——昨天他們在白天還不敬禮呢，今天在黑暗中却敬禮了。這些是他的連里的戰士——上尉不但從他們的吱吱發響的皮靴認出了他們，而且也从他們的軍大衣認出了他們。他笑了，輕盈地向前邁着步子。他忽然覺得這個深夜幾乎已經是春夜了——涼爽而不寒冷，在黑色的天幕上點綴着許多明亮的星星，天幕下面是明亮的屋頂，窗戶的玻璃反照着月光，到處是修長的、黑色的陰影。從那或明或暗的遠處，隱隱約約地聽到偵察機輕輕的嗡嗡聲，接着完全消失在深夜的寂靜

里，后来声音又加强了，好像一只夜鳥在自己的攫取目标上打轉，盯視着那寒冷的明亮的原野。在公路上轟轟地开过一輛沉重的大卡車，卡車的大灯在远处只發了一瞬間的亮光。一个只穿着內衣披着軍大衣的战士，从一間屋子里走出来，輕輕咳嗽着，好像还在睡夢中，蹣跚地穿过院子。后来，街道就完全沉寂下来了——在那被月光照亮的街道上，只剩下了黑影，在远处只剩下了那些枯樹的側像。

曼奈夫上尉滿意地回到了自己的住宅。沒有几天，对这間窄小的四壁空空的小屋子，他已經感到非常熟悉，非常可爱了。在他的兒童时代，他曾几次在假期里跟他祖父一起住在一个巴尔干山下的小城里，从那时就留下来这个弱点——怕住四壁空空的、矮小的、抹了許多石灰的、發散着新油漆味道的、門几乎是四方的、鋪着黃色的寬地板的小屋子。总的說来，他虽然喜欢跟人們接近，可是在夜里却爱好独自一人任性吸煙，讀随手抓来的書报，想他所要想的事情，不在乎是否有人在看着他的臉。可是，这天夜里，他疲倦了，决定要躺下安睡，不想再点那盞發臭味的、燻黑了的油灯了。在他脫上衣的时候，他偶然望了一下那被月亮照得微明的桌子，看見在桌上放着一个又窄又長的女人用的信封。一封信？还没有人知道他的前綫地址，誰能給他写信呢？他向前走了几步，詫異地拿起信封来，立刻便从那些粗



大的、写得很不熟練的字跡認出是他妻子的一笔女孩子气的、还没有定型的字。

等他把灯点上，他才驚奇地發現他的心跳得快了，激动起来了，不知怎么好了。真的，在他度过了十年的平靜的、安稳的、正常的家庭生活后，还会这样激动实在使他感到有些奇怪。在这些年代里，他們也有不少次曾分开过一兩天或者是一星期，可是——多么奇怪啊，——他想——在那些短期的离別時間內，还从来没有写过信呢。只是在他服預备役的几个里，他給她写过一些明信片，而且也收到过同样的明信片，上面有几句写得很認真的含蓄的話。現在忽然——是一封信！——而且还是在她还没有知道他的地址时写的，这封信一定是託哪一个到自己部队来的軍官帶的。难道会發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嗎？他的手指迅速把信封撕开，他一眼就把整篇信都看了。沒有——沒有坏事，沒有可怕的事。她写道，她很好，很健康——除了稍有一点咳嗽以外，什么事都沒有。这几天她穿上了她的高統橡膠套鞋，可是——多么糟糕啊！——他們給她黏上了一副紅鞋底，現在他簡直不好意思穿了。吃的已經很不錯了——昨天收到她母親的一个邮包，里面有面粉、猪油、一点猪肉和一些其它的东西。这样，总的看来，她很好，他不必，一点也不必为她不安。

“我在沒有收到这封信时也未曾不安过！”他难过地

想，虽然他在信的字里行间好像看到那双红底的高统橡胶套鞋的形象，但他仍旧继续读下去。这双套鞋还是在他们刚结婚不久穿过的，最近几年他连想都没想过再给她买双新的。忽然，在信中的平静语调里，蹦出一些奇怪的字和出乎意料的话：“亲爱的，我万分为你不安，我的一切恐惧都来自你那倔强的、不易改变的和不大大开朗的性格。我早就知道，你只要一干起什么事来，就把全副精力都用上了，你是从来不会用这样的精力来照顾一个人的，而且在你没有以最好的成绩把它完成以前，你是不肯罢休的。只要你能做到，这也许是很好的，实在是很好的，可是在战争中，这却是可怕的。最优秀的、最忠于自己职守的军官常常为了自己的热诚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我知道，要求你不要尽你的本份去忠于职守是卑鄙的事情，可是我请求你要更注意一些。要保护你自己，照顾你自己！你知道，我从来也没有为任何事情请求过你，可是你能够想像到假如你不回来，我的生活就会陷入一个多么可怕的孤寂和黑暗的境界啊！因此，我急忙寄给你这封信——但愿这封信不要在事情已经晚了的时候才到达你那里……”

他不由自主地把目光移开信纸，望着窗外沉思着。倔强的，不大大开朗的性格！“我的性格真是这样的吗？”他诧异地想着。我真的是把我的全副精力都献给了需要的每一件工作了吗？他并不知道这个，而她知道！

他立刻感到，好像看見她了——十分消瘦，十分蒼白，也許甚至于比他还高一些，瘦瘦的匀称的双腿，長長的脖子，头垂在脖子上面，頭髮并不是永远梳得很整齐。她怀念着他，而且了解他——可是他了解她嗎？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嗎？他的目光又重新回到信箋上。

“还有，親爱的，”她繼續在信里写道，“我覺得，你对人的态度过于固执和嚴厉，不善于跟人們相处，不善于等待。在战争中，这种性格几乎不是很有好处的。我很怕想到：你將要到处都会被無數冲突和怨恨包围起来，而且就这样走上戰場。你这样固执和冷淡，誰会想到你，誰会保护你啊？我知道，你会把这个称为原則性，但是善于灵活地对待人是跟原則性互相矛盾的嗎？你是不慣于而且討厭那些生活細節的，但是假如你不善于团結你的副手，我想，去管理那么多人对你來說就会十分困难了。”

沒有几行，信就忽然結束了，好像她自己也被那些在他們之間从来沒有写过的字嚇住了。他机械地把信放在衣袋里，开始慢慢地在屋子里徘徊。在他的許多不习惯的、混杂的想法中，那双紅膠底套鞋的形象越来越頻繁地出現在他的腦际，他有生第一次感到一种痛苦的、沉重的、真正的內疚。当然，根本不是指的套鞋問題，而是指的：从很多年以前，他就沒有再仔細看过她——她和她的需要，她的思想和那些使她激动的感情。她好像

那双套鞋一样被遗忘了——她怎样生活过来的，她有什么心事？他想：事情永远是这样，跟我們最接近的东西，正是因为跟我們最接近，却好像是最不熟悉的东西。也正因为在这整个一段时期內，她跟他是那样地接近，他已經早就不再看她了，早就把她忘記了，正像一个人不再从鏡子里看自己的面孔一样。她老了嗎？她变样了嗎？这些他連現在也不知道，而她知道关于他的事却多得多了——甚至于連他有倔强和不大开朗的性格，他对人的态度很固执，很嚴厉都知道。

他在窗前停下来。月亮已經隱藏在楊樹后面，街道現在也已經消失在沉靜的黑影中了。如果在这个后方，在某个匈牙利商店里看到一双好看的、女用套鞋該多么好呢！他一定会立刻把这双套鞋買来，用邮包寄去。当他想像到她在拿到这件出人意料的礼物时的那副吃惊的面孔和那双激动的眼睛时，他就黯然地笑了出来。她会比看到任何信和字都更能明白前綫的情况。

他在入睡以前很長一段时候，都在想着：他挨家跑了許多匈牙利商店，跟售貨員爭論了許久，并且說服售貨員們給他拿出那些屯积起来的貨物，后来縫好邮包，仔細認真地写上姓名住址，親手交給了軍邮。只在一切都准备好了，即將冥想那遙远的索非亞时，他才忽然想到，他甚至連她穿的鞋的尺寸都不知道。不知道尺寸！这是一个多么荒謬的障碍啊！他疲倦地合上了眼睛，后

来就慢慢地进入深沉的、不平静睡乡。

\* \* \*

处理战士们的薪金整整用去了他两天时间。最后，团部会计员，一个头髮梳得很整齐很光亮、脸上净是疙瘩的部队职员——他无论什么时候都打嚏，总是用一个火柴桿别着牙缝——无精打彩地把连部薪金表收拾起来，给他数了一大堆占领纸币。上尉仔细地 把 纸币收到自己的皮包里，好像一块沉重的石头从他心里落下去了。到现在为止，在所有的实际困难中，这件事看起来是最杂乱，最难办的，可是，一切还是顺利地解决了。他很慇懃地跟会计员告别，用轻快的步伐走在满是泥濘的道路上。快到团参谋部时，团长忽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团长只穿着上衣，勋章和肩章端正地挂 在上面，他耐心地，几乎是踮着脚尖在窄小的路上行走。上尉收敛了笑容，两脚踩在泥里，给团长让路，恭敬地给他敬了个礼。团长在走过他身旁时，忽然盯着他那近视的小眼。

“啊，是您啊！”他说着，鬍子上下跳动着。“第二连现在怎么样了？”

“不错了，上校先生……”

“好，好！”上校点着头说。

可是团长并没有走过去，仍旧看着他，但是却有些不知所措，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似的，可是又犹豫不

决。

“我很高兴，上尉，”团长又开始说，“第二连已经找到自己优秀而称职的连长了，可是从您这方面说，您也应该耐心和小心一些……请您记住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要使我团里的军官都能在互相了解和尊重的气氛中生活……”

“清楚了！”团长走过去以后，上尉想。利切夫中尉已经找到机会和办法去诉苦了。可是值得玩味的是去了解一下他究竟是向团长本人还是向师长诉苦的，根据上尉的了解，利切夫和师长是老相识。也许副团长知道更多的情况，他决定到副团长住所去，可是这回不凑巧，少校到军部开会去了。很明显，利切夫中尉并没有沉睡，他在准备战斗，他一定正在上尉背后策谋着什么。曼奈夫上尉直到现在才诧异地意识到，在全连都在进步的热潮中，他忽视了自己的对手可能进行的防御行动。可是真的，利切夫能采取什么防御办法呢？他的一种办法已经清楚了——以接近上级长官来威胁他，不公正地诽谤他，歪曲他为全连所做的一切福利事情，他一定已经把这一切都向团长或师长说了。还有什么？也许中尉派了什么人在跟踪他——窥测他和什么人接触，准备进行什么措施，以及下一次打击从哪里下手。这是完全自然的——没有调查就不可能有任何成就，可是他自己却没有进行调查，一点也不知道他的对手的意图。利

切夫难道不会在什么地方给他个措手不及，冷不防地在他背上插一把尖刀嗎？

在供給站前只有兩輛馬車，正巧其中一輛要到他的連隊駐紮的村子里去，战士不友好地望望他，嘀嘀咕咕地說什麼車已經过重；后来他就忽然不見了，顯然是希望这位軍官放弃搭車的念头。曼奈夫上尉一点不生气地爬上了馬車，耐心地在車上等着战士。太陽舒适地晒暖了他的背，午后的薄霧在陽光中变成了金黃色，从平原上吹来不可捉摸的寒意，陽光像是停留在他的頭髮里和毛鬚鬚的軍大衣面上。四周的街道杳無人跡，大地完全沈在寂靜中，只有一只公鷄从远处的院子里沙啞地啼叫起来。在他的一生中也曾遇到过这样湿润的春天下午——在某个偏僻的小村子里的安宁的下午，那时他还是一个思想單純的好靜的人。在他綠色雨衣的口袋里裝着鋁制的小盒，盒里盛着魚餌。也有过这样的時候——那时沒有战争、沒有尖銳頑强的斗争——他安詳地坐在大車上，身后攔着背包和魚具，路也是潮潤的、樹被剛下过的一場雨淋湿了，空中飛过快速移动的碎云——很久了，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宛如隔世了。

那位战士終於从什么地方走了出来，車开始动了。所經過的地方就是他上次怀着兴奋而緊張的心情第一次坐上迪米特尔的馬車到連隊去时走过的地方。这里就是迪米特尔鞭打馬，給大卡車讓路的拐弯，这里是毀了又



赶修起来的小桥，再过去就是那一片剛剛發綠的田野，田野的远处被薄霧复盖着，呈現出淡灰色，被破坏了公路兩旁的田野里殘留着燒焦了的草根，一片褐色。战士依然垂头丧气，不滿意自己的同伴，毫不憐惜地打着馬。像第一回一样，車在不平的路面上顛簸着。离上回虽然只过了一个星期，可是上尉覺得好像已經过了几个月——發生了那末多事情，他也做了那末多工作。“倔强的、不易改变的性格！”忽然掠过他的腦际。难道真是不易改变的嗎？只过了一个星期，可是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他已經善于处理瑣碎的事务——軍用碗、彙报、薪金、战士的菜湯——而这些并没有使他感到是一种負担。“对人固执而嚴厉！”难道剛才他在战士几乎拒絕他上車时爭吵了嗎？他有助手，真正的好助手，他热爱他們，并且相信他們。是她不了解他呢还是他自己变样了？像上次一样，从对面曠野里吹来陣陣冷風，于是他拉起軍大衣的領子。好吧，战士，随你怎么打馬吧，上尉反正也要快一点赶回連队，到自己的战士中間去！他感到同他們在一起比同試驗室里的沒有生命的試管在一起更习惯得多，难道这是一个冷酷的人嗎？一个渴望和別人交往的人能說是冷酷的嗎？

不久，馬車进了村，漸漸慢下来了，曼奈夫上尉从車上就看到，在連队的庫房附近聚集了一大堆战士，他們坐在院里的劈柴堆上，好像在注意听什么，上尉輕輕地

从車上跳了下来，走近他們。坐在边上的战士們看到他以后，說了句什么，接着从人堆里鑽出了蔡諾灵巧的身軀，他利落地喊口令：

“起立！向右看——齐！”

“出了什么事嗎？小伙子們！为什么聚在一起？”  
上尉問。

直到这时他才看到身材矮小的圖書館員手里拿着報紙站在人堆中。

他又高兴又害臊地說：“我們收到了邮件，上尉先生，我們剛剛念完前線的消息……”

“这么說，阿列克西是个勤快的通訊員了？”上尉微笑了。

他在战士們中間感到很舒服，他愉快地看着他們这样和睦地、有礼貌地聚在一起，臉上帶着友爱的表情。

“嗯，很好，很好！啊，怎么？——念完了嗎？”

“还没有呢，上尉先生……現在我們正要念里斯托收到的信……是他的小女兒写的。……”

“我的穆拉丹卡写的，上尉先生，”里斯托在人堆中說，臉上流露着父親的驕傲。

“讓我們听听吧……”

他坐到劈柴堆上，跟战士們在一起，其余的人也都圍着他坐下了，臉上露出親切的微笑。斯托揚站在大家

前面，打开信紙，向連長丟了一个神秘的同謀者的眼色，慢慢地念：

“親爱的爸爸，我們很好，你好嗎？媽媽給你寄了一副手套、果脯和一点兒燒酒，可是你還沒有写信告訴我們你是不是收到了……”

“我沒有收到！”里斯托惋惜地說，斯托揚責備地望了他一眼，又接着念：

“親爱的爸爸，現在天气已冷，你應該穿暖和点。我們这兒大家老談論着前綫，老师告訴我們說，你們正在为全世界的自由而战斗，我很高兴，你在为全世界的自由而战斗。我要求你勇敢地战斗，可是要保重自己，別讓德国鬼子把你打死。親爱的爸爸，你不用掛念我們，現在大家都很照顧我們。村長常來問我們需要什么東西，前天還給我們拉來了劈柴，他們也給村里別的軍屬送了，給盧康叔叔和蔡察的爸爸也送了。村長對媽媽說，他們春天還要來替我們耕地播種呢！昨天留賓打了我的背，老师對他說：你也不害臊，她爸爸在前綫，你還打她，後來還把他拉到全班同學前面，申斥了一頓。

“親爱的爸爸，媽媽和米尔乔哥哥都很好，他們向你問好。我吻你和所有的为全世界的自由而战斗的戰士們。你的女兒穆拉丹卡。”

在信快念完的時候，里斯托重新掏出骯髒的小毛巾，不好意思地用它擦着眼淚，別人都感到興奮和激動，

不出声，但从他們的臉上可以看出，信中簡單的字句已深深打入他們的心坎。斯托揚念完信以后很久，战士們还呆在原地不动，分成一小堆一小堆兴高采烈地談着話，一下子就叫人明白：原来他們大多数人都收到了信，家里人都在信中誇耀政府的关怀和照顧。曼奈夫上尉在回家以前，看到他的战士們的臉都已流露着快乐的笑容。兩個年青的农民出身的战士，想不出別的办法来表达自己愉快的心情，就抓住腰帶摔起跤来。在他們周圍的人立刻圍起了一个圓圈，战士們向他們开玩笑，出坏主意，在精神貫注的摔跤手靠近圓圈时，战士們就很快地把他們推到当中去。喘息声漸漸加重了，血湧到兩個年青农民的健壯的臉上，最后那小个兒的战士机伶地把脚放在对方腿下，很快地把他的兩肩貼在潮湿的地面上。于是活躍的战士們高声鼓起掌来，喧鬧地喝采，接着另一个新的摔跤手进入場子中央，开始挽起袖子。

从这天晚上起，斯托揚每天都召集全連战士上時事課。起初他只給他們念些前綫報紙上的消息和国内報紙上的比較重要的文章。后来改进了自己的工作方法，在曼奈夫上尉的幫助下，圖書館員跟师部的前線通訊記者建立了联系。每天晚上，在別的战士都睡下以后，他从電話里收听最近的战事新聞和保加利亞国内外的重要消息，電話員房間里那架破旧的大打字机几乎总要嗒嗒地响到半夜，可是这样每天清早在早餐以前，战士們就能

知道全世界广播电台所广播的消息了。

連队一下子看到了全世界，战士们知道了苏军的胜利进军、苏军的巨大的胜利，法西斯军队逃向德国旧国境等情况——知道了前线发生的一切事情。起初，他们对战事消息似乎并不很感兴趣，陌生的城市名称并没有向他们说明什么，数字也只是冷冰冰、死板板的数字，可是后来渐渐引起了他们的兴趣，战士们开始懂得，他们也是这巨大的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小环节，在遥远的战场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也都跟他们有关系，决定着他们的命运。战士们每天以焦急的心情等待着时事报告，每天早上他们匆匆地走向集合地点，并不是急着怕赶不上早饭，而是要按时赶上时事报告。斯托扬不知打哪儿找到一张匈牙利出版的欧洲大地图，他每天在地图上划出战线的变化情况。战士们看到北方红色区域逐渐包括越来越多的新城市，包括了新的巨大的地区，可是在南方，他们那边的红线却依然不动，战线固定住了。这情况开始使他们生气，激起了他们的竞争心，难道他们的战线就不会移动了吗？他们难道就不会再前进了吗？战士们看看地图——在他们前面的路上有着一串陌生的大城市、生疏的地区和国家，可是到底他们到这里来也不是为了把整个战争时期都消磨在这个偏僻的匈牙利小村子里的。

曼奈夫上尉有时也来听时事报告，可是与其说他是

来听时事的，还不如說他是怀着渴望的心情来观察战士们脸上的表情的，他们的面孔已经不是他刚来连队时看到的了，脸上已经有了生气，目光中已经有了活力，表情中已经有了浓厚的兴趣。战士们常常提出一些使图书馆员为难的问题：“为什么捷克斯洛伐克的战线落后了？”“德国人是不是故意把衛戍部队留在被包围的波兰城市里？”“布达佩斯很快就要攻下来吗？”斯托扬感到十分困难，急得流汗，他根据自己的一知半解来解释苏军总司令部的意图。从来没有拒绝回答过大家的问题。在曼奈夫上尉的脸上现出暗示的微笑时，年轻的战略家就大胆而自由地发挥他的理论，预测未来的军事行动：“只要布达佩斯一攻陷，”他说，“你们就会看到我们这条战线会怎么样向前移动……现在就只是布达佩斯这座空城阻挡着我们……”

“可是匈牙利人说，好像德国鬼子要发动反攻呢，”一个战士不服气地说。

“胡说！”图书馆员受委屈地叫了起来。“他们连防御的力量也没有，还说什么反攻……这纯粹是胡说……”

“不知道！”战士妥协地耸起了双肩。“匈牙利人这末说的……我是从我的女房东那儿听来的……”

“你听女人饶舌……匈牙利人怎么会知道德国将军在想什么呢？”

“他們扔过傳單，”那战士完全勉强地咕嚕說，  
“他們用飞机撒过匈牙利文傳單……”

“好，我們等着瞧吧！”斯托揚用有点威脅的口气  
干巴巴地結束了这次报告。

过了一会兒，趁战士們都去吃早飯的时候，連長把  
斯托揚叫到一边。

“你知道什么叫做战略陰謀嗎？”他問，一面漫不  
經心地从軍大衣上拍去麦稽。

“是，我知道，上尉先生。”战士紅着臉說。

“当一个人清楚地懂得他不能取得胜利的时候，他  
就不再追求胜利了，而会在断气以前想尽办法进行破坏  
活动……現在是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我認为突然發生坏  
事是极可能的。对德国人說来，战争已經不是按着嚴格  
的規律和邏輯进行了，否則他們早把它結束了……現在  
鬼才知道他們在想什么……所以总地說来，我看，應該  
教育战士們提高警惕，而不應使他們高枕無憂……”

斯托揚好像認錯似地沉默了。后来曼奈夫上尉在食  
堂里又重新想起跟圖書館員的談話，他給他提了宝貴的  
意見，可是难道不應該对自己也提这样的意見嗎？他在  
連队里的对手难道不能單獨給他什么坏的意外嗎？敌人  
已經失去了在公开斗争中重新夺回已失去的地位的一切  
希望，难道他不会进行陰謀活动嗎？对，当然是这样  
的——提高警惕从来不会是多餘的。



曼奈夫上尉很快就給班代拉找到了工作——委任他組織業余舞蹈隊，還叫他教連隊唱幾支戰士的歌。起初班代拉竭力反對——他說他不會指揮三部合唱，可是後來他很快就同意了試辦齊唱隊，他教的第一個歌是“喀秋莎”，第三天全連已經相當順口地唱這支好聽的蘇聯歌曲了。這些成績鼓舞了班代拉，他迫不及待地又組織了一個小型樂隊，連隊里本來就有一根洋笛，後來又找到了一個手風琴手，可是還沒有手風琴。到處打聽了很久，終於在烏克蘭第三方面軍政治部贈給保加利亞軍隊做為禮品的一堆戰利品中找到了一個手風琴。洋笛和手風琴——對於連隊來說，已經足夠了，聽眾是不會苛求的。

不久，每天傍晚就成了一天中最愉快的時刻，在第二連庫房前面寬敞的院子里，常常聚集了從別的部隊來的戰士，他們在尖厲刺耳的、甚至於刺激神經的洋笛聲中跳起了保加利亞霍洛舞<sup>①</sup>。最後，在匈牙利人習慣了洋笛的聲音以後，他們就開始聚在戰士們的霍洛舞周圍，滿有興趣地看着這種不熟悉的舞步，興奮而滿意地點著頭。一個姑娘冒險地抓住戰士們粗糙而堅硬的手，開始和別人一起隨着節奏可笑地跳起來；在他們周圍，

---

① 霍洛舞是保加利亞的一種民間舞蹈，一般都是圍着圈子跳的，人數不拘。

那些沒有參加霍洛舞的人，好奇地望着，拚命忍住自己的欢笑。手風琴手早就偷偷地学会了匈牙利的卡尔达什舞曲，过了一会兒，舞蹈就摻混起来了。可是保加利亞战士跟匈牙利人不同，他們很快就学会了艰难的舞步，院子里傳遍了笑声、愉快的鞋跟撞击声和欢乐的叫声。最后，值班的軍官总要几次走来，告訴狂欢的人們說：大家都該回家了。

一天早晨，斯托揚飞快地闖进連長的房間，臉上由于兴奋而發着光彩，这已清楚地說明：他帶來了好消息。

“布达佩斯攻陷了！”他剛进門就喊，“师部剛通知我的……”

这真是个了不起的消息，連長兴奋地沉思着，在房中来回踱步，在窗前站住了，忽然說：

“該想法慶祝一下……使战士們了解，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們該怎么做呢？”

“我也正在想……要是我們能从农民那里買到一只小猪，那就好了……在連队的錢櫃里还有点兒錢……以后我总会想法子向會計解釋的……”

“有时农民是賣小豬的，”圖書館員滿心情願地同意了。

午飯时，每个战士領到了一塊烤得很香的嫩猪肉，

新炊事員在做菜時幾乎因高興而咽住了氣，吃過飯很久以後，他還悄悄地走到一個個戰士面前，征求他們對烤豬肉的意見。連長簡短地講了幾句話，戰士們齊聲歡呼“烏拉”——無法弄清楚究竟是為了勝利呢，還是為了烤豬肉而歡呼，——可是他們雷鳴般的呼聲傳遍了全村，叫匈牙利人都驚奇地從窗戶里向外張望。布達佩斯已經攻陷，軍隊面臨着新的、重大的任務，戰士們的脈搏已和前線連成一氣，許多師團都開始轉移，後方的道路上到處排列着部隊的漫長的行列，公路上整天隆隆地響着卡車，飛馳着摩托車，砲兵部隊的重砲深深地陷在泥濘中。有一次過來了一支坦克部隊，戰士們讓出路來，懷着驕傲和充滿希望的心情看着這些龐大的鋼鐵怪物，它的履帶沉重地發出隆隆聲，它噴吐着一團團青灰色的汽油煙霧，在公路上前進。前線傳來的悶啞的砲聲越來越頻繁了，晚間西北方閃爍着紅色的火光。前線漸漸變得有生氣了，好像在這最初幾天，在它還沒有用戰報和總司令的命令向全世界响亮地發佈以前，只不過是在輕輕地試試自己的聲音，這戰役的總司令遠在克里姆林宮，他穩健而智慧地掌握着人類的命運。

\*     \*     \*

一件不愉快的事發生了：發給了曼奈夫上尉一匹馬。這是曼奈夫最不希望發生的事情。他在學校和服役的整個期間，事情總是碰得這樣不湊巧，使他從來沒有

騎過馬。這牲口無疑是健壯的——細長的腿，小而結實的腦袋，一雙易怒的眼睛。在戰士緊緊抓住繮繩時，牠就用前蹄踢着潮濕的地面，憤怒地從鼻孔里噴氣。利切夫中尉仔細地看看牠，這時連長注意到中尉的無恥的眼睛正在愉快地閃動着。

“好馬！”利切夫中尉說，盡量掩蓋自己的嘲笑。

“我簡直嫉妒您……”

“看得出來，是匹好馬，”連長不在乎地拍拍肌肉發達的、平滑的馬頸，意味深長地說。

利切夫中尉看了一下聚集在周圍的戰士，狡猾地說：

“哎，怎麼樣——您不騎着試試嗎？”

“我要試的，”上尉含怒地答道，他覺得自己全身有一點出汗——自然，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發窘，因為他連從那一邊上馬都不知道。一會兒他坐上了馬鞍，四面望望，彷彿看到迪米特爾眼中有點驚慌的神色。

“上尉先生，”他擔憂地說，“您騎馬內行嗎？”

難道他上馬上得那末糟糕嗎？上尉抓住馬繮，冷冷地回答道：

“我騎過馬，你別擔心……”

“我要說的是——這馬不聽話……給沒有經驗的人騎不合適……”

上尉沒有回答，用腳後跟踢了一下牲口潮潤的兩

肋。馬吐了一口气就慢慢地走了起来，他过去曾听说，应该随着馬步子的节拍輕輕地从馬鐙上抬起身来，可是他現在感到这节拍完全是混乱的，不均衡的，馬好像不断地使他向右边傾斜，在他从混乱状态中稍微恢复过来一点的时候，他看見迪米特尔正在慢步跑上来。

“上尉先生，”战士有点不好意思地說，“您最好只把脚尖套在馬鐙中，別用整个脚底套着……这是匹劣馬，万一把您摔下来，您也不至于吊在馬鐙上……”

“好，迪米特尔，”連長溫和地回答，“請你去了解一下，是誰管馬的事……”

到村口时，他已經习惯了馬步的緩慢的节拍了，他已經牢固地坐在馬鞍上，不往一边滑了。順着公路到隣村大概有三公里——足够讓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习惯于騎馬了。走了一公里以后，他就稍微增加了速度，馬在公路上較軟的一边迈着标致而均匀的小步子。他那种不愉快和不安的感觉已經完全消失了，他感到自己紮实地坐着，牲口甘心情願地听从他的一切命令和动作，为什么說这是一匹劣馬呢？迪米特尔对馬的知識一定也和他差不多。他的心剛剛鎮定下来——突然在公路上出現了一輛卡車，从它的飞快的速度看来，可以断定是空的，車篷上卸下来的防雨油布飄得远远的像一对翅膀，曼奈夫上尉覺得牲口吓怔了，神經質地豎起了耳朵，他便緊緊夾住了兩膝，抓住了馬韁。馬几乎停住了，在他跨下

跳动。

后来他实在記不起發生了什么事，馬一定是被防雨布吓住了，抬起前腿，接着像鳥似地飞快地在沒有人的公路上跳了一大步，曼奈夫上尉像在神怪故事里似地伏在馬背上，后来他忽然發現自己正昏乱地飞騁在平原上，馬風馳电掣地在漫長而平坦的大道上奔跑，不舒服的顛簸已过去，馬的步子像波浪一般，虽然快，可是他却覺得現在坐在馬鞍上更容易了。但他很快就控制住自己，試叫馬停住，可是受惊的牲口繼續瘋狂地沿着公路奔馳。在空曠的田野上这还没有什么可怕，可是漸漸靠近村子了，会闖禍的。縱然他覺得嚼环已經把馬的嘴角都勒破了，但是使馬停住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費。他正在轉念头和想办法，忽然覺得陷了下去，接着自己就像从馬鞍里彈出来似地忽地翻过了馬头。

当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时候，正仰面朝天躺在潮濕的公路上，馬站在他旁边，伸長了美丽的脖子，用像人样的眼光注視着他的臉。他不好意思地站起来，竭力控制住双腿的微微战抖，很快地抓住了馬韁。馬已平伏下来了，認罪地低下了头，輕輕地喘息着。曼奈夫上尉向四周看——一个人也沒有，沒有人看見他这愚蠢的結局。他又跨上馬往回走——开始时用慢步，后来用小跑步，尽力想忘掉这次不幸的捧交的回憶。他一直用小跑步騎进了村子，往連队的庫房走去。迪米特尔快活

地跑过来，别的战士也都从劈柴堆上站起来，利切夫中尉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出现了，他臉上始終浮現出譏諷的神色，眼中閃着隱約的嘲笑。

“您恐怕是摔下来过了，”曼奈夫上尉下了馬以后，利切夫中尉似乎輕描淡写地說。

“您是怎么想出来的？”連長發怒地叫起来。

“我瞧見……您背上淨是泥……”

站在旁边的战士微笑了，可是他們一下注意到連長在生气，就很快收斂了笑容。利切夫中尉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走开了，嘴里快活地吹着口哨，手里灵巧地揮动着削得很光滑的短杖。迪米特尔牽着馬繮，馬还回过头望了主人一眼——曼奈夫上尉覺得馬似乎在对他表示嘲笑和抱歉。

傍晚，在上尉走进軍官食堂的时候，涅伊科夫中尉親暱地向他招手，一边做出一付气派十足的慷慨姿态：請这边坐！曼奈夫上尉漫不在意地在他旁边坐下，馬上就聞到了一陣酒味，他自己从不喝酒，也很难忍受喝醉酒的人。涅伊科夫中尉打算給他講一段冗長紊亂的故事，說什麼一个叫山道尔的爵士藏有“柏連卡”——匈牙利人是这样叫燒酒的——“如果上尉願意賞光的話……”，可是曼奈夫上尉几乎沒有聽見他在說什麼，故意堵住鼻子，防止酒精和湯菜的濃味，厭煩地吞食菜飯。于是涅伊科夫中尉滿有信心地向連長俯过身来，悄



悄耳語說：

“上尉先生，今天您恐怕是馬把您翻下來過吧，  
噫？”

“誰跟您說的？”連長溫和地問，可是他已覺得自己的臉在發燒。

“還有誰呢？除了瓦斯卡<sup>①</sup>……”

“哪一個瓦斯卡？”

“利切夫……他跟我說這些還沒有什麼，可是他的伙伴把是非搬弄得到處都是……”

曼奈夫上尉那麼使勁用湯匙舀湯，把湯都洒到桌子上了。涅伊科夫中尉把頭放得很低，朝他噴散着酒味，又輕聲說：

“我要告訴您另外一件事，上尉先生，這是真話——讓這件事只有我們兩人知道吧！……他們早已替您做好這圈套了——還在十天以前，他們就商量好了要發給您一匹膽小的馬，然後在戰士面前出您的洋相。他們就是這一流人……我清清楚楚地知道。”

某些片斷的回忆模糊地掠过上尉的腦際——他們曾經朝他的餐桌這邊看，還咧着嘴笑！就是說——真是這末回事！他轉問中尉，生氣地說：

---

① 瓦斯卡是瓦西爾的愛稱；副連長利切夫的全名是瓦西爾·利切夫。這裡只用了他的名字。

“那您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中尉顿时着了慌。

“我总以为他们是不会这样干的，上尉先生，”他认错地嘟囔着。“我想——他们只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如果昨天我及时看见了马，我会马上告诉您的，可是我来的时候，您已经骑过马回来了……我对这匹马知道得很清楚——好几个月来谁也看不中它。其实马倒是匹好马，就是容易受惊……在路上看见个兔子也会跳起来的……”

可是第二天当涅伊科夫中尉看到连长骑在那匹机伶而英俊的马上面时，他完全给吓坏了。马在泥濘的路上小步地走着，生气似地用眼白瞅着过路人。曼奈夫上尉在马背上警觉地抓住缰绳，他的脸显得严肃而阴沉。

“您在干什么，上尉先生，”涅伊科夫几乎驚訝地叫了起来，“昨天晚上我不是提醒过您了吗……”

“事情也不是那么可怕的，”连长意味深长地微笑了。

“您恐怕会摔断颧骨的！”

“到现在我还没有摔断……”

涅伊科夫中尉在奔驰的马从公路上消失了很久以后，还瞪着眼睛看，一面扬起眉毛搔搔自己肥胖的面颊。他什么也没有想，可是又像有什么在脑子里转，彷彿有一种感觉清楚地再说：“跟这样的人是不能开玩笑

的……跟这样的人最好还是做个朋友！……”

曼奈夫上尉并没有摔断辮子，可是真有一天馬又把他摔了下来。微風颳起了一張落在公路上的報紙，受驚的牲口又瘋狂地飞奔起来。肇事地点恰巧同上次是一个地方——并不是什么偶合，而是因为公路在那个地方窪下去了，接着就是一座新修的小桥。当他閃了腰爬起来的时候，馬在几步以外等着他，上下点着头，好像牠也不完全同意剛才發生的事件似的。

几天以后，曼奈夫上尉找到了报复的机会，也是当着全連的面。連队已經开始在村子附近——在稀疏的小樹林和通往前線的田野里作战斗操練。連队唱着歌走出村庄，沿途匈牙利妇女們都打开了窗戶，用白嫩的胳膊撐在窗台上，長時間傾听着陌生的歌声。一位苏联司机甚至于把他的深綠色的大型“吉斯”卡車停在公路一旁，仔細地听了听，滿意地低声叫道：

“瞧，这些小伙子們！”

他面部的表情說明了，这个奇異的景象使他特別高兴，几乎使他感动了。外国人唱苏联歌——他第一次看到和听到，他鼓起掌来了。走在第一排的班代拉脹紅着辮子，彬彬有禮地微微鞠了个躬——并不比演員在台上向观众謝幕时的姿勢差。他常認為人們在向他自己——战士合唱队的領導者和鼓舞者个人祝賀。

不一會兒，在他們面前展开了田野——光禿禿的、

綠褐色的原野，在远远的地平線上有稀稀落落的樹林，排成網狀。这是一个不平常的二月天气，已經很热了，土地很快干了，好多大青蛙懶洋洋地在水溝旁注意地觀察战士們。各班各排都傳出了輕輕的談笑声，浮現出短暫的微笑，有时又大笑起来——整个連队像一羣嗡嗡响的蜜蜂一样飞舞在陽光普照的平原上。連長滿心高兴地听着他們的各種声音。不，这些已經不是他来时遇到的那些人了。連長为他們做了多少事，太少了呢，还是很多——他不知道。可是他覺得，成績的获得並沒有碰到很大困难。現在，笑容代替了愁眉苦臉，愉快的朝气勃勃的表情代替了辛酸的面容。只有利切夫中尉臉色有点發黃，嘴里咬着一根草，吊兒郎当的，看起来好像是作夢。他的举止变得軟弱無力，眼圈兒發黑，如果从他的打哈欠来判断，可以認為他晚上沒有睡好。涅伊科夫中尉曾暗地里告訴他說，晚上利切夫和食堂里的青年軍官打扑克牌玩到深夜；一定贏了很多錢，因为他的皮夾里老是塞滿了匈牙利鈔票。曼奈夫上尉偷偷看了他一眼——不像个贏了錢的人，他的样子是落魄和頹廢的。

連队离开了公路，走进沒有翻耕过的田里，战士們愉快地叫喊着，跳过了壕溝。馱着机枪的馬把鉄鞍搖得鏗鏘作声，不时低下头貪饜地用嘴舐着那才長出来的嫩草。連長看到，蔡諾虽然肩上扛着輕机枪，可是却很伶俐地躍过壕溝。在他寬大而發干的臉上顯出了从来沒

有过的笑容。他那永远陰沉的近乎冷漠而稍帶怒容的面孔也不見了，上尉看到他的鼻孔微微翕动，正在吸着干燥的土地所發出的暖和的春天的气息。这个从农村来的小伙子好像第一次覺得回到了家鄉，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不能是孤独陌生的，也不能是陰郁的。在他前边不远，阿列克西和斯托揚像平时一样，經常在一起，兩人热烈地低声爭論着什么——年青人激动着，爭得面紅耳赤。从班代拉身旁發出了响亮的笑声——他一定是在講某一个有关战士的老笑話，因为他兩手紧抓着刀子，瞪着兩眼，使勁蹲着走。迪米特尔好心地看了看他，一边輕輕地微笑，一边踏着稳健的战士的步伐在不平的田地上前进。整个連队好像都沉醉在暖和的陽光里、在大地的蒸气里、在明淨的天空下了，可是沒有一个战士是迷迷糊糊或無精打采的。

不一会兒，連队散开了，进行操練。在宁靜的平原上响起了宏亮而干脆的口令。战士们由于整个冬天身体沒有活动，現在都兴致勃勃地跑起来了，更加兴高采烈地臥倒在潮湿而溫暖的土地上，向前爬动，他們快活地高声重复着口令，熟練地扳着槍栓。半小时以后，長長的陣綫来到了一个很寬，也許是相当深的水渠跟前。青蛙驚慌地跳到綠色的緩流中，一条水蛇突然探出了扁平的腦袋，一看到那么多人，吓住了，立刻又鑽进冷水深处不見了。战士们像孩子似地尖叫起来，往水里投下許多

大塊的泥土和樹枝，激起了高高的水柱，在陽光中閃閃發光，曼奈夫上尉走近他的兩個排長，一邊半信半疑地搔搔頭，一邊用眼打量着渠的寬度。戰士們聚集在周圍，七嘴八舌地討論着，還小心翼翼地用靴尖往水里試探着。

“我总觉得还是可以跳過去的，”連長最後說，好像眼中閃過一瞬即逝的快活的光芒。

“別提了，上尉先生，”涅伊科夫搖著頭說。“太寬了，跳不過去……”

“如果有人在你後面放著機槍，我敢打賭，你就是用一隻腳也能跳過去……”

“那是另外一回事……”涅伊科夫笑著說。

周圍的戰士好奇地聽著，打量著寬寬的水渠。

“有三米吧，”一個戰士說。

“來吧，利切夫中尉，”連長說，“您為什麼不試試？”

“太寬了，”軍官惡狠狠地咕嚕說。

“聽說，您過去是個運動健將……如果您不跳——誰還能跳過去呢？”

周圍的戰士輕輕地騷動了，他們的眼光里隱藏著笑意。利切夫中尉的臉完全變黃了，他突然很激動地、神經質地解去軍用皮帶。全連人都聚在周圍，有些人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好奇地打聽著。利切夫中尉粗暴地推開擠成一團的戰士，再一次用眼睛打量一下渠的寬

度。眼光中帶着猶豫的神色，可是要撤回已經晚了。

“讓出点地方来！”他神經質地厉声喊。“你們聽見了嗎？我是對你們說的！”

戰士們讓出一條寬寬的走道，津津有味地等着看熱鬧。中尉把上衣解开，輕輕地咬住嘴唇，奔跑起來，他的步子輕盈，還加了冲力，看起來會跳過這個幾米寬的水渠的。突然人聲靜寂下來，軍官瘦弱的身軀好像在水渠上出現了，接着忽然聽到响亮的击水聲，濺起了亮晶晶的一大片水花，使戰士們不得不往後退，在田野上立刻响起了青年們嘹亮而毫無惡意的笑聲。

可是曼奈夫上尉的臉仍然是嚴肅的——臉上一絲肌肉也沒有動，嘴角也沒有被最小的微笑牽動一下。利切夫中尉很快游過水渠，爬上了岸。他滿臉高傲的神氣好像都被水冲掉了，現在他看起來是困窘的、難為情的，又可憐又孤立。從他的衣服上滴着水珠，臉上黏着淤泥——他踩着腳，毫無意義地擰去帽子里的水。

“中尉先生，”一個戰士并無惡意地說，“瞧着点，別讓青蛙鑽到您的皮靴里去……”

這時軍官才清醒過來，狠狠地看了看那個戰士，憤怒地叫起來。

“閉嘴，混蛋！”

笑聲漸漸沉寂了，曼奈夫上尉走近一步，嚴肅地說：



“如果您每天按时睡覺，中尉，現在是能跳過去的……只差十公分……”

“什么十公分！”涅伊科夫几乎嗚咽地說。“这是开玩笑！”

“請您回家去換衣服吧！”連長命令說，接着轉過身去。

后来，操練完畢回營房的時候，涅伊科夫中尉找了个机会高兴地問連長：

“您大概是暗暗地报复他上次开您騎馬的玩笑吧，是不是？上尉先生！”

曼奈夫上尉笑了，沒有回答。連队又唱起了歌，在坚实的公路上踏着响亮的步伐，就这末唱着歌回到了村里。連長在解散队伍之前向战士们祝賀操得很好，他們用短捷而嘹亮的声音齐声回答他。是該这样回答！連長帶着愉快的心情往自己的住所走去。他觉得似乎好几年来都沒有过这种情緒了。

一天下午，營長突然到連队里来了，他是一个精干的軍官，有一双細巧而保护得很好的手。他的腰帶紮得很好，軍褲笔挺，挺能說笑話。从他敏銳的眼光可以看出他在进攻中是不会退却的，可是也看得出来他对日常的軍隊生活却毫無兴趣。他馬馬虎虎地在廚房和庫房里張望了一下，漫不經心地看了一眼連队名單，在他不能說服任何人跟他“玩紙牌”以后，他就靠在一把缺腿

的椅子上，甚至不想掩蓋自己眼中流露出的不耐煩的情緒。

“您很久沒有上我那兒去了，上尉先生，”他打着哈欠說，幾乎露出了他滿嘴整齊而白淨的牙齒。

“沒有時間，少校先生，”曼奈夫上尉必恭必敬地抱歉說。“連隊的工作已堆到我脖子上了……”

少校好奇地看了他一眼，後來寬恕地咕嚕說：

“我听到了不少关于誇獎您工作的好話，上尉先生，可是您还需要多用点腦筋……我这末想……是的，需要多用点腦筋，軍官不是昨天才有的，您應該懂得，他們有自己的一套老規矩。这些規矩甚至于比社会条件还不容易改变……”

雖然曼奈夫上尉已經清楚地了解了營長会把談話扯到哪里去，可是从表面上看来，他並沒有顯出对这些話很感兴趣。少校又好奇地看了一下上尉，用半开玩笑的口气繼續說：

“我不懂，讓軍官洗澡是什么規矩……”

曼奈夫上尉微微笑了一下，諷刺地說：“我們为什么要忘記基督教的旧习俗呢？”

營長完全不适当地大笑起来。

“您已經成了一位很不錯的施洗者約翰了，”他笑着說，“如果再有誰需要洗澡，我就把他們送到您這兒来……”

很明顯，利切夫中尉的控訴並沒有引起少校的真正關懷，好像他根本不願為營中的任何混亂現象操心。過了一會兒，他就和上尉告別，一躍跳上了被他驕養慣了的易怒的馬，奔向營部。在那兒，軍官們恐怕不善于說無聊的幽默話，而更習慣于“玩紙牌”。

第二連加緊了戰鬥操練。快到二月底了，模糊不清的警報像看不清的霧似地在漫長的戰線上傳開了，晚上飛機飛過村子的次數多起來了，遠方的砲聲也響得更沉重更頻繁了。人們在談論着大挺進和小戰役，這些都是大規模的春季攻勢的預兆。突然間，德國人不聲不響地進行了幾次強有力的攻擊，越過了南斯拉夫巴爾契近郊，可是僥倖地到河邊就停住了，沒有從前綫上的大缺口鑽進來，襲擊保加利亞軍隊的後方。各師團又轉移了，很快就堵住了這意外的缺口，可是警報還沒有解除。只有曼奈夫上尉的連隊所屬的兵團還留在原地，一公分也沒有移動過——留在遙遠的寧靜的後方。可是要等到什麼時候呢？曼奈夫上尉迅速地加緊了操練。現在所有的小事都已經安排妥當，他一個鐘頭也不離開連隊——白天晚上都和連隊在一起積極準備。

有一次，操練完畢以後，里斯托在給他倒水洗臉的時候，不知所措地咳嗽了幾聲，接着突然說：

“我說，上尉先生，今天出了件事，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該告訴您……”

“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告訴您……只會讓您生氣……”

“哎，看你……當然應該告訴我……”

“是这样的，就是——你看……這是我在吃午飯時聽到的……我到格里郭爾那里去取點熱水，聽見門外幾個人正在閒扯……我靠攏去，迪紹正背朝着我，沒有瞧見我，我是在無意中聽到了他們的談話，而他們像是躲躲閃閃地談論什麼，又像怕人知道，看見了我以後——迪紹最先說話了：沒什麼，如果你願意聽的話，聽吧！”

“當時有多少人？”上尉打斷他的話問。

“我哪兒知道……有五六個人吧……我告訴您，最初是迪紹開口，他說：‘看起來：連長不壞，他很關心全連。現在伙食也改善了，衣服也發了，給養也按時發，可是對這些事我並不太感興趣。我們在跟過去的連長一起時更好些……’上尉先生，老實說，這時就有幾個人駁他。他們說：‘連長挺好，可是如果你更歡喜利切夫——你自己可以把他捧在頭上……’迪紹說：‘不是這樣的，你們說得不对。的確，在跟過去的連長一起的時候，我們常常挨餓，因為他那个人就是那樣，滿不在乎，對工作也不負責任，可是我寧願在戰場上挨兩三個月餓，也不願在這兒剩下一把骨頭。’”

“啊哈！”

“他就是这末說的，上尉先生，我記住了他說的話。他說：‘我更喜欢随随便便的長官，喜欢吊兒郎当，混日子的長官。假如你看見勤奋的軍官，到处工作責任心很强——要求什么都按規章办事的軍官——你先別高兴。他今天把你养飽了，明天就能在操練时剥你的皮……’”

“你当时沒有說什么嗎？”

“沒有，上尉先生，我沒有出声只靜听着……迪紹又接着說了：‘如果只有操練，那還沒什么，倒的霉还不厉害，可是明天就会开始战斗，我們那連長是这末一个勇敢肯干的人，他准会把我們送到战斗最激烈的火綫上去，讓我們像小鷄一样被殺死。那时，腦漿呀什么的全都从你的鼻孔里流出来。可是利切夫呢，你們是知道的，他不是这种人——他总会想法混过去，不讓我們太吃苦。难道只有我們是战士嗎？讓別人去打好了，再說要德国人完蛋也不用費很大勁了，为什么我們要在战争快結束的时候当牺牲品呢？’上尉先生，本来战士們都想反駁他，可是他說了这些話以后，全都不作声了……”

“你一直到最后都沒有說話嗎？”

“我一直沒有說什么，上尉先生……只听了听，可是一下子气极了——就走开了……”

“你还記得那时跟他在一起的都是那些战士嗎？”

“只記得兩三個人，上尉先生……可是假如我好好想一下，就能想起來……”

當天下午，曼奈夫上尉下令逮捕過去的通訊員。涅伊科夫中尉帶着兩個武裝戰士一起在宿舍里找到了迪紹，把他逮捕了。消息像閃電似地，不但在連隊里，而且還在全村傳開了。在警衛兵所住的樓前聚集了一大群戰士，想從窗洞里親眼看看被拘的人。當然，他們什麼也看不見，因為哨兵很快就把他們趕走了。半個鐘頭以後，利切夫中尉來到連長的房間里，面色蒼白，怒氣沖沖。

“出什麼事了，上尉先生？”他剛近門坎就問。

“為什麼大批逮捕人？”

“並沒有大批逮捕！”連長近乎粗暴地回答。“只逮捕了迪紹一個人！”

“我能知道他是為什麼被捕的嗎？”

曼奈夫上尉開玩笑似地望着他。

“我想您應該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他是為什麼被捕的……”

利切夫中尉的鼻孔微微翕動了一下，可以看出他竭力克制住自己的狂怒。

“我不懂您說的話是什麼意思，上尉先生，”他緩慢地說，“這件事我並不感興趣……可是作為被捕者的長官，我有權力了解他是為什麼被捕的……”

“到您該知道的时候就会知道了……”

“是这样嗎？”

“对，就是这样……”

“那么請允許我說最后的几句话，上尉先生……依我看，您的一切行动和命令完全是根据您个人的專橫和暴力决定的，我相信，您早晚一定会为这付出代价的，付出很沉重的代价……”

利切夫的臉完全蒼白了，眼睛嚴峻而充滿惡意地瞪着，曼奈夫上尉笑了。

“您說得倒很有意思，中尉。”他平心靜气地笑着說。“可是我問您，我什么时候要付出沉重或者更沉重的代价呢？恐怕是在历史車輪倒轉的时候吧！”

他接着就作了一个愉快而善于辯論的姿勢。

“您爱怎么解釋就怎么解釋吧！”利切夫突然爆發了。“上尉先生，您爱怎么解釋就怎么解釋，可是別忘了……即使您忘了，也会有人来提醒您的……您相信吧……”

利切夫中尉轉过身，很快离开了房間。曼奈夫上尉从窗戶里看見他几乎头也不回、那里也不看就冲到了泥濘的街上。上尉想——在一个人决定了要做什么，帶着这种想法到別的地方去的时候，才会这末猛冲。可是他上哪兒去呢？很清楚，應該在上級机关沒有插手以前先訊問被捕者。他鎮定地穿好衣服，系上皮帶，就走出去



了。

被捕者仰天躺在一張寬大的秫稽鋪上，情緒低落，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連長進來時，他沒精打采地抬起了頭，沒有站起來，仍坐在床上，衣服上尽是摺子，頭髮蓬亂，胸前撒滿了烟灰。他的眼睛陰暗無光，眼皮好像垂得更低了。臉上流露出一種堅決頑強的表情，隱約地暗示着，要他說話是不容易的。上尉背着手冷冷地看着他，接着問：

“你知道你为什么被逮捕了嗎？”

戰士慢吞吞地看了他一眼。

“是这样！”軍官聳聳肩。“你像是什麼也不知道……你好像是戰場上最無過錯的戰士……”

戰士不响。

“你沒有覺得你有罪嗎？……你難道沒有做什麼感到後悔的事情嗎？”

“我不知道，上尉先生……可能我做了什麼……不自覺的……”

“唔，不自覺的……好，就算是不自覺的吧……可是你難道記不起是什麼事了嗎？”

戰士不作聲了，上尉覺察到他正在努力思索。

“戰前你是做什麼的？”

“職員，上尉先生……”

“那你為什麼是個普通兵呢？”

“因为我沒有从中学畢業……”

“啊，享受一种特权——沒有从中学畢業就当職員……”

战士怀恨在心，不滿地沉默了。

“过去你在哪兒工作？”

“在出版总署，上尉先生……”

“做什么事？”

“档案科的校对員……”

上尉停了一会，后来断然問：

“你难道不記得你在廚房前面向战士們說了些什么嗎？”

战士的臉好像一下子突然發亮了，他那个眼皮也微微抬起、睜开了一只快活而輕松的眼睛。“这在我預料之內的！”連長很快就明白了，“这还远不是他的最嚴重的罪狀。”

“我想起来了，是的，好像我說了些——愚蠢的話！”

“你把这叫愚蠢的話嗎？”

“那是什么呢？上尉先生。……”

“問題就在这兒，我可不这么想……你所做的并不是什么無關緊要的瑣事，而是嚴重的罪行。首先——你瓦解了战士們的情緒，你說我要把他們投入战火中燒死。你摧毀了最难樹立的东西——战士的覺悟。你說，不值

得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打仗，有别人来为我们做这件事。你还想说明德国人已经在投降前夕了，你企图用这种办法来麻痹战士们的警惕性。你说，一个军官越肯干，越严格，对战士就越不利，你想用这种方法来破坏连长的威信和他的工作。你知道，这种行为叫什么吗？我老实告诉你：这叫为敌人作敌意宣传。如果你碰上个比较严厉的审判官，你能因这些话吃枪弹！你现在懂了吗？”

战士惊慌失措地看着他，脸色苍白得厉害，曼奈夫上尉更靠近他，很快地说：

“你自己也看得出——我不是坏人，我不找你的岔子，我只要求连队成一个优秀的遵守纪律的队伍。可是只要有人在破坏我的努力，连队就不能成为优秀的和遵守纪律的。告诉我，是谁指使你对战士们说这些话的？你说出来，我立刻就放你。我以军官的身份对你说老实话，只要你告诉我是谁指使你对战士们说这些话的，我就能马上释放你。”

战士的脸上一瞬间出现了犹豫的神色，后来又变得强硬了。

“没有人指使我，”他用沙哑的声音回答说。“是我自己脱口而出的……是我自己糊涂……”

上尉站起来在房中走来走去。

“给你一分钟时间……假如一分钟以后你还不说实

話，我就要給檢察官寫公函了。我的良心也過得去，你自己要為一切不幸的後果負責。”

但是上尉從戰士的臉和他那激怒的表情已經明白，他只會沉默下去，什麼也不會說的。他看着手錶想：

“沒有希望了，他們兩人被壞事緊緊地纏在一起，不敢招供另一人。”他嘆了口氣，藏起錶，轉身向着戰士，戰士仍然沉默地望着骯髒的、扔滿煙頭的地板。

“就是說你什麼也不招供囉！是嗎？”

戰士還是不作聲。連長不再多看他一眼，馬上走出了房間。天色已近黃昏，最後幾個匈牙利人在街上匆匆忙忙地趕着回家，遠方迴響着沉重的隆隆砲聲，低沉的回音在空曠的街道上蕩漾回旋。忽然他聽見背後響起了急促的好像在奔跑的脚步聲，有人喊：

“上尉先生！”

他轉過身，看見斯托揚向他快步走來，一邊興奮地揮動着手，他那年輕的臉完全由於激動而變紅了。

“請等一下，我要立刻告訴您點事，上尉先生，我馬上還要趕到電話員那兒去收聽報道呢，”他有點口吃地說。“我聽到了很重要的新聞……”

“出了什麼事啦？”上尉驚慌地問。

戰士察覺了他驚慌的心情，令人寬慰地笑了笑，意思是說：不是，這新聞對我們並不壞！

“上尉先生，我偶然聽到利切夫中尉戰前是做什么

的……他在战前是国家宣傳总署的处长，您能想像得出来嗎——一个在保加利亞宣傳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处长，他是个真正頑固地道的法西斯份子……或者說，是戈培尔的走狗。”

“这是什么人告訴你的？”上尉緊接着問。

“我是从师部的通訊記者那兒听到的，他是个職業記者，过去曾跟利切夫打过交道。今天我从電話里收听下午的电訊时，他自己先問：‘喂，你們那里有沒有个叫利切夫的中尉？’我馬上就知道，我会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据他說，利切夫除了这个职务外，当时还是索非亞領導機構的活动份子呢，上尉先生，您可以看到，簡直再找不着比他更地道的法西斯份子了……”

“好……謝謝你，斯托揚……这消息正是我們很需要的……”

可是当时曼奈夫上尉几乎沒有意識到他多么快就得上这个意外的新武器。第二天早上，電話員給連部送来了一个命令——請曼奈夫上尉立刻到团部向副团长阿塔納索夫少校报告工作。这个緊急的召喚是不是跟昨天的逮捕有关系？一定是！恐怕利切夫中尉並沒有白打電話，也許他讓自己的保护者相信了些什么事，假如忽然上面来了个命令叫釋放被捕者，那怎么办呢？上尉开始慌張地在房間中踱来踱去。不，不能这样——这种事不管怎样也不能讓它發生。突然他想起了利切夫中尉昨

天下午在他的住所里那副兇狠狠的样子。如果他沒有得到权威人士的支持，他哪兒会有这副狠勁？他敢这样断然进行威脅嗎？他想可以不进行战斗就离开戰場，然后又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現，这种想法使他異常忿恨。

在往团部的路上，上尉繼續苦苦思索。天气还是这样晴朗和充滿陽光，几乎叫人覺得有点热——就像最近兩個星期以来那样，田野是光秃秃的，寂靜而荒凉，虽然陽光充沛地照瀉在大地上，看起来景色是悲愴和淒涼的。尽管早已到了下地的时候了，田野里哪兒也沒有农民的踪影，听不見耕畜的低沉的吼叫声，也看不見哪兒有銳利的耕犁在陽光下面閃光。农民們害怕下地干活，他們怕那离得不远的战線，怕那埋在土里的数以千計的要命的地雷，而大多数农民已被動員到前線去，或是在部队的后方挖壕溝。被砲声惊起的野兔在空曠的田野里乱竄，吃得飽飽的烏鴉在空中緩慢地扑打着翅膀，一會兒落在被丢弃的鋼盔上，一會兒又落在被击毀的汽車架子上，从那里冷淡地看着急行的馬車。馬車在橫穿鐵路时，並沒有減低速度。那里有折弯了的轉轍器和鏽得發紅的路軌。那座窗戶已被打碎，四周全是沒有叶的黑色樹木的軌道巡查員住的小屋，一會兒就落在他們背后了。

曼奈夫上尉在車上稍微伸了一下腰，他背后的車里發散出陣陣的干草香气，瘦得露了骨的馬背在他眼前有节奏的晃动。他又沉入了深思，这思想苦惱地在他腦子

里繞成了唯一的圈子：不應該讓步，應該爭取最后的可能。他忽然這末孤独地一個人在空曠的田野上，穿着這樣不合适的軍裝，腦子里充滿了這些不成熟的想法——他覺得自己好像已經不是從前那樣的一個人了——已經不是榨油廠實驗室里的曼奈夫工程師了，那是一個沉靜不好交際的人，喜欢看探險家敘述野獸和沙漠的故事，念過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作品；多少年前的一个傍晚，曾在荒涼的公園里痛苦地等着後來變成他的妻子的一位姑娘。難道這是同一個人嗎？現在生活在群眾中，善于和戰士們交往，了解他們的思想，容易被希望、憐憫、愛、憎各種情感所激動。最后結論是什麼呢？——誰把誰改變得更多呢？他把連隊呢？還是連隊把他？

曼奈夫上尉在副團長的办公室里找到了副團長。他一進門，少校就微笑着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桌子面前，他的年青的臉被太陽晒黑了，被風吹得干裂了，可是仍是那麼愉快開朗、精神飽滿。他熱情地跟上尉握了手，曼奈夫上尉便輕鬆地在椅子上坐下來。直到現在，他才發現屋子里還有第三個人——一個長臉、皮膚發暗而臉色蒼白的青年，穿着副營長的軍服。他一定還不到二十歲，可是他的臉看起來已經有點蒼老，有一對稍微發暗的眼睛。

“這是你們的副營長，”少校介紹說。“這就是我們剛才說到的曼奈夫上尉……”



年青人伸出了瘦小、沒有汗毛的手，不好意思地微笑了。

“我們應該很早就認識了，”他低声說。“可是我最近病了，我有肋膜炎，老病每年春天都要犯……”

他用有点不安的声調說，似乎在道歉。

“我故意請你們兩位一起来，”少校說，“我們應該共同考慮一下……”

“出了什么事？”上尉問。

阿塔納索夫少校愉快地笑了。

“您以为什么事也沒有發生嗎？唉呀，这兒的人簡直想用控訴来轟倒我呢！”

“真的嗎？少校同志，”上尉嚴肅地說，“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值得譴責的坏事。”

少校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我知道，您並沒有做什么坏事，可是問題不在那兒。假如說有人控訴您，这些控訴至少按現行軍法來說都是有充分根据的。昨天我們的團長还收到一分师部送来的相当長的、申訴您在第二連的行为的材料，并指示我們要嚴厉懲罰您。控訴您很多事，首先說您做事非常專橫，并采取暴力手段……”

“粗暴的專橫和暴力，”上尉点点头說。“是这样写的嗎？”

少校很驚訝地望着他。

“恐怕有这样的句子……您从那里知道的？”

“我已从一个人的嘴里听见过这话了，少校同志……还写了些什么？”

“别的……还说您曾经最无理地打击过您属下的军官的威信，忽视他们的意见，实际上使他們处于今后不可能再执行指挥员职权中的地位……材料还证明您曾对他們用無礼的语言，使用恫嚇手段，企图使一些战士捏造证据来揭發您属下的军官是不可信赖的人。总之，您不擇方式，也不擇手段，只为了要在連队中建立專制独裁，在您周圍有一批亲信，他們監視其他战士的活动并向他們灌輸不团结的情緒……無論怎么說，應該承認，这一切都編得很好，很仔細……”

“簡直不像是師長編的。”上尉皺着眉頭說。

少校又微笑着說：

“您認識師長嗎？”

“我甚至于看都沒有看見過他。”

“哎，您要是認識他，那一定會知道，您開了一個很恰到好处的玩笑。”

“那控告書中所提出的說法，”上尉又開始說，  
“是不是有什么事实根据呢？”

“問題就在这里，事实差一些。”少校愉快地說。

“那就靠我們的运气了，他們仅有的重要证据就是关于您的專橫独断。例如提到了这些事情：您不顧軍官們的

警告，把不能动用的儲备分發了，也沒有向上級机关請示。……还有些什么？……啊，对了，您用連队的錢買了一头猪，大吃大喝了一頓。……”

“大吃大喝！”上尉憤怒地叫起来。

“不必这样生气……您对这些有什么要說的？”

“我連一口猪肉也沒有吃，事情到是真的，为了慶祝布达佩斯陷落，我用連队的錢買了一头小猪，战士們为了慶祝苏軍的胜利打了一次牙祭……。”

“是这么一回事，做得对……，另一件事呢？”

“沒有得到准許我就把不准动用的儲备分了，虽然我知道这是非法的……”

“您为什么这么的呢？看你这个人！”少校用微帶斥責的口气咕囁着說。

“少校同志，連队襤褸到这样的地步，連一天也不能多等了。除此以外，相当多的战士可以說都是光着脚的……。对这些衣不蔽体、光脚和挨餓的战士們我能进行什么样的教育工作呢？要是按着正規手續办事，事情就可能拖一个月，而我不能把時間浪費过去。我坦白地告訴您——我完全有意識地冒了个險……。”

副营長搔了搔头。

“怀中有蛇的时候，冒險是危險的。为什么不向我报告呢？那我就会很快很容易地解决这問題。”

上尉想了一下，接着嚴肅地說：

“这的确是我的錯誤……”

“您看到了嗎，上尉同志，”少校又接着說，“关于我自己，我可以說我还年青，并不聰明也沒有什麼經驗，但是我在監獄里的時候从老共產黨員那里至少还记得这么一回事，就是永远不要單干！找帮手，找同盟者，不要过于自信。監獄真是一个大学校！假如您来同我們一齐商量想个办法，那就不会搞到这个地步了，不会要我們对您进行審訊調查了。”

“審訊調查嗎？”上尉吃驚地叫了起来，“您說的是真的嗎？”

少校笑了。

“不要慌，事情还不是那样糟糕……，可以这么說吧，我已把罪名担当起来了。我对上校說，您是按我的指示做的，老头子就不响了，虽然他一点也不相信我。您看到沒有，現在的情况是多么为难？假如我們早保持联系，假如我們共同商量过，那又是一回事了。自然，我在这件事情上也有錯誤，應該抽出時間来多关照您，但不管怎么样……糟糕的事情还不止于此。今天師長非常气憤地来找我，他說，您沒有多么大的理由就逮捕了一个战士，因此在整个团里对您引起了不必要的公憤。他命令立刻釋放那个战士并对这件事进行調查，嚴懲肇事人……”

“什么？”上尉惊惶地問。“發出了这样的命令

嗎？”

少校又微微地笑了。

“事情就在这里，我回想起来，在監獄里人們是怎样教我的……。但是最好你还是把一切从头說起，才能讓我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

曼奈夫上尉誠摯地、詳盡地把他到了連隊后所發生的一切比較重要的事情都敘述了一遍。副營長注意地听了，但是利切夫中尉以前的職業並沒有引起他特別的注意。

“我不是对您說过嗎！”副營長稍有些得意地大聲說。

“你对我說过什么？”少校突然惱怒地問。

“我告訴过你，他是个下流貨！”

“可是我也沒有把他当做聖人。”

“您覺得这消息不重要嗎？”曼奈夫上尉小心翼翼地問。

“对我们是重要的。”少校回答說，“这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讓我們放开手不用繞很多圈子去办事。可是我認為，这对上級領導并不能說是什麼王牌。”

“怎么不是王牌呢？”这次連長發火了，“还有什么比這張王牌还大的呢！”

“現在你倒孩子气起来了！你沒有听过人們常說：一个人过去干了些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在战斗

中怎样表现，而在战争过后——就看表现了！”

“似乎卖国贼也能成为爱国者！”

“这个我知道，但是他们不这样想……。假如人民法庭派人来调查他，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可能在通缉他呢！”曼奈夫上尉惊惶地说。

“我已经查过了，名单上没有这个人。”

“怎么会在名单上没有他呢？”青年人气愤地说，  
“我们的人在后方是怎么搞的？”

“你跑去问问他们是怎么搞的。事实就是这样，在名单上没有他，恐怕是把他给放过去了……”

“就算他们把他放过了，那我们为什么还把他放过去呢？”青年人问。“难道只有那里有法庭吗？”

直到现在少校才把眼光怀疑地看着他的助手。

“你想说什么？”

“就像你说的——我们该放开手干。”

少校咬着嘴唇，沉思地敲着桌子，接着慢慢地说：

“我不要你们两人去干傻事情……。放开手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要在法律范围里放开手。”

沉默了一会，每个人都想着自己的事，后来曼奈夫上尉问：

“你们对逮捕的事怎样处理？预备把他放了么？”

副营长笑了。

“说什么也不能释放……。我今天就同副军长联

系，要求他替我們做主。总之，这事情您放心好了。”

他沉默了一会，就微笑地接着說：

“我應該告訴您，上尉同志，我們的任务执行得很不錯。虽然，現在我要承認，在开始的时候我是非常怀疑的……。只有洗澡这回事……我該怎么說呢，是得不償失，您不應該做这件事……。这种事情不是共产党员干的……”

“对什么人——办什么事……”

“正对！”少校嚴肅地說，“現在讓我們来慶賀一下工作的成就。”

这时不知在窗下什么地方的公雞已經沙啞地在叫了，他弯下腰从床下取出了一瓶白蘭地酒，慢慢地打开了瓶口上的封条。

\* \* \*

保加利亞軍隊在匈牙利展开大規模的攻势是在三月三十日將近早晨三點鐘，在短促而異常強大的砲火中开始的。在滿佈防禦工事的匈牙利小鎮納德亞塔德周圍狹窄的地方上百十種不同口徑的砲噴出了火焰，迫击砲嘶啞刺耳地吼叫着，出現在第一道防綫的裝甲車不間息地扫射着德軍的碉堡。德軍陣地被集中的砲火打得沸騰起來，籠罩在硝煙和泥土的崩裂中間，并且被沉重的爆炸从地底下震撼着。战壕上瀰漫着暗色有毒的硝烟，随着微弱的晨風，沿着真空地帶緩慢地吹向保加利亞陣地。



砲的轟击一分鐘比一分鐘厉害了，最后它变成一个連續不断的震耳欲聾的吼声。在平坦的曠野上，剛才还到处冒着綠芽，突然長出了一片因砲火爆炸而形成的奇異的像树林似的黑烟柱。

黎明时，各师發动了进攻。德軍防綫在极大的压力下动摇了，接着突然在硝烟、爆炸和毁灭中崩潰了。

天亮的时候，那座佈滿碉堡和机枪火力点的要塞城鎮納德亞塔德被攻下了。保加利亞部队穿过打得稀爛的城鎮繼續前进，他們走上綠色的原野，消失在广闊的矮叢林中了。战斗、短促瘋狂的肉搏和急剧的冲击所發出的各种声音的混杂不齐的回声一直也沒有間断过。

太陽光特別亮，天气特別暖和，差不多像夏天一样。战士們被沉重的背包压得精疲力尽，穿着厚厚的冬季上衣，热得喘不过气来，但是仍繼續沿着打爛了的村間的道路前进。在整个匈牙利未必能找到另一条这样难以通行和無路可走的地方，而最困难的是在每一条小路和每一塊土地上德国人都密密地埋上了地雷。各个团在难以穿越的樹林里常走入“杜鵑巢”<sup>①</sup>和埋伏里，常常在密佈兩村之間的羊腸小徑上迷失方向，不断地向在叢林中迷了路的殘余的小股德軍射击。快到中午的时候，天气热得难熬，战士們全身都浸在汗水里，渴得要命，

---

① 指敌人設的小埋伏。

但是还不断地前进。佈滿地雷的田野、敌人的埋伏、縱橫在平原上的障碍水溝、以及因掩护德軍撤退而留下的軍心涣散的匈牙利部队的抵抗都不能阻擋他們。第一天，保加利亞的先头部队就到达了德軍的“馬尔吉特”防綫。

进攻暫時停止了——必須进攻新的防綫了。而各团还正在从樹林里和密密的灌木叢里鑽出来，战士們都減輕了身上的負担，因为在灌木叢里鑽来鑽去背包都被撕得稀爛，餓着肚子，精疲力尽，但是战斗意志特別旺盛。部队默不做声悄悄地进入了新的陣地，清点了伤亡的人数，跟失去联系的友隣部队接上头，派通訊員到司令部去，等待着命令一来馬上就投入新的战斗。虽然沒有人对战士們說过什么，但是战士們都感觉到不会就停在这里的，还要繼續給敌人更大的压力。

司令部开始緊張地工作。哨兵們在前面警戒着，上百副望远鏡的鏡片在陽光下面晃动閃耀着，不断有人送来从俘虜口中得到的口供和情报。对方工事的不清楚的輪廓漸漸地看得清楚了。掩护部出現了，有机槍孔和砲口的碉堡从小樹林的綠色弥霧中露出来了，尖尖的战壕蒺藜、电網、地雷陣、筑着砲壘的田野和护壕河等都清楚地看出来了。各团和各营都划定了自己的地段，热烈地在研究自己的地段，又把它們按連按排划分开。虽然戰場被一种不时为砲兵連短促的射击而打破靜穆的气氛籠罩着，然而所有的人都感到將要發生一件重大而有决定

意义的事情。各团都不耐烦地等待进攻的命令和焦急地凝视着前方。初春用新鲜、明亮而稀疏的绿网复罩了他们眼前的小山丘，早开的樱花在路旁和沿着山脊美丽地泛泛发白。在田野和小树林之间有静止的绿色的小鱼塘。水沟里的水慢慢地淌着。从望远镜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村旁工事附近穿着绿色军装的德军来回走动，马达在很远的地方嗡嗡地作响，可是看不见在那里，在由于水蒸气蒸发而变为乳白色的天空中不时迅速掠过德国飞机，发出尖厉的声音。在第一次得手以后，战士们都感到德军新的防线也是挡不住保加利亚砲兵暴风骤雨般的轰击和步兵的猛不可当的沉重打击的。

四月一日，担任攻击的兵团用全力打击敌军。第二连的战士们隐蔽在掩体里欣赏敌人花费了好几个星期才修成的防线在具有毁灭性砲火的重击下几分钟内就土崩瓦解了。曼奈夫上尉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望远镜，焦急地观察着砲兵部队的工作。

“敌人已经乱作一团了。”最后他说，把望远镜交给在他后面已等得不耐烦的蔡诺。

在他眼前猛烈地喷起了一片黑沉沉的浓浆，后来慢慢地落到地下，令人窒息的烟复盖了一切。战线蔓延到两个小村子里，从左面直到右面。起火了，黄色的火苗很快地包围了村头的房子。在非常近的一个地方欢腾地响起了反坦克砲，一定是发现了那个德军的碉堡开火了，

所以現在趕快反击過去。蔡諾那一張又黑又瘦的臉，已有兩天沒有洗了，他連一秒鐘也不願放下望遠鏡。

“你看見戰壕了嗎？”連長問，“看得很清楚……”

“看見了，上尉先生。”

“在正中間有堆矮樹叢，看見了嗎？……右邊有兩棵樹……”

“砲兵現在正對着那里打呢，上尉先生……”

“我看，砲兵干得真好，”連長安靜愉快地微微地笑了，“這些樹正是我們確定向前進的目標……。我們這個連，正像你所見到的，將向正中進攻。”

“懂了，上尉先生……”

斯拉夫切夫少校率領的一個營所占的戰綫相當短——左右兩面緊壓在兩個小村子里。正好在這地方除了幾個碉堡以外，德軍沒有什麼特別的防禦工事，但是這個營的任務是非常不容易的——要突破德軍陣地，奪取在德軍腹地的兩個佈滿碉堡和砲壘的村子，估計在這兩個村子里的敵人會頑強死守。曼奈夫上尉估計了一下自己的地段，了解到要付出最少的犧牲只有以盡快的速度切斷德軍的防禦和插入隱蔽在村庄房子裡的敵人的後背。

這個戰術過去已奏效過。第二連在進攻第一道防綫的時候表現得特別突出並得到團長的表揚。第二連一口氣就攻入了德軍的據點——以這樣飛快的速度，戰鬥雖

然是激烈的，但全連只犧牲了三個人，負傷了幾個人，其中沒有一個是曼奈夫上尉所接近和最重視的戰士。只有斯托揚在太陽穴的旁邊輕微地擦傷了，包紮後立刻就回到了連隊。

“不！”連長現在還在想，“一連好幾個星期每天的軍事訓練並沒有白費。一天接一天他們無盡頭地演習了一切可能遭遇到的情況，跑步穿過障礙地帶，跳過障礙，奪取碉堡和筑有工事的屋子，強渡河溝、鐵路路基、難以通過的小樹林，所有這些可能遭遇到的都預先受到了考驗。德軍在遠處和附近的防線發動了十五天攻勢的時候，連隊一天也沒有間斷過自己的練兵。戰士們瘦了，被三月的寒風吹黑了，晒得又干又瘦，但是他們的眼睛一天比一天變得更活潑更愉快，笑聲變得更爽朗。第二連的戰士的覺悟和戰鬥意志每時每刻在增強，已經沒有人落后了，在病員名單中也沒有二連戰士的名字了。春天的傷風和感冒似乎小心地繞過了這個情緒飽滿、頑強的連隊。只有利切夫中尉得了扁桃腺炎——或者是假裝生病，連長沒有提出疑問，反而感到很幸運，至少有十來天可以擺脫這個自己並不需要的助手。真的，利切夫中尉從團部醫院回來時變得又白又胖，但是無精打采——顯然醫院中單人的軍官病房並不能夠激起他美妙的臆想。批准了一個禮拜不參加上操，他便在村子里無聊地來回閒逛，連敬禮都是慢吞吞的，無精打采的，他異乎

尋常地沉思着和憂慮着，但是總還想撐着個外表——經常刮鬍子，從住所出來的時候總是穿得整整齐齐的。

曼奈夫上尉不知道利切夫中尉在哪里，空的時間同什麼人在一起混，但是常遇見他帶着一種繚亂和昏迷的眼光，走起路來腳步不穩。一天晚上曼奈夫上尉回宿舍時，遠遠看見他搖搖晃晃地走來。很明顯，他喝了酒，也許是和醫院里終日閒得無聊的年青軍醫們玩了牌。在這段時間內，上尉派他帶第一排到村外操練，晚上，蔡諾氣呼呼地向他報告了情況：操練只化了大概半個鐘頭的時間，而其餘的時間卻坐在樹蔭下，閒聊第三師在德拉瓦河戰役中的巨大損失。晚上曼奈夫上尉單獨在連隊办公室里尖銳地批評利切夫中尉。利切夫中尉帶着一肚子的怨氣嘟囔了一陣，說什麼他的腰痛得很厲害，綑着臉就走了。

很快就要進攻的消息在人們之間傳開了，曼奈夫上尉命令大家徹底仔細地擦拭武器，整理軍需品，準備行軍。連隊進入陣地時準備得很好，立刻就收到良好效果。在進攻的時候沒有一個掉隊，沒有一個驚慌得連自己的同志也不去照顧了。甚至于連涅伊科夫中尉也表現得像一個真正的戰士——在一個緊要關頭他從一個不準確的射手手中把輕機槍拿了過來，用準確的火力打掉了敵人一個步兵砲的據點，這座砲正對着第二連掃射。只有利切夫中尉那邊的消息不太好，雖然他沒有掉隊，但只

是在形式上率領着自己的一排人，沒有一點熱情和斗志，只因為戰士們個人的斗志才使全排在進攻中沒有落后。

曼奈夫上尉看着表輕輕地說：

“我們還有半小時……你留在这里觀察，我到連上去轉一轉。”

蔡諾不作聲地点了點頭，眼睛沒有離開德軍陣地。連長回過頭就笑開了，原來里斯托在他身後，靠在戰壕里，微微彎着腰，眼睛一直盯着連長，耐心地等着。使連長發笑的是他的軍帽，比他的腦袋大得多，而又戴得這樣靠前，使他幾乎看不見面前的東西。

“去巡視陣地嗎？上尉先生？”

“去巡視陣地。”連長点了點頭。“你留在这里吧……”

里斯托這才往自己的背包上一坐，把討厭的鋼盔從頭上摘下來。連長在淺淺的戰壕里彎着腰走過去，一面用很仔細的眼光打量戰士們的臉。雖然很多戰士們的臉上看起來很嚴肅、沉着，但是沒有一張臉顯得驚惶恐懼。他們有很多可想的事，面前是一片片光禿禿的田野，再過一會就要沸騰起砲火和地雷。他們默默地注視着每一叢小樹、每一個小坑和小高地，想着在沒有重新挺進之前在哪里能掩蔽幾分鐘。連長在一邊帶着熱愛和驕傲的心情偷偷地觀察着他們。這就是他的連隊——不是



破破爛爛漠然無情和毫無生氣的連隊，而是風馳電掣、勇往直前不可阻擋的連隊。戰士們都晒得黑黑的，混身是泥土，在太陽穴下面風塵僕僕的臉上有一條條白色發亮的汗水流過的痕跡。上尉用經驗豐富的眼睛看到戰士們的裝備都捆紮得很利落，井井有條，鉄鏟和彈藥箱都安置在固定的位置上，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擋勇往直前的進擊。從他們身後走過，他們稍稍轉過身來，用微笑的眼光看看他，他感到心在愉快地顫動，因為他們愛他，信任他。

阿列克西和斯托揚同在一個班，並排站在戰壕里。圖書館員從通訊員那里找到了一張新報紙，現在正輕聲地唸給他的朋友聽，他注意地听着，心不在焉地搔着頭。連長走過來時，他們站了起來，筆挺地行了個禮。

“今天沒有戰報？是嗎？”連長開玩笑地說，稍停了一會。

“沒有，上尉先生，”戰士苦笑着點點頭。

“現在我們在編戰報。輪到他們來公佈我們的消息了。”

涅伊科夫中尉在指揮的地方蹣跚着，帶着厭惡的神氣吃着一個已變味的罐頭。連長從他身邊走過時，他用刀尖挑着一塊糖醬，反感地說：

“您看看，上尉先生，我們的人做了些什麼臭東西來……簡直叫你作嘔……”

“那怎么办呢？扔掉算了……”

“嘿！”军官有点受委屈地叫了起来。“不加点油就这样进攻吗？”

班代拉在自己的战壕里，聚精会神地看着一个口琴，那是他在进攻的时候不知在那儿拾到的。在他身旁放着一挺擦得很干净、上过油的轻机枪，上面装着准备好和检查过的子弹夹。在枪身上他已划了许多道道，可是他不肯说这是代表什么的——这些道道隐藏着歼灭敌人的确实数字。上尉知道迪米特尔在左翼的尽头，正像他知道他的战士们每个人的位置一样。上尉走近时，他敬礼并热情地笑了。

“有什么新情况？”上尉问。

“一切都正常，上尉先生！”

“你的心情怎么样？”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您可有得看的了……”

“利切夫在那儿？”

“到那边和友邻部队聊天去了。”

利切夫中尉回来的时候，连长走到他身旁，为了不讓周围的战士们听见，用很小的声音说：

“当心点啊，中尉，不要讓您的排落后。”

接着他稍稍想了一想，毫不在意地补充了一句：

“其实您已很清楚了，没有得到我的命令以前不许停止或者退却。”

利切夫中尉沒有回答，看了看手表。

“還有十五分鐘！”他無精打采地說。

“還有十五分鐘！連長沿着戰壕往回走，一面盯着看戰士們的臉。他所看到的，使他感到親切的這些人之中，哪些將永遠不能回到祖國去？他是不是能夠保護所有這些人，把他們全體都送還給他們的妻子和母親。不行，一定有人要犧牲，這是不可避免的。他是不是也是犧牲者中的一個？連長想——提到這些預感是多傻啊！在這一剎那什麼都不會預料得到的——會在進攻中犧牲還是活着？他對死感到不自然和不公平，但是並不怕死。假如真發生這樣的事，犧牲了，難道現在這樣為死而苦惱又會有什麼用呢？人死的時候他自己是知道的——最聰明的辦法就是打消最黑暗、最折磨人的毒素——死的念頭——把它拋在腦後。

蔡諾仍然用望遠鏡觀察德軍陣地，在他身後的戰壕里，里斯托坐在那兒差不多睡着了，頭低垂在兩個叉開的瘦骨稜稜的膝頭之間。

“有什麼有趣的事？”連長問，“沒有發見什麼動靜？”

“什麼也沒有，上尉先生。”

蔡諾直到現在才把望遠鏡放下來。他那明亮的、紅潤的、很結實的臉看起來非常安詳。連長在進攻前的幾分鐘看着他，感到一種令人不可捉摸的悲痛在他心中絞

劲。什么是兄弟？同是一个母亲生的，也可能使你討厭，因为他走到敌人一面去了，他有过这样的兄弟，可是不要想他，已把他永远从心里赶了出来。这是兄弟嗎？或者是一起經過生死和考驗，一起臥在战壕的泥地里，一起挨雨淋，都是为同一事業而高兴的兄弟。战争就要結束了，这个年青小伙子將消失在一个陽光充沛的、肥沃多产的什么原野上——他还会見到他嗎？上尉看了一下表。还有五分鐘。

德軍以異常强大的砲火来对付这次进攻。沿着整条进攻的战線快速和惡毒地响着快速砲，砲彈爆炸着，熾热的彈雨迫使进攻的队伍只能在地下爬行。斯拉夫切夫少校率領的营急速地向前猛攻，但是很快就屈从在砲火下，兩側翼开始慢慢地落后了。只有第二連繼續勇猛和穩步地向德軍战壕推进，又不急躁，但也不慢，穩穩当当有条不紊。德軍用令人眩暈的砲火压在第二連上，在第二連后面的綠色开闊地开始出現了穿着褐色軍裝的牺牲的和受伤的战士。但是連队好像仍然嚴格地兇猛地繼續前进。

少校很快决定和团部联系。上校亲自接的電話，还没有听营長說完就冒火地咆哮起来。

“为什么我們要阻攔第二連！……为什么干这种傻事情！”

“否則它就要單獨进攻了！上校先生。”“不会單

独进攻的！你們要加强兩翼各連队的行动。”

少校心中紊乱，默不作声。

“沒有后援很难办到，上校先生！”他为难地說。

“什么后援！”上校怒气冲冲地打断了他的話，  
“才开始进攻就要后援！假如以后德軍反攻，那时你們还要什么？要我把你撤职嗎？”

“是，上校先生！”少校机械地回答，剛预备把耳机放下，但就在这时候，听到上校气忿忿地說：

“从克魯莫夫大尉的营中帶兩個排去！”

“非常感謝，上校先生！”少校对着耳机叫了起来，然后松了一口气往后一靠。

直到現在他才發現副营長一直很注意地在觀察他。他那年輕人的藍眼睛很嚴肅，臉上充滿着焦虑的神气。

“上校答应……”

“知道了！”副营長打断了他的話，“可是等到我們把兩個排投入到战斗里，还不知会發生什么事呢？”

“可是曼奈夫，难道他的任务就是瘋了似地往前衝嗎！”少校擺了擺手随着轉身向通訊兵說，“立刻叫維托莎<sup>①</sup>！”

“曼奈夫是个負責任的軍官！”副营長用干啞的声音說，“假若別人也都像他那样，那末現在我們也不会

---

① 維托莎本是保加利亞的一座山名，这里是曼奈夫的代号。

發慌說怎么办了！……”

“維托莎……維托莎！”通訊兵向听筒叫着。

“少校先生，我走了！”副营長皺着眉头說，“我呆在这里不合适！”

“您到哪里去？”少校惊奇地問。

“到第一連去……恐怕那里落后得更多了……”

少校根据經驗知道，同自己的助手爭辯是毫無意义的。第一連是在他的营的右翼，它确实好像更掉在后面了。虽然用眼睛也能看得很清楚，他还是举起了望遠鏡，想要証实一下。第二連一直向前推进，少校看到第二連的战士一直保持着战斗队形，連一公尺也沒有离开攻击的方向。不幸的是其他两个連仍然掉在后面，而第一連好像完全重新組織了进攻。他緊緊咬着嘴唇，就在这时他看見副营長把黑瘦的身体弯成兩截，有点令人發笑地快跑着穿过戰場。他的老毛病肋膜炎好像这时候又在搗乱，因为他一直用右手压在胸上。

“不会赶到的！”少校不安地想着。“真是怪人！不躺在医院里反而自己鑽到砲火下去！”

“維托莎……維托莎！……”

“这維托莎怎么样了！”他急急地叫着。

“沒有回音，少校先生！”

“怎么会沒有回音？不会是电線断了吧！”

“不会，电線很好！”战士緊張得滿臉是汗，嘆了

口气。

“可就是沒有回音。……”

副营長跑到第一連的时候，喘着气，因为身体虛弱，臉色發黃。肋膜炎剧烈地刺痛着他，几乎中断了他的呼吸，喉嚨發干，眼前發黑。“倒霉的病！偏偏現在来找上了我！”他生气地想着，一面困难地嚥着空气。第一連連長泰麦尔科夫中尉是一个骨瘦如柴的，有一对凹陷的太陽穴的后备軍官，他以前当唱歌教員，他用受惊和混乱不安的眼光迎接着副营長。副营長的嚴厉的話已到了嘴边，一下子又沒有了，他知道泰麦尔科夫中尉是一个謹慎勤奮的軍官，真心热爱人民政权，但是他同自己的猶豫畏縮和胆小的缺点作斗争的决心还很差，他以前在工作中屈从得太厉害了，在督学和校長面前太馴服了，以致目前的新事物很难一下子使他有坚强的意志。

副营長帶着疾病的痛苦，看着泰麦尔科夫中尉穷酸的臉，瘦削的兩腮，就用比他自己想用的更溫和的口气說：

“这里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連队停止不前进了呢？”

“砲火太猛了，副营長同志！我們連动都不能动！”副营長听見几顆槍彈尖声嗖嗖擦过耳边，赶紧就躺到地下。戰場立刻从他眼前消失了，眼前只留下复上一層葱綠色的矮田壟。

“可是曼奈夫怎么向前进的呢！”副营長急躁地



說，“難道他那里沒有砲火嗎？”

泰麦尔科夫中尉默不作聲，不知說什麼好。太陽穴上淌着渾濁的、發黏的汗水。

“讓我們趕快把連隊拉上來！應該和曼奈夫拉平，一起進攻！”

“是，”中尉用沙啞的聲音說。

整條戰線上的砲火聲更加激烈了，副營長一下子就發現砲兵部隊正對着第一連的前方猛射，在掩護第一連前進。是營長想出來的嗎？那麼已經向前伸展的曼奈夫的連隊將會怎麼樣呢？砲擊的回聲在平原上空猛烈地震撼着，夾雜着機槍噠噠的聲音，在右邊遠遠的地方傳來了輕輕的“烏拉”喊聲，在遠遠的地方正在進攻。

曼奈夫上尉不久就感覺到在連隊陣地前方的砲火減弱了。德軍的轟擊越來越瘋狂了，德軍的快速砲越來越兇猛地朝着他們嗖嗖飛來。但是更難以忍受的是迫擊砲火，它最能擋住連隊的壓力。他們迫近了德軍陣地，但是友鄰連隊一直還沒有跟上他們。單獨攻擊嗎？不行，這是冒險。連隊已經不是在飛速前進，而是在爬行——最多也不過俯身跑過這一段短距離。在離德軍戰壕幾百公尺的地方，他終於命令連隊停止前進，迅速修工事。疲勞不堪的戰士們開始拚命地用鐵鏟挖着淺淺的射擊掩體。

“挖呀！”曼奈夫上尉在沒有掩蔽的田野上一面爬着一面鼓勵着，“挖深一點，掩蔽起來！”

亮閃閃的鐵鏟在陽光下閃耀着，戰士們充滿了新的力量在干着。他們已經知道挖得越深，德軍的砲火對他們就越沒有危險。曼奈夫上尉一面爬着一面猜測地注視着戰士們的臉：他們動搖了嗎？被砲火嚇倒了嗎？有沒有人存在着更往后退一些、離考驗更遠一些的想法？但是戰士們的臉是嚴肅和堅定不移的，只有幾個顯得較陰沉一些，有幾個感情更抑制一些，有幾個拿不穩鐵鏟。

他回去了，發現里斯托跪着，用勁替連長挖掩體。他的精神很集中，好像正在干一件重要的事情，一點也沒有恐懼的樣子。

“臥倒啊！”上尉責備他說，“為什麼你站得比誰都高！”

“槍彈打不着我，上尉先生。”里斯托一面回答一面用舌頭舐着干裂的嘴唇。

“我讓你臥倒！現在迫擊砲彈就要朝我們頭上打過來了！”

“要做工作，就要順手。真要是那樣，那就要碰運氣啦！上尉先生！”里斯托喘了一口氣，臥下了，可是繼續在嘟囔，“我對這事已習慣了，要是工作不順手，沒有運氣，那我才不干呢！”

“上尉先生，”有人在近處叫，“迪米特爾找您！”

戰士很快就爬過來了——帶着惶惑不安和受驚的樣子。

“第三連退了！”他喘着气說，“左翼的連队向后轉了……”

“怎么就这样退了！”上尉吃了一驚。

“就是这样，支持不住，退了！”

在战斗的时刻沒有比这个再坏的消息了。

“那你們呢？”上尉皺着眉問，“你們修战壕了嗎？”

“修了，上尉先生！”

“赶快回去！”上尉干巴巴地說，“告訴利切夫他要是敢动一动……”

“是，上尉先生……”

迪米特尔的臉上掠过犹豫的神气，好像还想說些什么，但是沒有出声，很快地从掩体里爬了出来。机枪一下子扫射在他眼前湿润的泥土上，他一动也不动地臥着，后来迅速地向旁边爬过去。曼奈夫上尉費力地思索着。第三連撤退了！假如第一連也退了，那情况会变得非常嚴重。只有他們孤立在这离德軍战壕几百公尺的地方，能支持得住嗎？德軍一定会集中全部火力来对付第二連，或許还会組織反攻。“糟糕！”他想，用尽腦力在想应变的办法。最理智的办法是看看第一連到底怎么样，然后再同营長联系一下。

曼奈夫上尉很快地向右边爬过去，剛爬过了十来公尺，就遇見了副营長向他这边来。

“我正在找你！”他断断续续地說，一面吃力地喘

着气，一个手按着發病的胸口，“他們告訴我說你就在附近！”

一顆砲彈在离他們不远的地方爆炸了，他們都弯下了身子。

“第一連怎么样了？”曼奈夫焦急地問。

“第一連不錯！”副營長突然微笑起来，疼痛使他的笑容很难看，“我已將它帶到前面来了，現在正在你們旁边筑工事……”

曼奈夫上尉喘了一口气坐在地下。既然第一連坚守自己的崗位，那第二連就不是孤單的了，情况总是会好轉的。

“但是第三連后退了！”曼奈夫說，“我剛剛接到报告。”

副營長的臉又变得嚴厉起来了。

“真是豈有此理！”他气憤地叫起来，“剛把这边整好，那边又垮了。”

“靠兩個連也能撐下来了！”曼奈夫想安慰他說，“情况并不可怕！”

“問題不在那里——撐下来——”年輕人皺着眉头說，“問題是要重新組織进攻，要完成战斗任务！团長要我們进攻！克魯莫夫大尉的营派了兩個排来增援兩翼的力量。”

“我已准备完畢，”曼奈夫回答說，“可是少了第

三連是危險的！”

一挺德軍機槍又掃射着離他們不遠的潮濕的泥地。

“臥倒，副營長同志！”曼奈夫擔心地補充說，“要打着你了！”

副營長沒有吭聲臥倒在地上。德軍機槍又掃了一梭子，後來就把火力轉到右邊去了。副營長的臉色仍然是嚴厲和沉思的。

“我到第三連去了！”他好像對自己說，“您放心吧！我會使情況扭轉過來的！”

“曼奈夫上尉一個人回到射擊掩體里，里斯托還在那里用勁地用鐵鏟挖着濕潤的泥土。

“又是泥地！”他喘着氣看了看連長一眼說，“我跟你說過了，這不是泥地，是寶貝①。”

砲隊又將火力轉到第三連的陣地前面，對面的德軍沉默了一會。戰士們更努力地繼續挖戰壕，到處都能聽到戰士的聲音，戰士們此呼彼應，互相商議着。正當曼奈夫以為情況已完全穩下來的時候，迪米特爾臉上驚惶失措地爬近射擊掩體。

“第一排後退了！”他報告說，已經累得喘不過氣來了。“利切夫中尉帶着第一排撤了。”

曼奈夫上尉感覺到在他的眼前彷彿掛着一層由於憤

---

① 因為泥地容易挖壕，所以稱為“寶貝”。

怒和絕望的怨恨交織成的血色的帷幕。

“为什么不槍斃他！”他狂怒地說，“为什么不像宰一條狗那樣干掉他！”

迪米特尔窘惑地不出聲。

“怎么能沒得到命令就撤退！誰也沒有叫他后退啊！”

“他跟着第三連退的，上尉先生！我在原地喊他，但是他罵了我一頓！……五六個小伙子留下了，還有兩挺輕機槍！”

曼奈夫上尉從掩體里跳出來得那麼快，以致迪米特尔楞了一下。他的臉發白，氣得直喘。他已不是在地上爬，而是彎着腰在跑了，朝着後面略為偏一些的方向跑去，想截住這個排的退路。槍彈嗖嗖地兇狠地從他耳旁擦過，砲彈在他前後爆炸着，但是他一刻也不停也不臥倒。憤怒策使他向前，不讓他安靜，不允許他有時間來考慮，來思量該怎么做。他的腦子里除了不好的字眼和罵人的話以外，沒有別的。

他很快就趕上了臨陣脫逃的傢伙，他難受地吐了一口黏吐沫，沙啞地喊：

“站住！你們的排長在哪兒！”

“哪個排長！”離他最近的戰士不安地問。

“利切夫在哪兒？”

“他在左邊不遠的地方，上尉先生。”

曼奈夫上尉又跑了十來公尺，後來完全失去了耐

心，暴躁地喊：

“利切夫中尉！利切夫中尉在哪兒！”

“什么事？”有人在不远的地方答应。

这声音很愤怒和倔强，是好不容易才抑止住气而变得有些颤抖的。曼奈夫看見了这个逃兵，愤怒地叫。

“这兒乱七八糟的是怎么一回事！您把这个排拖到哪兒去！”

利切夫中尉用肘撑着身体。他的臉是灰色的、惡毒的，眼睛里閃着憤恨的光芒。

“您說話要規矩点！”他突然發火說，“我是軍官，我知道我自己的事！”

“是嗎？”曼奈夫用一种出乎寻常的緩和和难以辨認的声音問。

“正是这样！……您嚷什么，您知道您在什么地方嗎？”

“我命令您立刻把这排人帶回原地！您知道了嗎？快，开步走。”

“是我对这一排人負責，而不是您！”利切夫尖声尖气地，几乎是神經質地爭吵着說，“假如您像野蛮人投入火中似的，那我……”

“我問您，帶不帶这一排人回去？”曼奈夫突然大声嚷起来。

利切夫中尉的眼里掠过恐懼的神气，接着他的手本



能地靠近了自己的手槍。在他還沒有來得及摸到手槍以前，單調地傳出了幾聲槍响，利切夫中尉的手就無力地垂了下來，他悄悄地倒在地上了。曼奈夫拿着手槍一動也不動站了一會，還想着這幾顆直接射過叛徒的軍裝上衣的子彈，接着自動地把手槍放進了槍套，吐了一口又干又苦的唾沫，用厭惡的眼光看着利切夫的屍體。他的臉貼着新長出來的草地，一動也不動地躺着，從他臉上冒着殷紅的鮮血。周圍的戰士們大家都吃驚地屏着氣，看了看連長發白的臉，都低下了頭。好幾顆砲彈帶着嘯聲在離十來公尺的地方爆炸了，把泥土都炸飛了，空氣充滿了火藥味道。等大家再抬起頭看看他們的連長的時候，他還是那樣直挺挺地跪着，好像是掉了魂似的，臉上的表情好像什麼也沒有聽見，什麼也不知道。

“你們看見是怎麼一回事了嗎？”他用出乎意外的又安詳又低沉的聲音問。

“是，上尉先生！”一些站得最近的戰士們不約而同地回答，“我們都看見了！”

“那現在就向前進，跟着我走！”

正在這時候他看見了迪米特爾，他剛趕到，正摸不清頭腦，看着軍官的屍體，上尉猶豫了一下，接着就發出了新的命令。

“你帶領這個排！這排人你負責到底！”

“是，上尉先生！”迪米特爾仔細看着軍官的屍體

回答說。

在远远的地方砲队重新發出了强大的震耳欲聾的响声。

\* \* \*

半小时后营队又發动了进攻。虽然事先采取了一切措施，但是第二連仍然是单独地冲在前面，猛烈地冲向德軍工事。德軍还没有等到刺刀来就迅速后退了，但曼奈夫發現，德軍不是向后退，而是向兩旁撤。当上尉正在犹疑是不是要繼續追击还是等着友鄰的連队一起追击的时候，發生了从沒有想到的事：德軍猛烈地从兩翼反攻上来了，重新恢复了被打垮了的陣綫。在进攻中表現得这样卓越的第二連被切断了，孤立德軍的腹地。

曼奈夫上尉覺得困惑，不知所措了，第一次命令停止連队的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他緊張地咬着嘴脣，这时，保加利亞的砲队又用所有的火力轟击着德軍陣地。毫無疑問，德軍一定已打退了另外兩個連的进攻，現在砲队在掩护他們撤退。那他該怎么办呢？是轉身往回走呢，还是进攻德軍腹地，还是重新冒着側翼猛烈的砲火打开一条路，然后繼續撤退，讓德軍的机槍和迫击砲瘋狂地在这孤零零的一个排的背后扫射？能把即使是一个排撤到出發的地方去嗎？值得怀疑！总之，对他來說沒有其他出路，沒有，沒有其他出路！德軍傾注在他們头上的火力加强了，在矮樹叢中隱

隱約約地晃动着草綠色的制服。時間不能再浪費了，每一分鐘都是寶貴的！正在這時候蔡諾不知從哪里鑽出來，臉上顯得很疲憊，但却是鎮定和堅決的。

“上尉先生，”他用平穩的聲音報告說，“在我們剛打開的缺口上發現了兩門德軍自動砲。”

“不會有絕望的情況！”上尉清楚地想，“只要人還活着，就不會有絕人之路！”

“怎麼都是一樣的！”他鎮定地說，“我們要打開一條退路！”

“我們要打開一條退路很難，上尉先生！……就算我們打開了，還會碰到更糟的情況呢！”

曼奈夫上尉驚奇地看着這小伙子。

“嘎，怎麼着，我們投降嗎？”他發怒地問，“你還想說什麼？”

“按我的意思，我們應該向前沖，上尉先生，沖到德軍腹地去！”

“你瘋了嗎？”連長不能自制地嚷起來，但立刻就明白了，這樣清楚和直截了當地懂了，連他的心都由於愉快而顫抖。

“就是那個高地，上尉先生，”小伙子還是那樣安詳地說，“到那邊也許有半公里光景。”

曼奈夫上尉甚至連看也不看一眼那個高地，他從地圖上已經都摸熟了。甚至于也不只一次在望遠鏡里看到

过。那是个圓圓的，相当陡的高地，假如按照敵軍陣地佈置来判断，那里一定有工事。这个高地根据进攻計劃估計是一个德軍据点，在德軍主要防線被攻破时，德軍可能在这个据点进行頑抗。

“这个想法妙极了！”他大叫起来，情不自禁地拥抱了这小伙子。“你想像不到这个办法是多么妙啊！”

“德国兵，”战士有一点發窘地接着說，“本来在这条防線上連一兩個鐘头也支持不住，……何况要支持一整天，那非慌作一团不可，直到……”

“快！”連長打断了他的話，“赶快跑到涅伊科夫那里去，把方向指給他，讓他們尽可能用最大的速度行动起来。”

在开始的时候战士们有点沉悶，不很乐意地前进着。上尉从他們惊惶的眼睛中好像看到他們在說：“不是往那边……我們要往这边去……到自己人那里去，最好是往自己人那里去，那怕要付出一切代价！”不，現在不能把他們集合在一起給他們作报告。

“快一些！”他急躁地指揮着，“加快脚步！”

在路上他們很容易地打散了半个匈牙利后备連，这半个連孤單單地掉在后面，摸不清情况，一看見外国軍隊就以为只剩下了自己在对待敌人，所以赶紧跑了。小山头由德軍一个班占据着。第二連的战士们一刻也不停地猛烈地冲向防御工事，沿着斜坡往上爬。接着就听到

短促而气喘的“烏拉！”声，手榴彈爆炸了，暈头轉向的德軍一定也像匈牙利軍隊那樣以為只剩下他們孤單單地对付进攻的保加利亞軍隊，轉身就跑。班代拉第一个爬上了高地，很快架好機槍立刻对准了德軍開火。几个穿着綠色制服的德軍倒下了，跌倒在新嫩的草地上，其余的都丢下了槍。

現在他們有足够的时候来看一看在德軍海洋中的自己的小島。曼奈夫上尉迅速地巡視了这个小山头，对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感到很滿意：从未見過这样好的防御工事。高地上三面都有兩道深战壕環繞着，尖利的蒺藜網使敌人难以从前面攀登上来，修得很坚固的碉堡甚至于可以經得起砲轟。擺着一挺一挺機槍的三座碉堡在防御工事系統的頂端。到处都能見到逃跑了的德軍的痕跡——乱丢的背包、鋼盔、裝滿機槍子彈帶的彈藥箱、空酒瓶、成箱的罐頭食品，甚至还有一架無線電發報机。在指揮部里有一張不知从那里拉来的上过漆的矮桌子，上面擺着还没有人动过的食物——香腸、黃酪干、罐頭、几塊巧克力糖和几瓶封得嚴嚴的葡萄酒。

“我們打扰了他們剛要到口的午餐。”班代拉挺滿意地嚼着巧克力糖說。

連長又走到外面，他从指揮部陰暗的地方走出来后，那藍色天空耀得他的眼几乎看不見东西，从远处平原吹来的暖風好像人的手一样在撫摸着他。毫無疑問，

高地防禦最弱的一部分是後面，他命令立刻在那里修築防禦工事。當然德國人沒有預料到高地會從後方受到攻擊，而這回對他們有利了。好像是為了補償後方修得不牢固而給第二連造成的不便似的，德國人留給第二連部分武器——碉堡里的機槍、一堆手榴彈、几箱子彈。曼奈夫上尉又巡視了一下高地，發出了最後的指示。

“現在讓他們來吧！”他對蔡諾說。蔡諾一直在跟着他并用嚴肅的眼光看着周圍。“我們將要好好招待他們一下。”

“上尉先生，我們可以在這里呆上一個星期，”蔡諾抑制住喜悅的心情說，“我們需要的東西，手下都有了。”

“只缺少水。”上尉覺得喉嚨發干，發覺了這個問題。

“不會需要很多水，”蔡諾自信地說，“我們的人很快就會打過來的。”

“現在我們有點像降落傘部隊，”上尉笑着說，“我們將會記着這些……。”

在他剛走近指揮部的時候，砲彈就開始在高地上爆炸了。戰士們稍稍彎着腰，但是還繼續在後面挖機槍巢和戰壕。上尉吃了几口食物，喝了一杯葡萄酒，先前的疲勞很快就消失了。毫無疑問，他們的新處境是困難的，但是充滿了好的征象。現在有什麼任務呢？沒有別的，假如敵人決定要拔出腳掌上的危險的刺，那就打退德軍

的进攻；要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以便以后进行决定性的战斗。是的，这完全不是轻而易举的任务，完全不是轻而易举的任务……。

蔡諾又走进了指挥部，在暗淡的光線里眨了眨眼睛，报告說：

“全連缺員十五名，上尉先生。除此以外，有五名伤員。”

“發現主力部队有什么行动嗎？”

“主力部队还远着呢，上尉先生，看起来，他們正沿着前線打得很激烈，不能分一部分力量来照顧我們。”

向高地射来的砲火越来越厉害了，但德軍直到兩個鐘头后才开始进攻。进攻的德軍約有一百人，很容易就被防守的保加利亞軍隊击退了，連手榴彈都沒有用上。只有一个人受伤，就是阿列克西。砲彈片击中了他的胃，曼奈夫上尉去看他的时候，只見他臉色腊黃，無力地躺在指挥部里輕輕地呻吟着。他一看見連長，就停止了呻吟，用一双發暗的痛苦的眼睛望着連長。

“伤在肚子上嗎？”連長不假思索地問，雖然知道得很清楚，就是伤在肚子上。

“是的，上尉先生，”他回答，他那悲伤的眼睛一直看着連長。

“医务員說沒有危險，……假如你躺着不动的話。我們的主力部队很快就会打过来，那时……將会有經驗



丰富的外科大夫替你动手术……。”

“是的，我知道，上尉先生，”阿列克西嘆了一口氣回答說，“假如我們不讓德軍冲到这里，那我会活下去的……。”

“我們不会放他們过来的，你很知道，我們是不会放他們过来的……”

“是的，我知道，上尉先生。”

曼奈夫上尉在門口和斯托揚撞了一个滿怀，斯托揚跑来看他受伤了的朋友。他站了一会，敬了礼，喘着氣說：

“一輛坦克向我們这里冲过来了，上尉先生。”

“坦克？”

“坦克！我亲眼看見的……我現在就回去，上尉先生……。”

其实不是坦克，而是自动砲。自动砲駛近高地时，就把長長的砲口对准高地，开始緩慢而有节奏地射击。自动砲不断变换着地位，注意地瞄准，一刻鐘以后就打毀了三座碉堡，但是战士们終於把机枪从最后两个碉堡中拖了出来。战士们对这个裝甲的怪物無能为力，都憤怒地咒罵和威嚇着它。

三点半鐘左右，在高地右方村旁的公路上出現了六輛卡車，滿載着穿黑制服的精銳部队。他們在很远的地方就停下了，接着都散开同第一次进攻被击退了的德軍混在一起。这回情况比过去嚴重得多了。敌人增多了兩

倍，還有一門自動砲，除了用它的砲火威脅他們以外，還可以用來做裝甲的盾牌，黑色的敢死隊員可以在它後面一直爬到山頭的頂上來。

半個鐘點後，進攻開始了。德軍一下子從各方面發動了沖鋒，而自動砲慢慢地爬向山頂。在它的後面德軍像一條尾巴一樣蹣手蹣腳地蠕動，手里緊握着沖鋒槍。蔡諾站在戰壕里，首當其沖，手里拿着一束手榴彈。他的臉上嚴肅而緊張，他的眼睛靜靜地在燃燒。自動砲越來越近戰壕了，它那馬達和履帶嘈雜地震耳地響着。當這鋼鐵怪物靠得非常近的時候，蔡諾輕捷地爬在壕前的土堆上，用力一揮手，就把手榴彈擲在履帶下面。聽見猛烈地一聲爆炸，蔡諾略為彎了彎腰，又扔出了第二束手榴彈。自動砲釘在原地不動了，但是馬達還在響，在嗆人的汽油味中顫動着。班代拉巧妙地躲在旁邊兇猛地用輕機槍掃射，自動砲後面的精銳部隊很快就被打散了。

在混亂中誰也沒有發現蔡諾怎樣在土堆上抖動了一下，無聲無息地滾到戰壕里去了。德軍從各方面沖上來，用沖鋒槍掃射着，嘴里瘋狂地用德文喊着聽不懂的咒罵語。肉搏戰很短促，但是非常猛烈。有幾個敢死隊員甚至沖到了戰壕里，但是都被打死了，其餘的都被像冰雹一樣的一陣手榴彈打退了，山坡上滿佈着穿綠色和黑色制服的屍體。第二連戰士們用步槍打死了他們後，再用機槍對着逃跑的德軍射擊，勝利地叫喊着。這時遠遠地在總戰

線那邊，保加利亞的砲兵部隊以強大的威力在轟擊着。

班代拉第一個發現了蔡諾，他仍一動也不動地躺在戰壕里。他急忙放下了機槍，驚慌地跑過去，慢慢地把他的朋友的臉翻過來。班代拉站起來時，他的臉上白得像死人一樣，嘴唇輕輕地顫抖着。

“死了！”他輕輕地說。

因為沒有人聽見他的話，他高聲地喊起來：

“他們把蔡諾打死了！”

曼奈夫上尉隨着第一批人跑了過來。戰士在自己的崗位上被打死了，一排沖鋒槍子彈在他胸口上怕人的打了好多洞。他那張寬闊、漂亮、健康的臉蓋上了一層死人的灰白色，透明的眼珠好像還敏銳地和憤恨地瞪着什麼。一顆槍彈打爛了他的喉管，他的胸膛染滿了凝固了的血。連長帶着憤怒的心情，淚眼模糊地環視着周圍的戰士們的陰沉悲痛的臉。

“把他從戰壕里抬出來！”他用低沉的聲音命令說。

他們把英雄抬到山頂上，把他放在綠色的草地上，他是冰冷的，不動的，俊美的。在他的上空閃耀着柔和的、憂郁而發藍的匈牙利的晴朗的天，微風輕拂着他那凝然不動的臉。迪米特爾在地下攤開了一塊白手帕，帶着痛楚的臉色，從死者的衣袋里把遺物取出來，一件件地放在手帕上。忽然所有的人都嚇了一跳，戰士的手里拿着一張照片，照片下角蓋着一個藍印。那上面是一個在猙獰地笑着

的滿腮鬍子的憲兵，他右手扶在步槍上，左手拿着一個齊脖子砍下來的淺色頭髮的小伙子的頭顱。大家對這個被割下的頭顱的面貌非常熟悉和親切，就和現在躺在草地上胸口被射穿了的英雄的臉一模一樣。不用說出他的名字，大家都認識這是他那個在游擊戰爭中犧牲了的哥哥。

大家用軍大衣蓋上了英雄的屍體，把照片放在他的胸口。現在晴朗的天空下躺着兩個人，戰士和游擊隊員，靜靜地、無聲無息地躺着，他們不能看到，也不能了解到悲痛的和被戰鬥硝煙燻黑了的戰士們的心灵在輕輕唏噓，怎樣忠誠地宣誓，心中怎樣交雜着眼淚、愛情、仇恨和忠誠。矮矮的、黑黑的、心情激動的曼奈夫上尉默然地站在屍體旁邊，最後開始說：

“同志們，一個優秀的戰士犧牲了，一個我們的同志在同人类的敌人作斗争中牺牲了。讓我們跪下來為他哀悼吧！”

像在傳奇中所說的似的，發生了這樣一件奇怪的、不可思議的事。在一個誰也不知名的匈牙利的綠色小丘上，在敵人的腹地，在死亡和殘暴的包圍中，在遼遠的、晴朗的藍天下，第二連的戰士們默默地跪着，柔和的微風吹拂着他們的溫暖的臉，平原濕潤的香甜氣息送進他們的鼻孔。在很近的什麼地方，隨着一種強烈的沖擊聲展開了戰鬥，保加利亞部隊生龍活虎地击潰了德軍的陣地，向山頭挺進，挺進……。

## 譯 后 記

保加利亞人民是勇敢、勤勞、熱愛自由的人民，有着光榮的革命傳統。不論是在歷時五百年的土耳其長期壓迫下，或是在保皇的專制統治和德國法西斯的奴役下，他們都進行了百折不撓的鬥爭，終於取得了人民的勝利。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保加利亞人民在蘇聯軍隊的幫助下，在保加利亞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保皇的法西斯專制統治，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然後，緊接着勇敢地投入了衛國戰爭，同蘇聯兄弟和一切反法西斯主義的人們一道，進行最後擊潰希特勒德國的鬥爭。

解放以後，保加利亞的舊的資產階級的国家機器並沒有完全被打碎。共產黨人在新組成的內閣中仍占少數，但是許多地方政權實際上已經掌握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祖國陣綫委員會的手中。當時，為了立刻參加反法西斯戰爭，來不及根本改組軍隊，保加利亞共產黨就採取了在軍隊中任命副司令員的制度，即在舊軍隊的基礎上

进行部分改組，任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为高級軍事部門的副司令員，以保証軍隊的战斗力和順利地进行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

小說“第二連”就是描写一支旧軍隊怎样变成人民的軍隊和保加利亞軍隊在衛国战争中的英勇事迹。

巴維尔·維任諾夫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九日生在索非亞。他畢業于瓦尔納市的一所中学，后来，在索非亞大学讀哲学。他做过“盾”、“文学展望”、“艺术与批評”等刊物的編輯工作。解放后，維任諾夫参加了衛国战争，編輯“前綫战士报”。現在，在諷刺报纸“大黃蜂报”社做編輯工作。

維任諾夫开始从事写作的年代，正是保加利亞工人运动的高漲时期。他当时虽拥护这一运动，但是在資产階級文学思想的影响下，写了“白天和夜晚”、“藍色的黄昏”等一些帶有頹廢色彩的作品。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解放后的巨大的革命变革，給了維任諾夫的創作發展和艺术改造很大的影响。直接参加衛国战争，对他的艺术改造有特別重大的作用。

在維任諾夫的小說中，关于衛国战争的描写同資产階級作家的描写迥然不同。他掌握了社会主义現實主义的創作方法，揭示出衛国战争的偉大历史意义，描繪了正义战争的許多方面。維任諾夫坚决地站在人民方面，

对保加利亚军队中的德国奴役者的代理人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因此，我们在他的作品里，一方面可以看到新人物、英雄、游击队员、共产党员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内部和外部的残酷野蛮的敌人的形象。此外，保加利亚和苏联战士之间的友谊，在小说里也有真挚动人的描写。

維任諾夫的其他著作有：“沒有鋪石的道路”（一九三八年）、幽默故事和諷刺小品集“柔軟的家具”（一九四八年）、为少年儿童写的关于卫国战争的小说“为了祖国的光荣”（一九四九年）、运动场上的旗帜”（一九五〇年）、“在原野上”（一九五〇年）等。其中“在原野上”曾荣获一九五〇年季米特洛夫獎金二等獎。

这篇小说是作者的小说集“第二連”（一九四九年出版，共收七篇小说）中的一篇，是維任諾夫的代表作之一。这本小说集也曾获得一九四九年季米特洛夫獎金二等獎。

1956年5月



[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 = □□□□□□□□□□□□□□

□□ = 1 6 0

SS□ = 1 0 3 3 8 1 7 6

□□□□ = 1 9 5 7 □ 0 2 □□ 1 □

